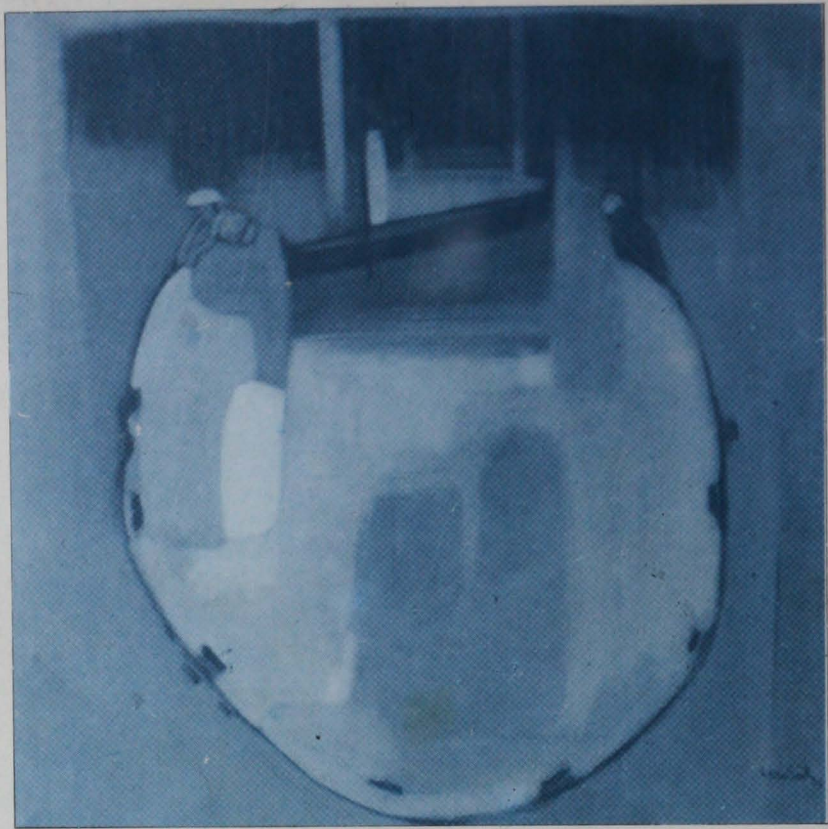


# 蕉風 月刊 382

本期要目：

- 王潤華訪談錄
- 長篇連載小說「茫茫夜」
- 謝有錫的畫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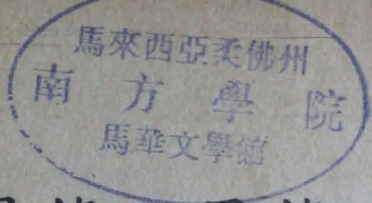
△ 拉網 (油畫1972) 謝有錫 ▽ 人體 (油彩速寫1964) 謝有錫




**南方學院**  
 KOLEJ SELATAN  
 SOUTHERN COLLEGE

**书献南院**  
 献书者: 林運昌  
 日期: 2001

南方學院 书献南院  
 南方學院 书献南院



# 蕉風

月刊

(創刊於一九五五年)

Bulanan Chao Foon .....Chao Foon Monthly

PP 127-12-84 ..... ISSN 0126-6698

定價：每册馬幣一元五角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編輯人：姚拓 / 白垚 / 梅淑貞 / 紫一思

美術編輯：陳惜耀

長期訂閱：

半年六期馬幣八元正。  
一年十二期馬幣十五元正。  
(馬來西亞、新加坡及汶萊  
訂戶免付郵費。其他地區訂  
戶郵費另計。)

郵購處：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 目錄 ● 目錄

### 蕉風人物

王潤華訪談錄 \*本刊 2

### 短篇小說

雙城《初稿》 \*張錦忠 6

### 當期小說評述

《雙城》解讀 \*李高秋 9

### 詩

他們十五歲 \*溫庭堅 10

雨後一個夜聚餐 \*簡亞 10

只為 \*簡亞 10

迷魂路 \*流螢 10

鄉村的午色 \*晨若絮 10

海岸以西 \*林若隱 31

### 風向

讀書樂 \*胡大浮 11

儉夫惡婦 \*康爾廉 11

### 論述

論現代詩的格律傾向 \*林江楫 12

### 中篇小說

解圍 \*洪泉 22

### 專欄

空虛與永恆(閒思錄) \*黃潤岳 30

### 長篇連載小說

茫茫夜 \*鍾瑜 32

### 風訊

\*編輯室 48

一九八五年三月號三八二期

# 王潤華訪談錄

\*訪問者：本刊執行編輯



王潤華，1941年生於霹靂州，中學在金保培元中學完成後，進入台北國立政治大學。1966年大學畢業後，曾回金保培元中學執教一年，然後赴美留學，先後得到威斯康辛大學碩士及博士。曾任美國艾荷華大學研究員（1972），南洋大學中文系講師，南洋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高級講師兼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助理院長（Sub-Dean），新加坡寫作人協會會長。

在寫作上，以詩及散文為主，同時從事翻譯工作。在學術研究上，以研究中西比較文學、唐代詩學、中國現代文學及新馬華文文學為最有心得。

你在去年獲得東南亞文學獎，能請你談一談這個獎的意義及你的感想嗎？

東南亞文學獎（South East Asia Writer Award）目前已成為亞細安（ASEAN）地區最高榮譽的純文學獎。由於這個獎的委員會及贊助財團都在曼谷，所以每年頒獎禮都定在曼谷東方酒店（Oriental Hotel）舉行，而且由泰國皇室輪流派一人主持頒獎典禮。每年一度的文學獎都引起世界各國的注意。

我想這個獎在促進亞細安各國之文學交流，起着很大的作用，把本地區的文學放在一起的時候，也比較容易引起西方國家的注意。

這個獎在選取作家時，由個別國家另設委員會決定，因此相當客觀自由，不受曼谷委員會之決定。由過去六年的得獎人及其作品來看，各國的選拔委員會在考慮人選時，都一致重視作家在文學作品上的成就。他們在提名我的時候，主要是在我的詩歌創作上。可以說以我過去出版過的《橡膠樹》，《南洋鄉土集》，《內外集》為主。

你一開始便以詩創作為主，到今天仍然一樣，為甚麼你會對詩如此「痴心」？

從事文學創作想要有些成就，除了世上少有的鬼才，一般都需要長期摸索和實踐，恆心因此很重要。新馬兩地從事創作的人不少，但持之有恆，十年如一日，不斷創作的人却不多。有些人寫作的年齡很長，但卻沒有追求突破的野心。我對詩的興趣，從中學到現在，可說是有增無減，儘管人家說，詩在今天的社會沒有地位，我却相信，社會愈商業化，愈工業化，我們更需要詩歌生長起來。其次詩最常走在其他文學之前面，作為詩人，我覺得有一種使命感，這種負擔會使人不忍心放下它。再其次，生長在小國家，領土有限，生活比較單純，因此詩是比較適合創作的一種文學形式。

聽說你在寫作前，幾乎一整天都不說一句話，這是不是如運動員在比賽前‘all gear up for the battle to come’的心情一樣？

對我來說，寫作是一種深思的工作，需要想得很廣，思考得很深，如果作品太膚淺，對讀者便沒有閱讀的價值。可是目前由於生活上的需要，應酬很多，其他瑣碎的工作也多，生活上的規律化，對創作生活造成極大的致命傷。我想如果能靜靜的過一段獨居的生活，我的作品產量一定會大大增加。

有哪些詩人的作品對你產生過影響？

在我的創作過程中，不知多少人的作品我曾細心的閱讀過。至於別人如何影響了自己，實在自己也很難知道。近年來，我特別喜歡美國詩人佛洛斯特（Robert Frost），唐代的王維，追求言有盡，意無窮的藝術境界。

你有哪些心儀的作家和作品？

實在很多，從詩到小說到散文，都有不少我喜歡的作家與作品，近年來，我特別喜歡松本清張的推理小說，他對人性之刻劃，文字之使用，無不令人佩服。

你曾經做過一些現代詩的英譯工作，我們認為，這對於把本地華文文學推介及其他地區，是很有意義的事。那麼，你會不會把其他文類的作品，英譯出版，如劉紹銘為台灣文學所做的一樣？

我覺得要新馬華文文學受重視，最基本的一點工作，就是把它英譯，介紹給非華文讀者，只有當非華文讀者讀了，而且認識和承認華文作品之好處，華文作品才會逐漸受到世人之注意。英譯的華文作品，目前亞洲各國，甚至全世界的知識份子都能接受。這項工作很值得做。新加坡寫作人協會出版的《新華文學作品選》（*An Anthology of Singapore Chinese Literature*）便是我這方面最具體的表現，接着我又親自翻譯了我的作品，以 *Beyond Symbols* 為書名出版，也是由新加坡寫作人協會出版。我目前正策劃為新加坡寫作人協會出版更多英譯的作品。我覺得這類英譯作品選，最好由自己出版，因為外國出版社出版，固然發行網較廣，但在選取作品往往要符合西方的觀點和興趣，譬如反映我們國家不好的一面，攻擊政府等的作品他們就比較喜歡，這樣跟我們的目的不符合。

你在新加坡國立大學講授哪幾門課？

我教一門《中國新文學大系》，這是二年級學生修的新文學作品選讀的課，另一門叫《中國現代文學專集》，這是三年級的課，每年選四位作家的作品來講，譬如今年選講魯迅、沈從文、聞一多和曹禺。我在第四年的榮譽班選教半門唐詩。

你是新加坡寫作協會的會長，請問貴會會員有多少人？常有作品發表的有哪些人？

新加坡寫作人協會擁有一百七十多位會員，其中有一半經常參加活動，也時常寫作。

請你講述貴會近年來的活動以及未來的計劃好嗎？

寫作人的活動除了通常康樂、旅行訪問、招待寫作界朋友外，特別強調出版，專題及座談會、文學表演等等。像1984年，我們舉辦了大型的《唐詩之旅》，邀請了張曉風、鍾玲、胡金玲等人演講。以後我們還是朝這個方向努力。

曾經一度，你在本刊介紹一些西方的文學理論和作品譯介，為甚麼現在沒有繼續下去了？

我記得1966年大學畢業後，曾給《蕉風》介紹和翻譯不少有關西方文學的理論與作品。當時能做這種工作的人不太多，因此我很樂意做一點開拓視野的工作。現在西方文學在新馬非常流行，能做這方面工作的人也很多，因此我就放棄這種工作了，我停止這方面的譯介工作，另一個原因，是因為自己要兼顧學術研究與創作兩個領域，再也沒時間了。

在新馬兩地，批評與論述的工作很少人願意去做，你認為這是甚麼原因？

針對目前的文學作品作論斷，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許多有能力的人，自己往往是一個從事創作的人，因此很不方便拿出很高的要求去評斷別人的作品。不搞創作的人，對文學有濃厚興趣的人很少，在大專學院教書的人，由於學院的傳統上的要求，研究對象往往是比較古典的中國文學。不過我看得出，從事這方面的人會逐漸增加。目前搞史料的還有一些，以科學化的方法分析作品，用高超的眼光評估文學作品好壞的人還是很少。

那麼你本身願意擔任這種論介的工作嗎？

我目前常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好好的選一些好作品，把一篇篇的小說或散文或一首首的詩，以新批評的手法，詳細的加以分析，這種工作需要眼光與膽量，只有當這種批評工作做好，才能把新馬的文學作品推廣出去，得到眾人的承認。目前可惜我沒時間去做，不過總會有一天，我會有系統的將我平常閱讀的心得好好發揮出來。

你是否會給自己訂下一套寫作計劃？

有是有的，不過都沒有實現。譬如我打算以亞細安的鄉土人情為題材，再寫一本詩集，另一方面，繼續寫收集在《南洋鄉土像》中的以「南洋」為題材的散文，尤其小時候在吡叻州的鄉下經驗，我一直要寫，但始終沒有動手。我心目中，在「緊急狀態」時期許多親身經歷或看見的事物，都很值得寫，我打算寫成一本書。

我們都知道你很關心新馬華文文學，那麼，你認為我們曾否出現過一些足以與大陸和台灣相抗衡的作家？

至於如何「相抗衡」，在文學上是很難爭論的，不過我敢說，我們有不少作家的作品，如果放在台灣大陸作品會毫不遜色。我們知道，商晚筠和李永平的小說，經常出現在台灣的副刊上，跟當地一流小說比，不分上下，女詩人方娥貞和淡瑩的詩，也常出現在台灣的刊物上，跟上好的台灣詩作比起來，還是上好的。

請問你對本刊的內容和編排有些甚麼建議？

一切都還滿意，當然還是要更努力爭取好創作發表。另一方面，我覺得在推銷上需要大大改進。在新加坡，即使在書店，也不容易買到。貴刊歷史悠久，是新馬最有歷史性的純文學刊物，我們應該全力支持它！

---

---

---

## 王潤華作品年表

1. 異鄉人（翻譯小說），台灣中華出版社，1965
  2. 夜夜在墓影下（散文集），台灣中華出版社，1966
  3. 患病的太陽（新詩集），台灣藍星詩社，1966
  4. 大哉蓋世比（翻譯小說），台灣中華出版社1969
  5. 高潮（新詩集），台灣星座詩社，1970
  6. 黑暗的心（翻譯小說），台北志文出版社，1970
  7. 內外集（新詩集），台北國家書店，1978
  8. *Ssu-Kung Tu: A Poet-Critic of the T'ang*（司空圖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1977
  9. 中西文學關係研究，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78
  10. 橡膠樹（新詩集），新加坡泛亞文化，1980
  11. 南洋鄉士集（詩、散文合集），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81
  12. 比較文學理論集（翻譯），台北國家書店，1983
  13. *An Anthology of Singapore Chinese Literature*（與黃孟文合編），新加坡寫作人協會出版，1983
  14. *Beyond Symbols*（英譯王潤華詩選），新加坡寫作人協會，1984
- 
- 
-

# 雙城

《初稿》

\*張錦忠

「說什麼？」沒說什麼。寫了幾個把字禁錮起來的字。每個字都是一個城。城有十二門。城門在那裏？黑暗回來了。沒有城。沒有門。聽見聲音麼？一九六九年。剛到城中。記不起了。所有的 proper nouns 都幻成白鳥飛入虛空。這是一個不知所云的註腳。腳下的螞蟻。讀卡爾·波柏《開放社會——》（書名太長了）。沒有開放城門的社會。SOS。陽光陽光。城。門失火。池。沒有魚。魚是最清醒的動物。在亞洲的長河。門失火的時候。魚不在亞洲的半島了。連牛頭也看不到了。連火也看不到了。連鹽也看不到了。老嫗嫗。性感的鹽女。連輪也看不到了。車輪下，連車也看不到了。連油也看不到了。ESSO ESSO。因為沒有字了，不能玩遊戲。符號學大師 Eco 寫起小說來，劈頭就會「太初有字——」。當頭棒喝。中譯的人不認識字，譯成「太初有道——」。因為沒有油田。因為沒有香煙了。

「請抽一根新樂園。」

「terima kasih」

回憶吧。……一九六九年初夏在（以上空白）海灘（當然不是多佛海灘。寫小說的人自己告訴自己），一九七九年冬離開，一九八〇年在吉隆坡，陽光陽光陽，一九八一年，雨雨雨雨……雨……，在台北，車車車車……車車……轟轟車……一九八四年。沒有讀過歐維雨，除了大象、熊、or well，猪，還有狼。Baby，我在。存在。還沒有走進《變形記》，親愛的 baby。以下空白。

鉛筆在書上劃線，眉批：

「一九八四年七月五日。——如是我讀。」「雨把一切（古人、來者、敘述者）沖光了，剩下黑。」「黑。」「回憶→回憶錄。」「前面盡指向黑暗，至此方大書。」「黑→灰→白。」「cf. 灰幽。」「……」風捲進來。放下鉛筆。風在窗外的黑暗中吼號，吐沙似的。一匹馬的經驗。在風沙中疾奔。沙旋旋旋在天地之暮間。奔，奔，幽灰中一盞燈籠在奔。奔入室內的黑暗中。黑暗在身後的門外。燈母親已撐在桌角。之沙丘之男的。一九六七、八年光景。回憶→不是回憶錄。不喜歡回憶錄。不喜歡沙。不是沙。風在窗外的黑暗中。黑暗在無盡中。無盡在稿紙上。走向窗。如果呼喚風，風不來，走向窗。窗玻璃推到左邊。「關窗」。人在房間。掩上書。字在書裏。禁錮。囚。因固困圍田日目回口圍圓

「現在你知道了。太初無字、太初無道。」

寫小說的人的 persona 如是說。

之後還有石頭。石頭城。月。石頭路。車。而還有石頭還有石頭。一九七六年冬。看有言劇《等待果陀》。奇異的有言劇。原本可以無言的。太初有字，字與禁果同在。奇異的沉靜。夜深十二時。之後就是唯名論者及其後人了。車馬無喧。在「而無車馬軒」（臭美，也不過鬧市中的一樓宿所在）。衆裏等了千百度。闌珊了燈火，果陀不來。趕最後一班夜車回家，在石頭路之五，在吉隆坡。在快樂園。在台北，《等待果陀》也上了劇場，在耕莘文教院，在一九一一年。忘了。忘記是一種悲哀。哀莫大於忘。相忘更是雙重悲哀。沒有江湖了，唐吉阿德沒忘記。冬後，蛹化成蠶，吐絲成蛹，等待果陀。

三、五年的陽光。終是一個男孩在城中的成長。以上所述，已是棄擲多年的 gasing。rosebud。（請看永遠的《大國民》）轉不動了。雖成灰了。畫欄——李賀的月竟何其荒涼



。口腔期。性器官期云云，皆是苦果的青澀，果是一切。一切是什麼。不是果是什麼。在陽光中上路。從一個到另一個城。而一個只是一個城只是一個城。玫瑰亦是。沒有名字。寫小說的人的 ego 蠢蠢欲動。

也不過是一顆石頭的故事吧了。曹雪芹說，賈寶玉不是我。你信不信。石頭說，那年誤落紅塵——到頭來只有還我光禿禿的頭，才算了結。也不過是一個金石意象吧了。你還是不信。那就細說從頭吧。又不是章回小說。

反正是意識流。

你知道。那些清晨，穿過許多煙囪，等火車行過，繼續穿過許多煙囪。開始生活。 La vie 。你知道。那些清晨，穿過許多煙囪，等火車行過，繼續穿過許多煙囪，開始生活。 La vie 。就這樣煙囪佔了大部份空間。時常，他們看來像水墨畫的山水。所以，我極目之視野，望的也是水墨畫慣常留下的空白。在這種情形下，我無須詳說了。你知道。我也留下許多空白。在行與行之間，在字與字之間。其他的都被寫小說的人放逐了。你知道。那些清晨，穿過許多煙囪，等火車行過，繼續穿過許多煙囪。開始生活。 La vie 。在城中。玫瑰玫瑰我愛你。

你聽過吧。「不，不。」你伸過手來。於是我們走過十二時後的車站，過馬路。紅燈。還是過去了。上樓梯。關門。開窗。空洞而黑暗的世界。微雨。流動的燈火是什麼。「兩岸燈火吧。」拉上窗簾。上來吧。在這種情形下，被與床都是陌生與溫暖。軀體也是。一條深夜潺潺流過的河。她的男人說。上來吧。黑暗裏只遺留一根煙。躺下。解衣的聲音。車濺過水的聲音。翻身的聲音。手撫移的聲音。傾斜的聲音。車濺過水的聲音。門外關門的聲音。她的男人說。好不好。「不，不要。」手撫移的聲音。腳嘶磨的聲音。一條河在深夜潺潺流過。水花四濺的聲音。車疾馳而過的聲音。貓在屋頂鳴叫的聲音。蜥蜴在天花板上叫的聲音。睡覺吧。夜深了。是的。我正在打瞌睡呢。門外開門的聲音。牆外的聲音。砰。風吹開一扇窗玻璃的聲音。砰。你聽過吧。

一個 story of initiation。

我，寫小說的人放逐了我。

過了夜晚還是清晨。過了一千〇一個夜晚還是一千〇一個清晨。而文字是城中唯一的遊戲，不舍晝夜。Text 就是城城就是 text。所以寫小說的人的隱涉讀者問：Is there a text in this town? 這就要問魚了。或者魚玄機學派的批評家，他們在結與構之間穿梭，如魚得水。得魚忘筌。從結構的大街小巷穿出來之後，乃念天地之悠悠，於是乎，評小說的人乃張貼一大海報，曰吾人乃走出結構之後門之東方博士，we are posters。寫小說的人小聲說：「善哉善哉。」城中唯一的遊戲乃文字遊戲也。反過來看，文字的唯一遊戲乃在城中。反正。城有十二門。text 亦有十二種解法。誰說的？我那天寫論文再告訴你。好不好。「不，不要。」手撫移的聲音。筆尖嘶磨紙的聲音。一條濁水之河在深夜潺潺流過。水花四濺的聲音。車廿四小時疾馳而過的聲音。沒有貓在屋頂鳴叫的聲音的聲音。沒有蜥蜴在天花板（沒有天花板）上叫的聲音的聲音。睡覺吧。夜深了。是的。我正在打瞌睡呢。門外開門的聲音。牆外的聲音。砰。颱風吹開一扇窗玻璃的聲音。砰。你沒聽過吧。

一個 critical circle。

我，評小說的人放逐了我。

我愛你玫瑰玫瑰。修理錄音機的人用閩南話告訴錄音機。寫小說的人聽了頓時蠢蠢欲動。讓 ego 把這對話意識流成小說吧。Testing 之一：

你喜歡不喜歡我喜歡喜歡我什麼不知道騙人算了什麼算了你不喜歡人家我才不喜歡你哼什麼沒什麼你喜歡不喜歡 Virginia Woolf 誰怕 Virginia Woolf 我為什麼要喜歡她就喜歡她我喜歡她什麼你說喜歡我也喜歡別人呀你就喜歡她我喜歡你呀你才不喜歡我下雨了回去吧不走吧下雨了沒有你過來這邊看那邊燈大亮了看不到雨啊好漂亮的雨絲走吧……………

修理錄音機的人操閩南語跟錄音機說：玫瑰玫瑰我愛你。悠悠我心。

終於，來了一個國中女學生，手上拿着一台大型錄音機，在陽光酷熱的下午。乾風吹起灰塵，落在她膝上。她把錄音機放在櫃台上。坐在沙發。手在膝蓋輕拂。灰塵落在她黑裙。乾風吹拂。她拉拉裙子。掌心輕拂腿上的灰塵。灰塵落在她綠色上衣。她拉拉胸下的皺紋，把灰塵拂落。錄音機修理員操閩南語說：玫瑰玫瑰我愛你。

「說什麼？」他甚麼也沒說。一九八一年。所有的聲音聲音都消失了。歌者說：「那是我一九八一年的聲音。」我又不是歌者。世人的聲音都是這樣消失的。你也否是歌者。你說也沒說甚麼。你甚麼也沒有說。語言與文字不是城中唯一的遊戲。無須語言。無須文字。無須遊戲。只有城，與城中人。你要說什麼呢。日下無新事。你笑答：「陽光倒是日日新。」他走後，陽光還是日日新的，除了沒有陽光的陰天雨天。他從赤道往北走。「我不怕老虎。」露出自己的牙齒。許多年後，他在唸維廉·勃萊克的“Tyger tyger burning bright……”時想起自己的話。月光底下的林中虎，也不是什麼新事。「誰告訴你的？」

「鐘聲響了。」

「那就去晨禱吧。」

你喜歡聽那像陀一般蜿蜒的聲音，像煙囪那樣佔據早晨的空間。天空變成海。聲音變成浪。那是他們在城中的遊戲之一。老魚跳波瘦蛟舞。他繼續往北走。陽光繼續從東邊升起。他繼續往北走。陽光繼續向西方落下。許多年後，他在唸李賀的馬詩時想起馬這種動物，在西方不知詩人如何描述之，在讀《聲音與憤怒》時他讀到一種馬的名字：quaterhorse。是的。已是如此。你依然喜歡聽那像蛇一般蜿蜒的聲音。他笑道：「蛇是赤道的動物。」馬不是。牛才是。你說。

讀小說的人又皺眉頭了。以上皆空白。皇帝的新衣。這是一個絕妙的象喻。又不是瞎子摸象。你說。那也相去無幾。我說。他睜開眼：「我早就告訴你。如果他繼續這樣，我就要到外面去了。……去看場電影吧。」是的，這一切……一切無關緊要的對談。沒有動作。盡是對話。你完全不懂的語言。他完全懂的文字。最後只有手勢。你們繼續交談。門在身後砰然關上。他要到電影院去找尋影片裏的語言。他步上天橋。他上床睡覺。醒來已是下午三點半，他寫下剛才沒寫的二個句子：「他步上天橋。他上床睡覺。」一個放假天，天橋上街頭上都是人潮。他說：一小時後叫醒我。他在人潮中往前擠，像擠進一個子宮，像給人推進一個迷宮，他想。他漸漸睡去了。他終於步下長長的階梯。他開始做夢。他在電影前張望。晚上，一個空洞洞的房子。《東京來的小寡婦》，一個誘人的女人、《撈過界》，許多年前在吉隆坡看過的影片，演戲的人叫捷初，就是寫詩的覃權，戲似乎沒殺青就自殺死去，只記得影片演的是一群離開自己的土地的人到一個自己國家租借給別人的土地去，為了生存而走險，影片有一支歌，把他們的幽傷都唱出來了。一個人焦慮地在房子裏，他們大概快來了，從窗口望出去，四週陰暗暗的，該往那邊跑呢，風緊緊列列地吹着，腳步聲漸近。《四海兄弟》，太長了，改天再看……這幾部又不知是什麼樣的影片，看那一部好呢。腳步聲漸近了，往後門跑吧：門一開，只見天邊一輪圓月，月光把牆壁與草地映照得白晝般亮。算了，就看《四海兄弟》吧。他衝出去，槍聲響起。他進電影院時國歌正唱完，才在黑暗中找到座位影片已開映。他倒在地上，月光照在他身上，他醒來，胸前流了些冷汗，拿起鬧鐘一看已是三點半了。寫小說的人寫完這段文字，已是四點了。

你是個「現代寫實主義」的信徒。

Apa itu “realisma moden?”

Je ne sais pas encore.

初稿畢。初稿將永遠是初稿。寫小說的人說：「這是一篇長篇的初稿。」長篇？是的。他可以無休止地寫下去，這樣小說與生活就結合了。你真想再寫下去。我會的。我喜歡這樣的小說。為什麼。你也喜歡章回小說，為什麼。我寫論文時再告訴他，小說不是論文，別讀這些。為什麼。Bodoh，別問為什麼。你在說什麼。不知道。他說：「我要走了，兩停了

。」他推開窗，雨果然停了。「這把傘送給你好了。」他說。他說：「待會兒下雨你怎麼去機場？」他說有人載他去。「畢業後回來啊。」他說。他說：「好。」他轉過身，走了。

這不過是一個雙城的故事吧了。text就是城城就是text。例如：西西《我城》。例如：喬埃斯《悠力西斯》。例如荷馬《奧德賽》。不過是一些城的故事吧了。例如狄更斯《雙城記》。不過是幾千個把字禁錮起來的文字吧了。幾千字只不過是初稿吧了，他可以永無休止的寫下去……

文字在等待着。

## 〔雙城〕解讀

\*李高秋

張錦忠大概相信，小說的失秩也是秩序結構，所以他才寫了反小說的短篇〈雙城〉，甚或對他來說，這篇小說連短篇也不是，只不過是長篇的初稿吧了。這樣的一篇小說，當然是反傳統的。這樣的小說，其實也沒什麼了不起，很久很久以前的《蕉風》小說專號（牧犛奴他們編的時期），就介紹過法國的亞倫·羅布格利葉他們的「新小說」。羅布格利葉之外，當代法國的新小說家，尚有杜哈（Marguerite Duras）、沙侯蒂（Nathalie Sarraute）、克勞地·西蒙（Claude Simon）、包理士·維安（Boris Vian）、畢多（Michel Butor）等等，當然，畢克特也是的。〈雙城〉與法國「新小說」的關係如何，不是這篇短文所要談的。我感興趣的是，我們如何讀這篇小說。

用心讀完這篇小說，如果你不致於打瞌睡，相信還是可以讀出點東西來的，而且你會發現，裏邊提到的東西其實很豐富，甚至寫的還是張錦忠小說的一貫主題。基本上讀這篇小說時應注意的有幾點：(一)敘事結構、(二)人稱觀點、(三)時間處理、(四)空間處理、(五)文字的歧義性。事實上，讀任何小說，只要不單為娛樂自己而讀，這些還不都是應注意的要點？

「寫小說的人」說：「文字是城中唯一的遊戲」，基本上是告訴我們這是個文字遊戲，大凡文字遊戲，讀者應特別留意文字的延義與歧義，如莎士比亞的“Love's Labour Lost”，便是一個五花八門的文字世界，現代劇作家如史鐸柏（Stoppard）亦在文字上大耍花招，如《真情》（Real Thing）便是如此。中文作家比較老實，而且中文的pun之花招也不太好耍，這方面，已故趙元任是一大師。

但是張錦忠又寫道：「text就是城城就是text。」換句話說，他要「讀小說的人」注意的還是「本文」的整體。而他的敘事結構用的是失序的手法，加上人稱觀點「三管齊下」，確有混淆視聽之嫌。但我們只要留意「寫小說的人」提供的線索，自不難看出眉目來。

所謂雙城，讀者不難看出乃吉隆坡與台北。時間是一九八〇到一九八五。離開吉隆坡的時間是一九八一。這個虛構的時間當然沒什麼意義，我們不必太認真。地點也不太重要。小說的內容由「寫小說的人」在這雙城內的生活片斷綴成。我們不妨還是把它看成一個成長的故事吧。成長當然是無休止的，像初稿有一天會成長成長篇一樣。

這只是我們讀法略提。張錦忠說：「城（text也）有十二門。text亦有十二種解法。」解，decipher也。你大可有解〈雙城〉的第十三種讀法。

按：〈雙城〉中提到的一句話：“Is there a text in this town?”乃幽讀者反應學派大將Stanley Fish一默之語也。Fish的書名為*Is There a Text in This Class?*故下文曰「這就要問魚了」，魚者，Fish也。魚玄機當然就是作者的胡扯了。

# 他們十五歲

\*溫庭堅

他們十五歲  
依然在可樂啤酒中維持着  
傻氣  
他們的風景就是典當了  
也贖得回來  
那日子就只盪着亮麗的風采  
沒有一句話  
遲疑着不敢說出  
縱然結果擲來無情的荅覆  
他們就是跌碎了心  
割傷了手指  
眼淚就是會洒落  
接着不久又是一個新的微笑  
活了過來

他們十五歲。

# 雨後一個夜餐聚

聚會而在雨後一個冷冷暇夜  
依舊是深港熟悉的空室  
白夾克暖身，我不為  
會上的美餚眾友的盪笑，只為  
你趕八哩路相邀的  
拳拳盛意

盪耳的只是  
笑聲同音樂的滲混  
我聽得清楚  
你嚼動開闔的雙唇  
迸落些許慵倦與無奈  
似乎那夜，淒淒寂寂  
僵僵冷冷  
不太响的歌樂  
埋不去遠處野狗嗥月  
我們在屋外濕漉的草坪  
閒談一段輕風爽人的夜  
而那是個不熱的餐聚  
囁語淡笑間  
望月的眼  
跳不出黯藍夜空裡  
一截浮蕩的雲

\*簡亞

# 只為 \*簡亞

我們只為  
唱歌的昨日  
一支燦黃小小的蝴蝶姬  
最深濃墨黑的  
空酒瓶  
或許十月那頻頻的常客  
以難懂的姿態  
亦不過為了  
往年待續的回合

# 迷魂路

越過黑色的千山萬水  
滿身創傷來到此地  
他極目遠眺  
夢中的美景  
一再警戒自己  
在多妖的途中  
切勿朦塵墮崖  
抑或停駐不前

\*流螢

# 鄉村的午色

\*晨若絮

(總是在一陣心悸之後  
禱求莫名的慰藉)  
鄉村的午色是醉人的香檳  
啜飲之後總有一種暈眩  
之後  
天轉地旋 地旋天轉  
都不重要  
要緊的是細胞都昏死過去了  
接着  
就是一片的死寂  
也許還有一名頑童趨前問你：  
喂，你醉醒了沒？

## 讀書樂

\*胡大浮

讀書最大的樂趣，甚或是喜悅，莫過於所讀過的，從另一時間、另一出處得到印証。這種契合，就好比基督徒每天早上禱告過後，翻開聖經就能得到應有的啓示一般吧。

近日讀邱吉爾的傳記，過不了一兩天，南洋商報的星期副刊就刊登了一篇報導，說邱吉爾和羅斯福總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往來信件、電文，即將公諸世人。又前一陣，看過一齣中文譯名為「歲月壯山河」的影片，述說希特勒屠殺猶太人的部份經過和手段。七月卅日的「新聞週刊」裡頭就有題為「回顧納粹黨的過去」的文字。再有是史坦貝克的小說。以前只讀過他的「小紅馬」。有一日心血來潮翻出他的「鼠與人」來讀，結果才讀完，大馬電視台就播映此片。

那種喜悅之情令人返老還童。

更早的一次得追溯到三兩年前，在圖書館內找到一本好書：The Invisible Pyramid。第一篇就提到「哈雷彗星」。那時沒看清楚，以為哈雷彗星只是科幻故事中的一顆星。直到去年在汶萊街頭買了一本讀者文摘，一眼看到目錄欄裡的標題：哈雷彗星快來了，才知道果真有此星。回來翻書再讀，發現此星每七十五年經過地球一次，不禁突發奇想：人與人的聚散，竟也像彗星的運行，一旦分開，總有再見的時候。生離也就不必太悲傷了。

另一種讀書的樂趣，來自連續着讀三兩個不同作家的小說。這樣讀容易看出各個作家不同的風格。我讀的是史坦貝克、勞倫斯和奧斯汀。史的文字不太好讀，必需慢慢嚼。他寫的多是小人物的悲哀。勞倫斯喜歡寫兩性的衝突。他的人物形象不很鮮明，魅力在使兩性衝突的那兩股力量、氣勢。與這兩人相較，奧斯汀就變得很三姑六婆。她必定是個很有耐心的人，能夠不嫌其煩的寫下那麼多瑣瑣碎碎的事。她的女主人翁是勇敢的，比如說勇於認錯。像艾瑪、伊莉沙白。

「開卷有益」應該是指讀書讀到最高境界的造詣。人生最大的樂趣之一，也在於讀書讀到「一開卷即有益」吧。

## 儉夫惡婦

\*康爾廉

像很多碰過幾次釘便學了幾次乖的人一樣，我對任何人都不存任何幻想。當然，這世界上除了壞心壞術的壞蛋之外，也不乏一些仁心仁術的好人。不過，世界上的好人並不多，所以我們生活在這個羣體社會裡，唯有時時刻刻都必須帶眼識人了。

有人說政治是骯髒的，也有人說商場都是你欺我詐的，而在很多時候，大罵別人是如何的「黑」的人士，本身其實也「白」不到哪裡去。套一句「現實主義者」的口頭禪便是：這些人都是又灰又黃的。而且我也觀察到一件有趣的事，那就是，把政治與經濟動物貶到一文不值的，通常是另外一種動物——文化動物——而他們却喜歡自美其名為「文化界人士」。至於他們為何喜歡貶低這些動物而抬高自己，有人早已經研究出來，這都是又窮又酸的所謂「文化界人士」的自卑心理在作怪。他們既然無財又無勢，便只好以「我比你有文化」的阿Q精神來聊作安慰了。這個結論也很有道理，元明雜劇裡的窮書生，不都是一一的擊敗有財有勢不識之無的富貴而贏得能詩能文歌女妓女的青睞嗎？而事實上這些雜劇，都是一些鬱鬱不得志的落魄文人發白日夢之下的產品。

不過，現在時代不同了，「文化界人士」也不一定是窮酸文人。他們有些在自己的那一小片「文化王國」裡，進行些偷雞摸狗、雙手遮天、瞞上欺下的和文化毫無關係的勾當，並以為是「鶴立雞羣」而自喜。這便是：關起門來便儼然是個小型的慈禧太后。如果有人不相信有這種儉夫惡婦的存在，那麼就請睜開眼睛努力一看吧。

# 論現代詩的格律傾向

\*林江楫

不論是在台灣文壇，抑或大馬文壇，現代詩一向來都被視為一種自由詩體，完全沒有格律和音韻的限制。現代詩人獲得充份的自由，隨意應用字句，隨意排列文字。

五十年代初期，紀弦提倡「現代派」，並出版刊物，大力推廣「現代詩」，「現代派」提出六大信條，其中第三信條是：

詩的新大陸之探險，詩的處女地之開拓。新的內容之表現；新的形式之創造；新的工具之發現，新的手法之發明。

紀弦對這一信條的進一步解釋是：我們認為新詩，必須名符其實，日新又新。詩而不新，便沒有資格稱為新詩。所以我們講究一個「新」字。但是我們決不標新立異。凡對我們欠了解的，萬勿盲目地誣陷我們！

在紀弦主編的『現代詩』第十一期的社論中有段文字：「我們認為，新詩必須是自由詩，而且必須以散文的句子寫，不押韻，無格律，然而必須是詩而非散文，必須有其深遠的詩味，給人一種遠非韻律的定型詩所能給與的詩的滿足與快感，和一種遠比韻律的定型詩為音樂的，看似出乎自然而實際上非常之人工的聲調之美。」

祇從這個信條和這篇社論，便可以看出，當時的詩人把格律視如毒蛇猛獸，棄之猶恐不及，他們反對一切押韻和拘泥於固定形式的詩。

當時，「現代派」主張橫的移植，另有「藍星詩社」主張縱的移植。但無論如何，他們却有一個共同的見解：新詩必須是不押韻和無格律的。至少，在五、六十年代，現代詩是沒有格律的。羅門的『第九日的底流』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當把斯卡尼尼的指揮棒  
    砍去紊亂  
你是馳車 我是路  
我是路 你是被路追住不放的遠方  
樂聖 我的老管家  
你不在時 廳燈入夜仍暗著  
    爐火熄滅 院門深鎖  
    世界背光而睡  
你步返 踩動唱盤裏不死的年輪  
我便跟隨你成為迴旋的春日  
    在那一林一林的泉聲中

在你連年織紡著旋律的小閣樓裏  
    一切都有了美好的穿著  
日子笑如拉卡  
我便在你聲音的感光片上  
    成為那種可見的迴響

這是『第九日的底流』的序曲。這首詩曾被譽為當代詩壇之巨構，獲得非常高的評價。這段詩的文字排列參差不齊，不重視韻律。詩人創作時只把意念用詩的句子表現出來，至於詩行的次序和音律並不在詩人創作的考慮的範圍內。

當時，這類詩很多，甚至比它更無規律的也有。詩人們爭相以無規律為榮。在台灣仍延

續五四遺風的詩人受到抨擊，他們的詩被稱為「偽自由詩」。

在馬華文壇，情況亦和台灣文壇大致上一樣。當現代詩被推介進來時，寫現代詩的人紛紛丟棄臨時的所謂「新詩」，從事無規律的現代詩創作，文字全盤自由化。這一點可以從『大馬詩選』看出來，這些詩和當時的台灣現代詩近乎一樣。

現代詩真的不可以有格律和押韻嗎？

凡是有文學史，其文學必須是不斷承繼生衍，不斷翻新求變，這是文學上的不變定律。但有一點不可忽略的是，任何一種文體，在草創初期，都存有許多缺點和不完善處，但經過一段時間的實驗，這些缺點將被一一的改善，成爲一個完善的文類。最明顯的列子是唐朝的律詩，它在晉代開始孕育，萌芽於南北朝，成形於初唐，而在晚唐達到最高峰。經過這些時間的考驗，律詩才能到達最完善處。

現代詩也必須經過個考驗和實驗過程。

如果我們拿『大馬詩選』、『大馬新銳詩選』、『天狼星詩選』這三冊僅有的詩選及最近文壇上發表的現代詩來比較的話，可以看出，馬華文壇的現代詩已逐漸明朗化，但有一點更重要的是，一些帶有某種限制及擁有相當格律化的現代詩已開始出現。這些詩有某些格律，但決非如五四時期的詩一般，而是用現代詩的手法創作，這一點不得不加以留意。

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這些付諸現代詩以某種限制者，都是一些詩齡比較深的詩人或詩作者。甫開始寫詩的年經作者，很少會寫出這類作品。

在這裏，筆者嘗試以三位台灣和馬華詩壇的詩人爲例，證明現代詩是可以加以某種格律限制，並稍微的分析這三位詩人從反對到嘗試的過程。

有兩點筆者必須闡明的是：第一點台灣現代詩和馬華現代詩有着血緣關係，此外，兩者都同是以華語爲創作媒介。詩的格律是外在形式，而非詩的內容精神，因此，我們可以把馬、台的詩人混合分析，而仍不損及馬、台詩壇的獨立性。第二點，現代詩原無格律，本文所說及的「格律」是一種很籠統的廣義說法，包括音韻的扣押，字數的均衡，詩行的整齊排列，意象、意念、句子的重複出現與統一等等，並非一種相似中國傳統律詩的詩。

### (一) 余光中

余光中已被公認是現代文壇最重要的詩人之一，他的詩風剛強有力，新奇而不晦澀。他曾經高舉「現代」的旗幟，大力推動現代文學，下五四的半旗，爲現代文學撰文辯護。

陳芳明在『回頭的浪子』裡曾說：「就詩觀方面而言，在民國四十九年以前，余光中也是『現代主義』的擁護者。他在四十八年新詩論戰時，站在『現代主義』這一邊，針對邱言曦等人的言論爲文辯駁，極力維護現代詩的尊嚴。」

一九六二年，余光中在其論文『迎中國的文藝復興』中曾言：「我也曾是浪子，也曾發誓不要再見中國的海岸。」

這兩段文字可以說明，余光中是一個相當激烈的現代主義者，在詩的形式上，他主張反傳統，盡量向西洋詩設取泉源。這個時期，余光中寫的詩如：

傳聞繆思仍流落江湖  
沒有報紙正式登他的消息  
仙人掌是沙漠的逃犯  
一九六零之秋是放逐，不是收割  
踏死靈感，沒有人會彎腰撿拾

——『放逐季』（1960）

在當時來說，這首詩的表現很「現代」，句字長短隨意自如，表現新穎，顯示出作者創作時毫不拘泥於外在形式，讓神思自由馳騁。

一九五九年杪，余光中正值三十一歲，他寫了一篇『文化沙漠中多刺的仙人掌』反駁邱言曦的論文，文中他說：成爲我的浪漫主義之尾聲的『飲一八四二年葡萄酒』一詩，在言曦先生所謂的「造境、琢句、協律」三方面，究竟比新月社的作品高下如何，言曦先生，如果

他有藝術良心，當不難下一判斷。我寫上面的一段話，毫無自得之意，不過想表示我曾經熱中過且運用邱言曦先生推崇的傳統形式。現在我已不再運用這種形式，因為我深知它已不足表達我目前的經驗；我之所以不再出此，是不願，而非不能。我想許多新詩人也是如此。

這段文字等於是自我解剖，表明他已揚棄傳統的格律。余光中二十八歲之前曾寫過一如五四時期強調協律的「新詩」，字數工整，行數完整講求格律，這些詩已收錄入『舟子的悲歌』，『藍色的羽毛』和『天國的夜市』這三本詩集內。

一九五七年，余光中開始「現代化」，越來越不受格律絆羈，再加上不斷向西方取經，成為現代詩運動的前衛。這一點，『鍾乳石』，『萬聖節』、『五陵少年』這三冊詩集可為之作証。之後，寫完『天狼星』（1961），余光中為文向虛無告別，歸向傳統。但是，他僅主張在詩中注入傳統精神，而非恢復傳統表達形勢。

隔年，他在「從古典詩到現代詩」中說：我認為現代詩可調和口語，文言，和歐化各種語法，且認為必要時可以恢復腳韻。

在當時，說這樣的話是相當「大胆」的，對余光中自己來說，則表示他已不徹底反對現代詩能押韻。無論如何，在接下來的詩創作中，他並沒有明顯他如此做。

配合「回歸傳統」的論調，余光中在一九六一至六三年寫了『蓮的連想』，在這冊詩集中，他從傳統格律詩汲取靈感，另創「三聯句」法（見江萌的『論三聯句』，原載歐洲雜誌季刊第六期）。作為一位善於變化的詩人，余光中只是蜻蜓點水似地在這一節上滑過，又飛回現代，向自由發展，繼續出了『敲打樂』，『白玉苦瓜』和『與永恒拔河』。

在『白玉苦瓜』中有兩個異數：『民歌』（1971）和『鄉愁四韻』（1974）。寫這兩首詩時，余光中已有意將之譜成曲，分成四段唱出，因此才在詩中作出如此特殊的安排，將之格律化，以易譜曲的工作。

余光中一向來給人的印象都是「現代」的，而「現代」向來都有着「新穎」和「自由」的元素在內。一九七八年，當余光中五十歲時，情勢倏地改變，他的詩已有回到格律的現象。

首先，余光中在『菊頌』（1978）裏用了許多韻節，如：

1. 霜後的清香是烈士的清香  
風裏的美名是晚節的美名  
淡而愈遠，辟邪，與茱萸齊名

第一、二行對仗工整，霜後對風裏，清香對美名，烈士對晚節；行內又自己相對，採取內押。第二、三行都用「名」為句末。另外如：

2. 誰說遲開就不成花季？  
古神話裏早登了仙藉
3. 逆風赫赫標舉的燦爛  
列黃旗簇金劍耀眼的長瓣
4. 有梅花千樹競發對冰雪  
你身後，餘香嫋嫋更不絕  
煮茶或釀酒，那純潔  
久久流芳在那飲者的唇上
5. 桃之夭夭盡迷之夭夭

『菊頌』全詩長二十二行，而其中十二行不是腳韻相押便是內韻相扣，倍全詩行數的一半，這是余光中自「現代化」之後所不曾出現過的現象。對余光中來說，這首詩相當重要，



顯示出這位現代主義者已開始再嘗試用回古詩的腳韻式。『菊頌』僅是個開始，之後，詩人寫『夜遊龍山寺』，全詩九段，每段三行，首四段及末段的中間各四個字，五至八段的中行則五字。

同月，余光中寫了『割盲腸記』，全詩九段，每段均四行。這種現象，對「現代化」後的余光中，是罕見的。

八〇年，余光中寫『兩相惜』；更可見出他格律化的傾向。『兩相惜』的後段如下：

我就會贈你銀耳墜  
盪在玲瓏的小耳垂  
守住珍貴的紅鬢渦  
像對辟邪的小守衛  
守住唇邊的淺淺笑  
和你眉下的好風景  
不間時間的間諜隊  
佈下細細的魚尾紋  
或是額上的隱隱溝  
將你的嫵媚暗暗偷  
哦，我就會贈你銀耳墜

在詩末附註中，余光中說：「在『兩相惜』中，我自己設限，每句八字三節，句末三句自成一節，通篇如此。」

此外，墜、垂、衛、隊，韻尾相押，溝和偷亦如此。這首詩的工整，是前所未有的，近乎每行都採用「二—一—三—一—三」律，對仗也相當工整。雖然余光中表示這首詩純為譜曲而作，如果和『鄉愁四韻』及『民歌』比起來『兩相惜』顯然更具格律之傾向。

同樣情形也出現在『聽蟬』（1981）。『聽蟬』全詩七段，每段六行，每段的模式相同，自成一單元。每段的開始都用「知了知了你知不知」的詩句，另外「鋸齒鋸齒又鋸齒」重複在前五段出現，第六段變成「鋸齒參參又差差」，到八末段是「斷了，鋸齒與鋸齒」。

知了知了你知不知  
島上的夏天有多長  
多長是夏天的故事  
鋸齒鋸齒又鋸齒  
拉你天真的金鋸子  
試試夏天有多長

知了知了你知不知  
島上的巷子有多深  
多深是巷子的故事  
拉你稚氣的金鋸子  
鋸齒鋸齒又鋸齒  
試試巷子有多深

這是『聽蟬』的第二、三段。可以明顯地看出，兩段間遙相對，僅把「夏天」改成「巷子」，把「多長」改為「多深」。和大部份五四時期強調格律的新詩比起來，『聽蟬』比之更為「格律化」。

從青年時期的擁護「現代」反對「格律」，到五十歲後的律詩創作，余光中這段創作歷程是頗為不尋常的。但是，這現象不僅出現在余光中身上，亦同時見於馬華文壇一位重要的

詩人：溫任平。

## (二)溫任平

在馬華文壇，溫任平的詩創作，詩論，詩推動工作上所獲得的成績，是有目共睹的。如果說溫任平是馬華詩壇一個重要的詩人，相信沒有人會反對。

溫任平並非一開始即步入「現代」。少年時的他曾經寫過如五四十期般對格律推崇備至的「新詩」。他的「現代化」是在一九六三年開始。在『流放是一種傷』這冊詩集の後記，他說：

最早期的詩是『晚禱』，它完成於六三年八月，延至六七年五月始刊登於蕉風月刊。「晚禱」顯示的是我個人創作歷程中的轉捩點，我的「現代覺醒」開始抬頭。就我而言，它底史的價值遠勝於文學本身的份量。『晚禱』是一個端緒，我的現代觸角於焉肇始，迅速生長，且探向圍繞在我周遭的四面八方。

一九六三年後，溫任平的詩都很「現代」，而「現代」即意味着：自由，創新，無押韻，無格律等。

在『流放是一種傷』這冊詩集中，溫任平嘗試以各種手法，各種技巧及方式來處理詩的題材。這個時期，溫任平是相當「不馴」的，例如他的『處境』：

走過木橋與山影  
曾在橋邊歇息過  
滿湖的片斷陽光、浮萍  
勾起夏日那朵  
燦爛過  
已萎謝了的，一朵  
蓮

就奔過那座花園  
看花卉競相笑東風吧

這是『處境』的前半部，詩句極富變化，也極不重視詩外在的音韻，讓其自由發展。我這樣說並不是否定這首詩的藝術成就，而是要說明，溫任平當時的詩是相當「不馴」和「不羈」的。近乎整冊『流放是一種傷』都是這方式的作品。

一九七三年，二十九歲的溫任平正狂熱於現代詩的創作與研究中，他曾在『大馬詩選』的後記中這麼寫：

這些人寫着一些比白開水還無味的詩，詩中塞滿了俗濫陳腐的 poetic diction、空洞的口口號、機械的韻腳、皮相的描繪、粗糙的情緒，他們在看到『大馬現代詩選』出版時，一定會說這部詩選選的是現代詩，而他們寫的並非現代詩，所以沒有被選錄進去，我要斷了這些人的痴心妄想！他們可以述他們的豆腐干體，他們可以喊他們的工農兵口號，但是我承認那些是豆腐干，是口號，是白開水，而非詩。

當年的溫任平很有「憤怒青年」的本色，也正顯出他對詩的求新、求變、不拘泥於傳統形式的執着，對現代文學的擁護與擁抱。這段文字一針見血地刺中當時詩壇的諸多現象。溫任平提到的「機械的韻腳」即是腳韻或隔行押韻，而「豆腐干體」便是詩每行的字數一樣，整首詩形成長方形似豆腐干的形狀。當年的馬華詩壇充滿這類缺乏藝術的新詩。

七九年，溫任平出版了『衆生的神』，收錄他從一九七六年至七九年間的二十五首現代詩。基本上，『衆生的神』是『流放是一種傷』的延續，表現方式却比後者來得明朗。

『衆生的神』出版後隔兩年，溫任平不再提筆寫『有一種情緒』和『我要為他們寫詩』（發表於蕉風月刊338期）。

這兩首詩和他前些時候的詩有很大程度上的差異。首先，在表現上，交字的應用較為從容，雕琢和技巧的繁富不那麼突核，寫來一氣呵成，自然淡定。

有一點特別值得注意，『有一種情緒』分四段，每段都以：「有一種情緒」為開始，寫得極為整齊。而『我要為他們寫詩』分兩段，兩段的末句都是：「我要為他們寫詩」，一字不改。這種傾向於格律的詩，對溫任平來說，是不曾有的現象。

同年，溫任平再寫『樓頭』和『燈籠』。前者如下：

樓太高了不許他回首	(shǒu)
濁酒解決不了你的鄉愁	(chóu)
你在城裏等着握他的手	(shǒu)
他在城外找不到渡頭	(tóu)

首、愁、手、頭的韻尾相同，同是 ou，「首」和「手」的聲調同是上聲（仄），而「愁」和「頭」的聲調則是陽平（平），比大部份五、七言絕句的腳韻，還要整齊、一致。在形式上，『樓頭』的首、末行同是九字，中間二行則是十字，比五四時期的許多格律詩還要「格律化」。溫任平以「現代詞兩闕」為總題，顯然他是在模仿以前的中國詩詞。

從這兩個「一反常態」的例子看來，溫任平已有在詩中「格律化」的傾向和風向。

停筆了兩年，溫任平最近再提筆創作，首先發表了『我的抒情詩』（南洋商報「文星」12-8-84），其中第一篇：格律

年少的我，常沉緬於幻想	(xiǎng)
中年的我，更喜恣縱想像	(xiàng)
二十歲以前不敢去愛	(ài)
三十歲之後又愛得太荒唐	(táng)

不知道這是不是成長	(cháng)
它需要的代價我無法償還	(huán)
午夜夢迴常聽到幽幽的嘆息	(xì)
每一聲嘆息都來自我的心臟	(zàng)

太多的幸福是一種負擔嗎	(ma)
來得太快的快樂會令人憂傷嗎	(ma)
失望中的希望，希望中的失望	(wàng)
這些矛盾的詩辯使我瘋狂	(kuáng)

有什麼比十年歌唱和演講更荒誕	(dàn)
有什麼比醉中的豪情和笑語更狂妄	(wàng)
最真摯的話語猶似天上迷茫的星光	(guāng)
最凄美的結局其實不外是鏡花水月的虛幻	(huàn)

這首詩讀來通暢自然，作者在中韻上花了極大的功夫，近乎每行詩的末字都有 an, ang, uang 或 iang 的韻尾 (xiǎng, táng, cháng, huán, zàng, wàng, kuáng, dan, wàng, guāng, huàn) 這種有規律的音韻重複，使詩行扣得更緊，讀後令人有一種和諧似歌的旋律，流麗異常。這首詩共十六行，並不短，但溫任平却嘗試逐行韻腳相押，可見他已不再存有「現代詩必須廢除腳韻」的觀念，甚至達向傳統的格律形式作某種限度的認同。

除了音韻之外，這首詩共分四節，每節一如絕句般各擁有一行。

九月十六日，溫任平又在「文星」發表『菊與中秋』：

菊花垂首，瓶外黃昏  
讀罷清真詞，泡一壺

龍井，不能太濃  
伊有腸胃病

菊花垂首，中秋月升  
剝完瓜子壳，想做夢  
家國，湮遠如煙  
只有缺沒有圓

這首詩外在形式的格相當嚴謹，也很工整，兩節的前三句體制一樣，如下：

××××，××××  
×××××，××××  
××，××××

兩節第一行前句同是用「菊花垂首」，使『菊與中秋』更具格律模式。有一點應特別加以重視，即首節最後一行（第四行）是「伊有腸胃病」五個字，而次節末行却是「只有缺沒有圓」六個字。這一個「缺」正說明了溫任平並不會爲了遷就整首詩體制一致而戕傷到所要表達的意念，當他面臨形式與內容的沖突時，寧願取前者而犧牲後者，因爲現代詩原是不必體制一致的。

除了這兩首，溫任平最近發表的許多詩都已有或多或少的格律化傾向。

### (三)楊牧

在台灣詩壇，楊牧的詩是一泓流泉，婉約中帶幾分典麗精工，二十多年來，他不輟地從事詩創作，是台灣重要的詩人之一。

楊牧開始寫詩是在一九五五年，詩作多發表於『現代詩』，『藍星詩頁』（公論報），『創世紀』和『野風』。當時，楊牧才十五歲。

這個時期，『現代詩』，『藍星詩社』及『創世紀』是台灣現代詩壇的三大支柱，大力提倡現代詩，爲現代詩開拓疆土，另創新境界。

楊牧和前面提到的余光中，溫任平不同，他一開始便接觸到現代詩，並以現代文學爲創作對象。他的「現代化」是毋庸置疑的。

楊牧寫現代詩，但這麼多年來，他專論現代詩的文章很少，即使有也僅是論現代詩的精神，而非它的表現方式。

從『水之湄』，『花季』，『燈船』到『傳說』，『瓶中稿』，『北斗行』，再到『禁忌的遊戲』，『海岸七疊』，楊牧的詩風不斷地在改變，『燈船』是一個分水嶺，之前是以抒情詩爲主，之後是富於機智的敘事詩爲幹，而『海岸七疊』，楊牧自稱之：一本完整的，快樂的詩集（『詩餘』，『海岸七疊』的後記）。

在『禁忌的遊戲』後記『詩的自由與限制』，楊牧對於他的創作歷程與格律的限制有很詳盡的解釋，他說：

「我不諱言」形式問題，一向是我創作經驗裡最感困擾，而又最捨不得不認真思考的問題。所謂形式問題，最簡單的一點，就是我对格律的執着，和短期執着以後，所竭立要求的突破。突破是爲了肯定詩的自由，執着是爲了承認的限制。」

從『水之湄』到『北斗行』，楊牧的詩以自由體爲基礎。而詩的限制在他的意念中漸成熟，並且表現在他的詩中，却是一九七五年以後的事了。這一些詩，都收入『禁忌的遊戲』和『海岸七疊』兩冊詩集中。

在『詩的自由與限制』中，他也說：「新詩的型式方面而言，我的創作經驗也足以讓我向自己保證，自由詩體是現代詩的基礎，而天然渾成的格律（organic form）必不可免，乃是自由詩的限制。」

楊牧從事中國和西洋文學的研究，從他的創作和評論文章中可以看出，詩經的創作模式

與歐洲文學的商籟體給予他極大的震撼，我相信，這是他之對於現代詩的格律限制加以思考，並進而加以肯定，有着極大的關係。

詩的格律不僅是腳韻的整齊與字數、行數的一致那麼簡單，它也包括任何意象作有規律的出現或同一內容的不斷重復，形成一種自然的規格律。

一九七六年，楊牧寫了一輯四首的『禁忌的遊戲』（1—4首）。這四首詩均以格倫那達的草原為背景，貫穿全詩，與之有關的意象如：格倫那達的風，木瓜樹，苦楝，樹葉，三色堇，楓林，蘆葦，綠色的風和綠色馬，無花果樹，田野等，一再出現。這些綠色的意象，造成詩中內在格律的完整。此外，楊牧也以音樂貫穿這四首詩，這些詩句有：「G絃不易控制」，「苦楝垂直穿過五線譜的剎那」，「她終於學會G絃」，「一支吉他斜置在酒店的牆角」，「音樂逸失的時候」，「有人抬起屋角的那支吉他」等等。除了這兩種意象，還有許多意象在這四首詩中作有規律的出現，使到詩的格律自我渾成，自然存在。

同一年，楊牧也寫『味吉爾』：

長髮在我左臂上散開  
這時你枕作黎明的風  
風在我單薄破敗的袖中  
我枕着味吉爾

這時你凝望窗前的燈  
但我知道你在思想羅馬  
除了流浪和建國的殺伐  
你應該也記取一些好的牧歌

風來自嵯峨的金樹枝  
而這裏有一片淡墨的寒林  
寒林規劃着隱者的心  
我讓你枕着黎明的手臂

我枕着味吉爾  
聽到城的焚燒和頹落  
兵刀棄在晨烟的原野上  
海面一艘大船靜靜等候

這首詩的格律，根據楊牧自己的解釋：「是一首單純的四行迴增體，詠歎比敘事強。這首詩自成其格律，本質上脫胎自詩經的型式，所謂「四章章四句」，有它基本上的自由，也有它的限制。但我沒有完全因襲詩經的民歌風格，一唱三嘆的「反覆迴增體」（incremental repetition），決定加以變化，所以第一章末行的「我枕着味吉爾」，不出現於第四章之末，反出現於第四章之首。」

在『風雨渡』（1977），全詩八段，每段的首行交替用「現在這是出發的方向」／「這個方向現在是出發」或「哦！如此安靜」。

『微微有雨』（1977）的格律限制更昭然而現：

微微有雨我將牢記  
有雨微微飄落晚夏的蘋果樹  
等待收穫的耐心即刻成熟  
然而一時疏忽聽任它蒂落在地  
有雨微微飄落在放逐的心裏

微微有雨不可逼視  
 有雨微微打在剝復否泰的石牆上  
 歲月的斑斑在小風中掩藏  
 如今我正靜默建設思想的圍城  
 有雨微微飄落在搶攻的敵陣裏

微微有雨若即若離  
 有雨微微叩問疲憊的大地  
 白日的金鼓和夜晚的刁鬥  
 忽然間四面豎起決戰的雲梯  
 有雨微微紀念今日焚燒成廢墟

全詩三段，每段五行。這首詩的創作方式和詩經一樣，用了許多套語（formula），即「有雨微微」和「微微有雨」。這兩句分別出現於每段詩的首行、次行和末行。這首詩比起「味吉爾」來，更見格律的限制。第三段甚至還出現腳韻（離，地，梯，墟）。

楊牧在一九七七年寫的這數首詩，已足以證明，他重視詩的格律問題，並以創作實踐之。「現代詩沒有格律」的主張已受到質疑。

到了『海岸七疊』，近乎所有的詩都已「格律化」。這冊詩集收入楊牧七八至八〇年間寫的詩。

「海岸七疊」（1980）全詩七段，每段七行。共四十九行。除了外形上的完整和統一之外，這首詩尚有一個特點，即每段詩都有此詩句：「在一個黑潮洶湧的海岸」。這詩句的出現極富規律化，在第一段的第1行，第二段的第1行，第三段的第3行……。

而『第一場雪』（1978）的每段均以「今年冬天第一場雪」為首句。『會話』（1979）更見楊牧的匠心，這是『會話』的首段：

這件事發生在普林士頓  
 春雨似乎是停了又劈劈  
 還細微飄飄而淡淡的烟  
 浮遠浮近在林木的末梢  
 我正坐在窗口等候張望  
 不知道你在學校裡怎樣

『會話』共分三段，每段的形式和首段一樣，每段十字。這種全詩近似絕句的現代詩，是非常罕見的，與其說是楊牧的大胆創作，不如說是他對格律限制的執著與嘗試來得恰當。

一九八〇年，楊牧寫了一輯十四首的『盈盈草木疏』，這些草木分別為：竹，白樺，山毛櫸，山楂，林檎，梨，柏，山杜鵑，松，蕨，辛夷，薔薇，杜松，常春藤。每一首詩分兩段，每段五行，全輯一百四十行。

接着，在同一年，楊牧亦為他的兒子寫『給名名的十四行詩』。這一輯詩有十四首，每首十四行，不分段落，顯然的，楊牧有意仿效歐洲的商籟體。

從『水之湄』到『海岸七疊』，可以窺出楊牧從自由到規律的一條有跡可尋的脈絡。到此，詩人已近乎肯定了格律之在現代詩的必然性。

從余光中，溫任平、楊牧的創作歷程和表現看來，現代詩雖以自由為基礎，但仍然可以有格律的限制。

余光中和溫任平曾經寫過格律詩，而後大力擁護現代，對格律詩予以抨擊，現在，在他們的詩中又見格律。有一點不同的是：前期的格律詩是五四時期的餘澤流風，語言鬆散而不豐沃；現在的格律詩則是六、七年代現代詩的延續，語言慎密，意象繁富，保有現代詩的一切優點。

在馬華文壇，一般新秀的作品仍然很自由，毫無限制，而賦現代詩以格律的，都是一些

詩齡較深的詩人或詩作者，如溫任平，張樹林，林燕何，方昂，楊白等，他們的詩，或多或少，都會自覺，不自覺；自然、不自然地流露出一種秩序感，而這種秩序感，便是詩的限制。

現代詩已有格律化的傾向，造成這個現象，我認為至少有三個原因：

自從一九七五年楊弦的『現代中國民歌集』出版後，現代訪譜曲已蔚成一種風氣，影響了新加坡的張泛等人的「詩樂」，而「校園民歌」更流行一時。在馬來西亞，百嘯合唱團和天狼星詩社也做過這種工作。一九八二年，天狼星文化事業公司出版了一張唱片「驚喜的星光——天狼星現代詩曲」。在出版前言『進入一個新世界』中，溫任平這麼說：「現代詩需要普遍化，天狼星詩社願意看到有井水或自來水處，都有人會吟唱現代詩，這是我們出版唱匣與唱片的原由和動機。」從這種現象看來，詩和音樂已開始復合，以前紀弦主張的「詩是詩歌是歌我們不說詩歌」把詩和歌加以絕對分野的理論已完全被否定。這種轉變，造成格律詩的復甦。詩的腳韻和外在形式的一致將使詩更接近音樂，也易於譜成曲。因此，詩人對詩與歌的再認與擁護，是現代詩格律化傾向的第一個原因。

現代詩草創初期，為求新求變的急切，而罔顧傳統，並加以反傳統，這是必然的。在這種激越的情緒中，現代詩壇的先鋒們對五四時期的新詩表現方式的否定，對五四時期新詩的表現的誤解，我們也是可以理解的。現在，當大家創作了一個時期，再冷靜思考，已給於五四新詩應有的評價與地位，這個結一旦冰解，現代詩人對格律的距離已拉近了一大步。

中國詩的傳統可以說是格律的展現，從詩經到五四時期的二千多年，中國詩和格律已成爲一體，這種傳統自有其存在的價值，不能一揮刀便與之斷絕。現代詩人「反傳統」一個時期之後，深覺文學一脈相承之重要性，繼而向傳統回歸，向中國浩瀚的詩傳統汲取泉源。因此，格律之再現，是相當自然的，這是原因之二。

同期詩人的互相影響是很平常的事。我們不能否認，余光中和楊牧在港、台、星馬文壇的影響力，一九七六年，楊牧開始在其詩中加上格律限制，而余光中也在過後如此做，在馬華文壇，這現象出現得很遲。余光中和楊牧的詩已証明了，現代詩是可以加以格律化，影響所及，也有人開始嘗試。當然，除了余光中和楊牧之外，還有其他具影響力者，但在這一方面來說，他倆的影響力是頗大的。

現代詩始於自由，現在却稍爲出現限制，而到目前爲止，似乎沒有人提出反對，由此可見，現代詩之有格律，仍有其可取之處，是以被一般人所接受。我認爲，詩加以格律的最大好處是加強詩的音樂性。雖然說詩句子的重疊、頓分、倒裝等方法可以使詩讀來抑揚頓挫，但是，腳韻這種古已有之的技巧，讀起來，音韻緊扣牽絆，悠悠然更加強朗誦的特殊效果。從詩經的口頭傳誦開始，中國詩的傳統已告訴了我們，詩和音樂是有著牽連關係，詩除了可以拿來看，拿來讀之外，尚可以用來朗誦，甚至拿來唱。對於現代詩來說，這是一種進展，一種好的進展。動聽的音韻是詩的特性之一，不應以「新」爲理由就此將之逐出詩的國度。

格律也可以使一首詩產生秩序感，無論是渾然天成抑或雕琢精工的秩序，都可使詩的內在和外整齊化。這一點很重要，因爲它能防止詩的雜亂，使一首詩歸向一個題旨。一首長詩很容易脫離原軌，向多處發展，這種過度的枝展，將造成詩心反射不一。同樣情形也可能出現在一首短詩身上，因此，格律限制將會減低這種現象的出現。

在這裡有必要表明，格律之對於現代詩是「可行性」，這也即是本文的要旨之一，而非「必然性」。我認爲，現代詩是建立在自由的基礎上，在這裡，格律是一種技巧，現代詩人有絕對的權力決定在其詩中是否要加上這種限制，濫用格律不但會使詩流於僵化和固定化，也會戮傷到詩句子的活力與彈性。

從目前詩壇的情勢看來，現代詩有可能會在自由之外，趨向一種不定形式的限制。畢竟，現代詩人承繼的是中國詩的淵源，而非西洋文學。

# 解 韋

## \* 洪泉

現在，扶南獨自驚覺，昨夜爲什麼不把家鳳帶到司豐這兒來，這林中的路很像當年他們走在墾植的松林之中，只缺少氣勢萬千的松濤。他會告訴她，戰爭和死亡贊成否定，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也被否定，葉亞來的開拓和奮力發展也將被貶值了；血淚呀！就是林中落葉，將腐爛而肥沃大地而已。那一場戰鬥把時代分隔了，他經歷的戰爭，把生命輕賤又寶貴地奉承在胸口，那不是把內臟切除後放入乾冰運回家鄉的屍體，那不是割闔生殖器和砍頭顱的報導，那不是轟炸機在夜市以外使樓宇輕震的夜晚，也不是在蒼海逃亡的生命，這些都是藝術家分享的生命嗎？家鳳在十年裡讀卡繆，她必須給予解釋，她必須在這個陽光照耀的時刻解釋十年前爲什麼她不給予他信息和愛，讓他到戰地去冒險，在炮彈中爲報紙舔血翻屍，爲了金錢變爲戰爭奸商，結果一無所得，要重新在生活中奮鬥。

爲什麼我們不能永遠在一起分享樂趣。扶南站於樹下張望，他看到樹梢上剛冒出的嫩芽，也發現到地上的斷枝，他想像家鳳會俯身拾起地上的斷枝，然後告訴他一些事，家鳳豐厚的雙手，他真想又用力握緊它們，使家鳳盈沛血液的手掌在他蒼白的手中多姿多彩，像那山林的落日，爲不斷變化的野外色彩而在畫布前煩惱。她的手會微抖，爲打翻顏色的景色而顫抖，每幾分鐘看它們就換一次新裝。

想不到風和陽光，土地和天空，時間和空間，這麼難捉摸，扶南和家鳳曾經站在山丘上的天空邊緣，他們深切想理解明瞭自然界轉變顏色的玄機，眺望群山的豐彩，大筆渲染，磅礴的心胸就這麼赤裸地呈現。不需回顧，因那山不是傳了千年的山水墨韻，也不是四季不停轉換的繽紛肅條，都不是，那只是家鳳在紙上用水調了色，韻覺出來的印象。水迹像心中流的血，流過她的手掌，化成滴滴泛暈重重，一紙江山如此多嬌，倒在眼中的景物却時刻隨氣候飄浮，飄來飄去，風雲或絕陽，扶南和家鳳抓不住任何一天。俯瞻視平綫以下的樹林和炊烟，他們回到人間，木頭生長的大地，昂高矗拔的木，就是山河的縮影，急流般沖入迴身即逝，也不留着留着痕跡。家鳳，紙和色彩和構圖，土地的氣味濃濃地變爲一望無際的疑惑，這就是大地生長生命的

國度，扶南總是懷疑，林中有多少堅強的生命在陰影底下死亡，萎縮，生存，被迫亡而化爲肥助長須要昂頭才可見到的樹之碑。

樹木成了扶南在創作上不可缺少的素材，而山林也成了家鳳抒情的語言，她告訴了扶南她心中的世界。實在又飄渺。扶南一刀一刀切割，仍然是家鳳賦予的禁忌；一個只有愛的形像，火炎就是灰燼的禁忌，扶南對家鳳的感情像啞子一樣，只能用手指在灰上畫出心意，而家鳳却在灰燼之上添加焚燒的炬木，使扶南在明亮的黑暗中迷失，迷失在曾有擁抱和愛撫和熱吻和冷然而醒的清晨，鷄啼之後的清醒。他們回到生活，像已綻開花朵的簇簇，只在心中說着愛，又迷情在自己摯着的信念，顫抖的將來。

回到現實生活，家鳳仍然每天上課，扶南也只做他份內的事，兩人似乎忘却假期裡發生的事，尤其家鳳像斷然拒絕再繼那段情，扶南也對助教的生活失去興趣，斷然辭去工作，回到鄉村雕刻他的木頭，也常回來看家鳳，但他們很少深談，總是相視一會，靜坐看書，或在窗口看落日黑暗降在他們之中，然後一起去吃晚餐。

半年的日子過去。

兩人常在畫室裡默默無言，沉思變成扶南來找家鳳的課業。偶而一問一答，不着邊際的閒話。

家鳳作畫。那一次，扶南還記得，他在她身邊看她作畫，陪她。

家鳳漫不經心問扶南。

你去圖書館嗎？

所有的歷史人物都死了。

死了就算了。

死無對証，可惜可惜。

你很像個成熟的政客。

政客可以改變歷史。

你讀了那些改變歷史的書嗎？

我讀了報紙。

新聞？

隨時可以更改的諾言，可以更改的謊言。

白色的諾言？灰色的謊言？

對一些人是紅色的，對一些人是黑色的。

別珍惜那些諾言了，今天和明天都是日子。

讀了報紙，日子越來越難過。

很多戰爭嗎？

很多欺詐。

天氣預報準不準確？

個人、民族、國家、區域，都不信任氣象台。

氣象台一定把所有的雲染上顏色了。

不是。

什麼原因。



氣象台在報紙上刊登預報表明二十四小時，廣播却報告是在十二小時之內，結果在半天之內，僅僅半天時間，政客把人造雨雲的政策重述兩遍。

重述是什麼意義？

在國外要風調雨順，在國內要電腦，玩代數和數字遊戲。

真不值得，那些選票的價值。

還有納稅人請來的官僚。

他們在辦公室玩棋子嗎？

我看到小姐在臉上粉飾太平。

噢！畫面底下的油布是灰色的。

.....

扶南在一個可以看到月蝕的晚上，他邀家鳳去看圓月缺了的景色，他們在陽台上看月昇起來，月是明朗的，沒有將被蝕噬的徵象，天空一朵雲也沒有，向它望，那是一個袋子的口。記得當時他對家鳳說。他們都在袋中張望那個袋口，不久它將被收綁起來。家鳳也不亦樂乎向他提議去找個鼓來敲打，於是，扶南走向另一邊，假裝出猛力擊鼓的動作。和風拂送冷習的月光。聽不見鼓聲，家鳳笑了。你嚇不走天狗，也叫不醒我們的族人。她說。

想不到你今晚的話這麼鄉土。

我很想回家去。

扶南沉默看月，他猜想家鳳為什麼忽然想回家去。現在應該是季候風吹過馬六甲海峽；她的家鄉，那片有沙灘的市鎮在這個時候浮在雨上，渡盡過它被分配的青春，那是個新市鎮，不，那是個在月蝕之前就已存在的市鎮，只不過忽然在暴風雨過後，在土地上長出許許多多建築物的市鎮，被分裂為人口平均分佈的市鎮，缺少了土地，家鳳的家就在一年結束時候，被移近市鎮一公里，家鳳不再喜愛那座屬於她童年的農場的家，那座農場可能會因污染理由而關閉，她為什麼在月蝕的夜晚忽然說要回去呢？扶南望月，那是嫦娥唯一投奔的境地；她的背後有射落九個太陽的故事。今夜，她面對默默而來的侵蝕，默默而來的，默默而來的，橫斷的歷史，向最冷的深處鯨吞蠶食，被進步繁榮佔為已有的市鎮，變成選票的孤島，家鳳說那是她家族在那土地上彌留的舞台，她只能在美夢中擁有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一切東西，那為什麼她還要回去看將要中斷的美麗回憶呢？為什麼要跪在美麗的青春上數年輪呢？那是一座農場，但已不是豬的天折年鑑的目錄，它已改為鷄的歲月，六十天就可能落幕的血腥，還有又大又深刻的留念嗎？

看完月蝕就想回去看落日嗎？

我很想回家去。

扶南望月，月的東邊已呈現陰影，扶南瞪着月，用手指它，口中對家鳳說些屬於月的沉默回響，

兩人沉默看月，扶南的血中浮游着冷冷的夜血，他看到故鄉的月映在河中浮光掠影。冷冷的河，擁着水族，前面的人呀，請等等，排拒之後仍是排拒之後仍是排拒，今夜不是浮光掠影，而是侵蝕，不，是侵略！那是侵略的陰影，重重疊疊化為一團可笑的生命擲過來，重重的把族人的謊言掛起來，像死屍一樣地掛起來，沒有雲來裝飾，至少我們已經知道傳說中的謊言的良心，那是明月，但它已逐漸輸掉一個瑩潔的晚上，在現在與未來的日子，誰能預測我們生活在鏡花水月之中呢？誰能預測我們必須生活在奮鬥與吶歌裡呢？

我們的歲月在月缺裡低飛，你還想出國嗎？

我想回家去。

回去支取零用錢還是分財產。

我想回家去辦嫁粧。

什麼？

你看那月已中空了。

它不必再出嫁了，你辦嫁粧是什麼意思？

我要真正的嫁給你。

扶南聽了家鳳沖擊而出的語言，他熾熱的眼看着家鳳，家鳳微笑看他搖頭，他心底裡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事，她說的只是竹籤上印就的神話，讓猜測在古典的故紙中變得更遙遠。扶南再明白不過了，家鳳要嫁的不是肉體，她要嫁的只是一丁點的蜜月。他們同居了一段日子，他們不曾想過婚嫁，也不曾提過這回事，各自夢想各自的將來日子如何在互愛之外的狂熱不朽。

你選了日子嗎？

扶南的眼由熾熱逐漸平靜，逐漸冷然，逐漸冷冷的像冰塊中的光芒。

已經選好了。

扶南的寒夜眼神由家鳳的臉轉向天空的月，月中的蝕影已經向西移，陽台的寒風也吹拂着西移的陰影。

什麼時候？

我們回國之後。

回國？

出國！

噢！

扶南想起下午他們在巴士車中的談話，家鳳坐在他身邊，靠窗的座子，扶南也望向窗外，他不知道過眼留下什麼樣的景色，因為家鳳告訴他，唯有出國，我們的地位才會被提升一次，扶南不理解她話中的意義。

你不想出國嗎？

你呢？

我已經決定出國。

你比我幸運，你家庭的經濟允許你這樣做。

我在那邊等你，你來不來？

那要看看我的能力。

你把錢存一些，然後出來，我等你來。

扶南望着車外掠過的景色，那是家鳳眼中的景色，兩人所見都一樣，扶南像看一張白紙一樣，掠過的是一片已經留下的，家鳳眼中所見的又是什麼呢？火燒的冬天還是澄明的日子，相信她現在腦中正幻想着出國所見的景色，但他能和她共賞這份陌生的染感嗎？他還以為家鳳只是談一些時下年青人的仰慕國外生活的話題，但，現在他已經明白一個人要為自己理想奮鬥的衝擊力，不是所謂愛就能阻留下來，奮鬥遠比愛情更偉大，這是現代壓力下的理想者的力量，他的力量，但他總是被一種失望的情緒困擾着，家鳳也被這種失望困擾，可是她尋找解脫的方法是追求另一種陌生的生活，找更好的前途，一時之間，扶南自覺到自己是一粒陰影下的卵蛋，他藏在蛋中自窒而死。

你來不來，那邊的學位我已經申請了。

家鳳朝着望月的扶南說。

我必須籌到錢。

扶南心力交瘁，說着，月陰已在月中失去大半。

先籌到機票和半年的費用，就可以動身。

你向老子拿到錢了嗎？

沒有什麼問題，我父親答應給我嫁粧，我向他要了，有這筆錢就可以出國了，不然，我們都一起走吧。

不！

爲什麼？去那邊能夠找到工作的，先去語文學校掛個名，就可以居留下來。

我想以我自己的能力去和你相會，看看那時候我們是不是和現在一樣能夠相處在一起。

你還相信那個故事。

我相信那種感情，分別幾年考驗是不是仍然相愛。

恐怕我們都變了。

希望變得能夠使自己更快樂。

那邊的生活會磨練我們變成朽骨，但那是生活，不會使我們的心靈受到壓力，不可磨擦之精神之痛。

誰也不會明白我們的精神之痛，我們的掛念，良心的掛念。

唉，良心的掛念，藝術的掛念，人生的掛念。

.....

家鳳依靠在扶南的身上自嘲地說。很久沒有這樣依偎了，這一夜仰觀月蝕的風景，變成未來再見的企圖，它是盈存的餘情。

離別前的日場，兩人都沉默地生活在一起。像

這座山林一樣，日子在狂奔，兩人追逐着搖曳而過的陽光，家鳳忙着閱讀那些陌生的語文，他們散步在百感交驟的晨昏裡，偶而去午夜場電影，兩人回家爬那黑暗的樓梯，家鳳畫過這樓梯，樓梯的上空有一隻巨靈之足懸空踏下，扶南總是恐嚇她，結果兩人擁擁摟摟回到房子裡，然後相視大笑，這只是燈火交叉的時刻，不是現在晴朗的雨後早晨，扶南猛然想起立信和司豐可能在等着他吃早餐，他停步靜靜看這山林一眼。

扶南沿着回去的小徑走，他思潮起伏，十年了，結果家鳳回來了，他們並沒有生活在國外，而他現在有兩個孩子，家鳳仍然爲她的理想掛念。不斷奮鬥，不是爲了愛情。這個時候，家鳳不再焦慮，她可能坐在一處角落看報紙，這是她和他一起生活時的習慣，十年前，她總是在清晨到街角買份報紙回來，假如兩人在夜裡爭吵，他總會在清晨的街角等她拿着報紙走來，結果兩人相視而笑。

這次家鳳的展覽意義是什麼？扶南對這問題一直自問，她是不是在於表現自己的成績，她十年來在國外開了許多畫展，所得到的成績足以使她自傲，她並不要在這裡再展示她的成績，她爲了什麼？獻給自己的禮物嗎？

我回來的畫展，只是表達我的心意，增加一些信心，也想激勵一個沉默的心情，讓大家都看看一個新的希望，我只是藝術的過客，現在或明天就埋沒了。你看看能不能開這個展。

當家鳳和他見面的第二天早晨，早餐的時候，家鳳用小刀把菓醬抹在麵包上，扶南呆看她熟練的動作，抓刀抹麵包，這些手指，圓潤而豐滿，屬於康本第太太。他曾經觸摸過，手指，那是十年前的柔情，如今塗抹他早餐的食物的雙手；那些油彩，筆和畫刀也一樣在她手中運作，並沒有留下歲月的痕跡，遺存的是他們曾相識的動作，過去不會間斷或忘情的記憶中的動作。家鳳，她仍然美麗，只不過歲月把她改變成一位成熟的婦人，他心裡想，她是一位有丈夫的婦人，可是，她站在眼前，她仍然是十年前的家鳳，只不過豐滿了些，她，仍然是十年前的情人，十年前，他們從來沒有在一張屬於自己的餐桌上共進早餐，他不是主人，家鳳也不是當妻子的角色，以前他們的早餐地點都是在路旁的食攤子或咖啡店裡。早餐，這次是兩人共處一室的時刻，家鳳爲他準備早餐，多少年的夢想，像一幅畫深坎在心中，那麼熟悉而又像旁觀者的陌生感覺。

扶南遲疑的手接過家鳳遞過來的麵包。他緊盯那隻手，扶南的另一隻手想伸握那隻手，徒然縮回，把手中的麵包往嘴裡送，虎嚥。然後粗魯地喝光飲料，當他抬頭，接觸到家鳳溫柔的眼神，他閉上眼睛，迴避溫柔。家鳳就在面前，睜開眼就能看到

，這是十年來盼望能見到的人，在心裡存念掛想了十年的人，記得家鳳離開時，他還能埋頭苦幹，希望能一下子集存下那一筆錢，足夠他和家鳳在國外的一年生活費用，他等待家鳳的來信，可是，第一年，家鳳音訊全無，第二年，收到了家鳳寄來的一張明信片，上面只有可好二字，他拿着明信片在陽光底下，燈光下照視，希望能在明信片的邊緣上發現到另一些字，結果，他總是失望地閉起眼睛，希望在腦中能浮現出家鳳寫在明信片那個角落透明的字句或一行地址。結果，明信片殘破了，把它翻來覆去，可好二字像鐵絲似地烙在紙上，再也找不到多餘的筆劃，更無法在筆劃間領略更多的示意。甚至想把明信片分刮成兩片，看看其中是不是藏有其他隻語或留下地址，結果，只能在可好二字一口丁女子十畫之中幻想一線絲連的情，想像一個單身女子在國外的生活，學習和起居，他焦急像在曠野的風雨中疾奔一樣，喘息，張望，尋找，最後只像隻野狗一樣，滴淋在曠野看閃電和風雲四佈，連一點焦慮也觸挑不起，蹣跚在石礫或泥濘之中，只知道自己不可以倒下而已。

兩年後，他在戰火和謠言的酒吧裡遇到康本第，一個通訊員，他們都在談女人，扶南把家鳳虛構成一位生活戰士，她剛好寄居在康本第；他美麗的國家，康本第追問他，家鳳是不是位女神，扶南醉語斟酌，她是位藝術女神，我要為她建一座宮殿。康本第推他，笑他。醉生夢死。

扶南一直回想當時還發生了多少事，他向康本第說了些什麼？再也記不起來。為家鳳建一座宮殿的事，那是康本第在回國前鼓勵他，重提他唯一能給家鳳的自慰或諾言。我應該建一座怎樣的宮殿。他問康本第。回到你的國家去，開一家最好的畫廊，等她回來。康本第回答。扶南大笑。那就是安置她的宮殿嗎？我只能給她這些嗎？她只值這些嗎？扶南在康本第的面前哭了。他向康本第敬祝福酒。那時候，戰爭如火如荼，他們仍在小樓裡喝酒，飛機常鬼嘯而過，不遠處總是有炮聲，小樓似乎在搖晃。戰爭會結束的。你不回去嗎？你的女神總有一天會回去的。扶南沉默，回味康本第的話。這濃烈的夜，天空點綴無數流星，一聲投彈巨響，尾隨着無數爆炸。我是要回去的。扶南輕聲說。

家鳳也回來了。康本第說的不錯。

扶南沉默，他憎恨寂靜。

康本第怎麼不陪你回來呢？

扶南再也忍受不了家鳳的沉默。剛吃下的早餐在肚子裡壅塊不消。

家鳳靜靜看着他。家鳳的眼神安定。扶南避開她的眼光，緊盯住自己手指把剩餘的麵包揉成丸粒，他感到肚內越來越難受，那些吃下的麵包被膨脹

成巨團，一直向喉嚨冒上來。

你不能原諒我嗎？

扶南望着家鳳，他想抑制欲湧上來的東西，他用手握着喉嚨。

你很難過，我對不起你。

扶南緊閉雙眼，齒咬下唇，搖搖頭，搖搖頭，他猛然站起來，衝向浴室，椅子倒地的迴響和着他嘔吐的痛苦，他的眼淚也和着他的食物一拼而出，許久，他才感到舒服，當他看到浮在馬桶裡鬆浮的穢物，他的肚子綳撐着，又有再嘔吐的感覺，一股莫名的痛苦迴旋在肚內和喉嚨之間，他即忙拉水沖去穢物，轉身站立在洗漱盆前。從鏡子上，他看到自己蒼白的臉，臉上的皺紋，雖然還沾着一層過多應酬應有的光澤，但已呈老態，像已過中年的婦人數在臉上的油光。這不是扶南，他雙手緊緊抓着洗漱盆沿，緊盯着鏡中的臉，康本第比我還年青，在鏡中，他看到康本第的臉，在鏡中，他戴上康本第的面譜，可是蒼白仍然留在臉上。那時候，康本第也說他太蒼白，像個戰俘。如果不是當時，太太從家裡寄來了家鳳的信，一封湧露懷情的信，他也不會興奮異常把家鳳的地址告訴了康本第，要康本第回家之後去找家鳳，家鳳也不會在幾年之後變成康本第太太。康本第。扶南忽然對着鏡子笑了，沒有笑聲，鏡子笑了，康本第屬於扶南屬於康本第，笑了，康本第，他；扶南，他回轉身，他相信家鳳會站在浴室的門口親切地看着他，關懷地，因為他是康本第，他即忙掙開水喉，冰冷的水沾擊他，他把冷冷的水捧入口中，吐出來，再把冰冷的水撥在臉上，再用手巾把臉抹乾，再又用來壓臉，他知道家鳳站在浴室門口關切地看他，當他離開鏡前，又用雙手在臉上緊壓幾下，再對鏡子微笑，然後轉身向門口，他看不到家鳳，家鳳並沒有站在浴室門口。

扶南呆立一陣子，他頹然走出浴室，他看到家鳳在洗滌盆前工作，餐桌上已收拾乾淨，家鳳背着他，選用乾布抹乾杯子，她應該是自己的妻子，可是，她却是康本第太太，康本第太太，他心中有一團火燒起來，康本第，他受着深深遠遠而來的轟炸，不，她是自己的妻子。扶南望着家鳳的背部喘息，她的身體呼吸着成熟，扶南走過去，張開雙臂從她背後把她擁抱在胸前，家鳳掙扎，他放開手，家鳳轉身面對他，低着頭，似乎在沉思，她仍然在抹擦手中的杯子，扶南嘆了氣，家鳳抬起頭來，扶南聽到她說，覺得好點嗎？扶南注視着她，她眼中噙着淚，扶南一把抱她入懷。

在司豐的早餐桌上。

有多少話要說，一直藏在心底，都不能像雨水落下天空一般，一瀉而出，暢暢快快表達了了多少

年的愛和懷念。扶南望着窗外，雨落，迷迷濛濛把窗外的景物都淡入畫中，變得煙遠。就在眼前的人，都成了記憶的實事，多麼奇妙的事，悲戚的事，遼遠而切近，落雨的飄盪，不應該是悲哀的象徵，應該是瀟灑的，可惜，當家鳳在他眼前，他怎樣也站不起來，他總是覺得自己站在窗內看她在雨中，或他自己在雨中看她在室內，兩人之間隔了一層雨絲佈起來的透景，總有一個人雨中淋漓，不能舒舒服服站在一起，看相同的景物，不能共同生活在同一個季節，同是落雨同是落葉，甚至現在，她可能單獨吃早餐或和吳可春同進早餐，昨天，他交待吳可春和家鳳聯絡，把展覽事交由吳可春帮她，反正畫廊是吳可春的，他想，自己只是吳可春的跑腿而已，一個代替吳可春頂着名譽的人，吳可春利用畫廊玩他的嗜好，只要吳可春喜愛作品，不理評論界的批評，也不理作品的表達目的，都為那些仿制的創作家開展覽，又莫名其妙把吳可春這名堂輸送給這群創作家，然後他受到抨擊，而吳可春却能在那些他自認最有藝術才華的創作家們中炫耀，迎送奉承，他又戴上了吳可春的藝術面具，他感到厭倦，這家畫廊沒有真正的水準，只要吳可春認可的，都成了畫廊的畫家成員。吳可春是他們的支持者，他，扶南，變成一個在背後嘲諷眾生藝術名堂的人物，他是畫廊的主持人，但他是由藝術的支持者和被支持者來支持這家畫廊，使扶南也成了藝術中心人物，這就是康本第所謂的宮殿，為家鳳建立的宮殿。

扶南感到山丘上的雨聲挾着冷風把他圍起來，連屋壁和窗口都聳上了寒，他成了低低的荒月，沒有豐收，他僵硬坐在桌旁，直視窗外的景，立信說他是兩棲動物，立信看透了牠的行動，家鳳有一天也看透牠虛有其表。

扶南，你那位女畫家的展覽幾時開幕？

扶南在司豐的話中驚醒，他迷糊看司豐正在洗餐具，而立信却在早餐桌上翻閱書本。

今晚八點。

司豐停止手上的工作，轉身看着他，手中的杯子還流着水，立信瞪眼，手中的書頁還沒翻過，空氣裡剩下輕微的雨聲和簷前滴水。

今晚八點鐘開幕。

扶南搖了搖頭，讓自己更清醒。

你要來住幾天？

立信把書頁翻過，發出清晰的紙聲。

我受不了家鳳給我的警示。

什麼警示？

立信問。

我怎麼沒有收到請柬？

吳可春帮她，請柬一星期前已經發出，吳可春

發出，我是畫展主持人，吳可春是老闆，他對這畫展興緻高得很。

沽名釣譽。

沒想到他竟對你的愛人產生興趣。

立信的話引出司豐狐疑的眼光，扶南避開司豐的眼光，看了立信一眼，立信尷尬向司豐說。

司豐，看你開畫展的時候，吳可春會不會又奪了扶南的權力。

吳可春是老闆。

唉！沒怪可憐的扶南要逃避到這山居來。

對於立信的憐憫諷刺，扶南並不生氣，他笑了笑，他知道自己建不起宮殿，讓家鳳展示她的豐彩，現在讓立信來掀起他已經解開的蓋子，覺得自己暖和了些，風雨已經沒有那麼淒苦。

我來這裡並不是為了吳可春，其實，畫廊是需要吳可春，他能找來買畫的人，我不行。

看來你的古董店也要交給吳可春了。

不會的，對古董我比吳可春內行，我有我的顧客和交際，對古董的投資比現代作品的投資來得穩當。

何家鳳知道這些事嗎？

對於立信的問題，扶南答得很直率。

我告訴她，吳可春要主持她的畫展，這對她有好處。

她願意嗎？

我堅持她不要排斥吳可春，她認為我的畫廊是為她主辦畫展，吳可春只是一個僱客，其實，畫廊必須要有生意做才能夠維持，如果賣不出畫，怎麼生存，不要吳可春粉墨登場，老是賠本？那我可站不住腳了，扶南畫廊的主人，虛有其表。

本來就是虛有其表。

但是我還能為你主辦一些畫展。

那你怎麼可以不出席今晚的開幕禮？

你認為我應該去嗎？司豐，如果是你，你會去嗎？

吳可春不應該做得太過份。

這事和吳可春無關，我只是無法接受家鳳給我的事實。

何家鳳和你的關係，哦——我不了解你的心情。或許我們能在她那兒得到一些啓示。

司豐，去看看你的作品，好嗎？

扶南說着站起來，走向工作室。

喂，扶南，你不去參加畫展開幕嗎？

立信向着扶南的背影問。

看完司豐的作品才打算，你急着去親熱吳可春嗎？

豈有此理……………

扶南聽到立信在背後喃罵，司豐陪他走向作品

在司豐的彫塑作品前，扶南更自覺感到孤寂無奈。粗大的坭柱重疊，兩個傾斜的互相交叉的透視，把空間渲染孤獨的張望，尤其是傾斜頂上的一粒石狀小坭塊，孤獨在上，企望半壁江山半壁陰影，却看不到自己影子會掉落在地上。

這件作品留給我。

扶南撫摸着坭塑對司豐說。

你要它來幹什麼？又不是古董，又不是讚頌美好的人生。

它和你的心情，也有我的影子。

就這麼簡單。

還有很多，你要我都講了嗎？

對，我要你把我該給予的都告訴我。

它不是你，也不是我，它給每一個有這種心情的人孤苦，給良知沒有麻木的人和有尊嚴的民族，它是騰圖，每一個人掌中的生命綫。

你把它看得太偉大了。

這是受傷的命運。

這只是你自己對命運的感觸罷了。

或許是也！你却感到受傷的承擔。

扶南再沒聽到司豐回答他，他輕撫彫塑，坭塑表面一層皺圈，一圈一圈迴着坭柱而上，直到頂上石狀的小坭塊，襯托小坭塊的表面光滑鑑人，像骨節的銜界面。

你是怎樣在坭上造這些皺紋。

壓力。

壓力？

壓力！

扶南搖搖頭，他不明白，他凝視彫塑，想在作品上找出直接的答案，許久，他愕然，笑笑，點點頭，回頭找司豐，司豐站在另一座彫塑前。

一座彫塑，坭塑原作，還是坭柱，底座坭柱，刀鑿痕極擊，受其上壓一段的半邊坭柱，光鑑的半邊平面上，一條長水彎曲而下，另半邊的孤柱破鄙不堪。

這是自然的殘山剩水嗎？還是民族………？

扶南講不出話，他看到司豐緩緩舉出他的雙掌停在他的面前，他看到司豐手掌上明顯的手紋，手掌中的感情綫和理智綫連成一綫，左掌理智綫上多了條綫，右掌感情綫上也多了一綫，他驚愕看這雙手掌，這也是從來沒看過的事，直到司豐把雙手放下，他疑視司豐。

司豐，這是什麼意思。

算了。

司豐走向另一件作品，扶南再看一眼坭塑，突然感到有一股說不出的苦惱，想踢它一腳，當他轉身看司豐的時候，他又驚得了，司豐正向他招手，

司豐的身旁企立着一條與他齊高微彎的粗坭柱，和司豐穩直的身體形成說不出的語言。扶南走近，才看到坭柱的頂端劈裂開，強烈地被撕裂開的森然之口，司豐碩壯的身軀在它的側邊，他頑朗的頭；精神飽滿，更確定森然的裂口是受到摧殘，完整的大地之神站立起來受到摧殘，但，它還是定立在他的面前，司豐把他頑朗的精神注入森然的裂口，使摧殘還是完滿企立在司豐的面前，不屈不伸，兩者共存。

你的雕塑還沒完成？

還沒有翻模。

為什麼不完成？

很想完成它，可是完成之後又怎樣？

怎麼一回事，有困難嗎？

有兩件事，它太大了，如果把它們翻模，需要錢，那兒來的錢，我的陶器又賣不出去，看來只有讓它像那些一樣。

扶南順着司豐所指處望去，只見十多座用塑膠袋套住的雕塑。

將來你要怎樣處理這些作品？

任其自然。我不應該做這些東西，這麼大的作品，根本沒有法子完成，幹這行要本錢，這些錢投下去根本再拿不回來，誰來買這東西呢？

你可以先完成幾個作品送去展覽會，參加聯展，有一兩個團體不是每年有主辦藝術展嗎？接受評選或落選都無所謂，試試看，先把名堂搞起來，有了知名度，你還怕什麼？

能夠嗎？我試過，找了錢，花了大把時間，完成三件作品送去，結果，我的一件作品入選參加展出，放在一條迴廊裡的角落，我是滿足了，可是，當我把大家的作品比較之後，我不以為然，這個展覽會的水準值得懷疑，如果說落選的作品差，那麼，還有非常差的作品被陳列在展覽會場的中心，它的作者竟然是當局要捧起的人物，那個藝術家和當局主事人有密切的關係，同性戀集團的人。

他們要強調某種文化概念，提携自己人，這種情形在每個團體都存在，尤其特別強調某種特徵和集團的代表性，而不是以創作觀念和表達的迴響價值來取捨作品，像我們的學業，成績與學額一樣。

我看還是搞個展，現在還有某種潛能。

本來，創作與藝術文化是屬於團體的，可是，現在我們只能以薄弱的能力來發揚，這種私營似的方式，自生自滅，我們的創意會消失的，反回來說，如果連創作意志也必須迎合集團口味，那個人和團體之間就有鴻溝了，到底我們還是自由的，可惜我有能力完成作品嗎？掌聲不會屬於我們的。

我找吳可春談談。

吳可春？不用了，他沒有興趣，他看過這些作

品。他來過，他要支持的是他的同道。

這個傢伙，我真想踢他。

那麼，你要怎樣處理這些作品？

順其自然，有了錢就完成一兩個收起來，如果它乾了，就算了，誰叫命運是這樣呢？

你從沒賣出雕塑作品嗎？

沒有！

命運是這樣子的嗎？

那又怎樣？你生了病，也拿了醫生的方子，可是，你不知道自己得了什麼病，連吃的是什麼藥也不知道，因為你生命的權力不能配合你環境給你的權力。所以我們時時刻刻接觸到的生活，意志，概念，要求，都和我們的血緣越距越遠了，這就是命運。

真不敢想像。

有時候，地主來收租，問我做這些東西有什麼用。我在不忙的時候，在睡前，都在想這問題，真的有什麼用呢？和我有血緣關係的人都不瞭解我要表達的意念，別說別人已經關閉了的窗戶，有人願注視一眼或接受嗎？可是，第二天，感到我還是需要工作，我不願意放棄，我知道沒有好成績，將來，在別一個處境裡，我不能做得更好，也不可能賣得出，所以我必須要求自己別放棄我將來的希望，我越來越想做雕塑，我的草稿，概念設計，思想大都在這方面，陶器反而少了。

爲什麼？

我沒有能使你更能理解的理由。

吳可春曾經來買過你的陶器。

有，不多，當禮物送給他的朋友，做些杯子，還要我用釉下在杯子上寫些字眼。

扶南和司豐站在陶坯的架子前，立信早就在架前看陶器了。

吳可春要你寫些什麼字在陶坯上。

立信問司豐。

噢！是這樣寫的，爲了我們的團結和利益，祝你健康和快樂。那些杯子就是吳可春訂做的。

扶南看那些陶杯，果然，杯上都用鉄繪寫上字眼，扶南讀那些字，以驚疑的眼光看司豐，司豐聳聳肩，笑了笑。

司豐，這些字都是他要你寫的？

是呀！但我奇怪他爲什麼要寫這些和他不相干的字眼。

什麼精神團結，什麼榮譽與權力是決策，什麼爲我們與國家帶來利益，什麼只有我的策劃方案才是生存的條件，什麼延長我們的勢力，什麼集團的勝利才是我們的鬥爭……立信，你覺得很好笑嗎？

扶南把杯子放回架子上，回頭向大笑的立信。

你覺得很好笑嗎？一個月性戀者要建立他的王國。

噢，沒想到你是可春的詮釋人。

哪，我可變成了他逐鹿的史官。

扶南指着司豐大笑，司豐拍打立信的肩膀大笑，笑聲中，滴滴答答的簷前水珠震成一串串，再轉變爲水簾，把笑聲圍在屋子裡迴響。

噢！又下雨了。

下雨了！

怎麼回事，從昨夜我來的時候就下雨。

你不回去嗎？扶南。

你要跟我們走嗎？同性戀集團的史官。

司豐，你還是跟我們走吧！他，說不定正在爲何家鳳小姐傷神或焦急呢！

你們兩個怎麼像孩子一樣。

扶南不想多說，自個兒走向陶窖。

好了，好了，扶南，我想回去，我受不了這裡的風雨，一整夜，現在雨又大了，司豐，你去嗎？去看看扶南情人的展出。

你別激動，別老是諷刺他，好吧！我跟你們去，你先耐心等待，等我把這些東西整理好，行嗎？

喂！扶南，司豐也要跟我們回去。

扶南看陶窖上的磚塊，磚已破損，看來這窖再不多久就要崩了，那破損的部份，被火不斷焚燒而蝕腐，經年累月的痕跡，像水滴在石上一樣。破蝕不堪。雨在屋外平平隱隱地下着，落下的水聚成汪洋一片，滴滴雨水，閃爍迴旋，閃電把雷聲把煩惱塞入胸口。把水面擾成風雲，不斷擾亂了。家鳳。所說的謊言，也在他心中像水一樣渾亂。

天上的雲一卷又一卷，堆聚在一起，從西邊湧上來，馬六甲海峽的風雲，帶來了雨。可是，東邊却沒有卷雲，陽光普照。清新的空氣映照着清新的天空，碧藍的天空稀有薄雲，扶南望望車窗外，這一片大地。他把車子停在高丘上的公路旁，站在車外看大地，前路正直伸向起伏的山丘，然後在望不見的那邊落入丘下。馬六甲海峽的風雲湧上來，擴張地湧上來，西南西北和南方也有了堆積雲，所有可以望見的山丘都在林中的霧裡消失，迷迷濛濛，像被馬六甲海峽的湧雲覆蓋。大地上的陽光忽然消失。

這本來是陽光普照的大地。

扶南對司豐和立信說，立信聳聳肩，一副無聊無知的樣子，司豐的憐憫的眼光看這片風景。

可惜現在吹的是西北風，從海峽那邊吹來，如果從南中國海吹來的東北風，我們這兒不會有這麼多風雨，風雨泛濫了大地，陽光普照的大地充滿了災難。雨再續繼下，財物和生命的價值變成了雲烟。

司豐對着天空指指點點說。

多奇怪的說法，按照理論來說，應該是在東北季風的時候才是多雨的季節。

是的，在東海岸刮東北風時候，才是雨水最多的季節。在我們這邊就不這麼說了，時常都是在西南風吹的時候，海峽的風雨悄悄來，沒有東海岸的風浪，悄悄下着，不會一雨成災，雨只是自然又不受管束地下着，直到有一天，才發覺水漲滿了溝渠，河流、大地。

司豐回答立信，他又向扶南表示，他的手勢加強他的觀點，扶南以沉思的眼神看這風雨大地。

這太可怕了。

立信說。他看扶南沉思的神情，扶南正好望向他。

這種雨比東海岸的暴風雨還可怕，那兒可以在暴風季節封港。這兒却不能，如果河流遭到人為的阻塞又沒有加緊疏通。水就在膠林，甘榜、沼澤、稻田、森林、工廠區，剛開發的大地，甚至沒有水道的建築場地，一寸一寸地漲起來，帶來了泥沙、垃圾、動物屍體，分離的植物，像人類的野蠻和罪惡一樣，把土地和城鎮都浸淫了。

司豐，我覺得你對雨沒有好感。

你不知道的，扶南，我們並沒有防患未然。

是的，防災是一份艱難的工作，只要有一方面以為這是天意或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源流，那就完了。

可惜我們不能防患，我們的能力有限，風雨無情，獨木憂心，我們能忍受的，只有期望風雨不多。

希望我們的政府沒有忽略你對水災的關懷，我們的人道主義者。

立信笑着對司豐說。

雨又來了，我們走吧！

扶南自個兒先坐上車後座。立信和司豐也跟上來，扶南要司豐駕車，司豐只好當司機。

車子在雨中行駛，汽車在司豐小心駕駛中努力突陷雨圍，而雨，仍然在扶南的眼裡迷漫。他一直感覺到自己被圍困在乾巴巴的飢寒之中，雖然窗外落雨如傾，他認為自己是一隻困獸，無法解圍而出，他需要雨水，他也曾和家鳳在雨中並肩默默而行。那時候他沒有這種被困的感覺，雖然濕淋淋地在雨中奔跑過，仍然覺得他們能夠找到避雨的地方，也沒有現在這種被囚困的感覺。

你畫過風雨嗎？立信。

沒有。

坐在前座的立信回答扶南，扶南看到立信正望着駕駛座上的司豐，司豐問後座的扶南。

你喜歡風雨的畫面嗎？

扶南沉默，他想起一件事。

何家鳳畫過是不是？

立信回過頭來問扶南。

扶南不回答立信，他的頭向後仰靠，他想一件事，那一年，迷迷糊糊，雨在一個黃昏突然傾盆，然後就是幾十個小時不停地狂暴而來，迷糊中，他也聽到一個同樣的故事，狂風暴雨連繼幾十個小時，淹沒了生命，也淹沒了大地，還有人性，這是在夢中最難忘的事，同樣的故事，年代和背景，同同樣的報紙上發表了同樣的照片，汪洋一片，水流成河，河泛成茫茫天地，汪洋一片，有的生命成了冥茫中的水族，同樣的照片翻印了又翻印，只要有水災就有這些照片，只需要強調人性和團結時也印了這些照片，這些照片，它是歷史了，它是國家歷史的証據和人工刻劃的自然界寫照。剩下的生命就看這些汪洋照片，能夠得到怎樣的警惕呢？剩下的生命成了攀鱷的後裔，在茫茫汪洋的照片中看汪洋的歷史，看水災苦難冥茫的故事。成了生活的回憶，雨的故事，雨的回憶，雨的歷史顏色，那是人工變調的明度和彩度，那是冷煞的希望，家鳳曾在畫布上表達了那場醜惡的風雨，沒有人性的，只為呼風喚雨，誰也忘不了，誰也會感到恐怖的風雨，只吹着某一個方向，並且摧毀已成長或未成形的生命，水，一寸一寸上漲，罪惡也隨着風雨的顏色變成血紅，把活躍變成蒼白的臉色或行屍。它奪了生命，奪了財產，也奪了生存的價值，每一場水災都奪去生命，水裡的人呀，還不超生？水上的人呀，還不超生，結果椰樹也傾斜了，生命變成攀鱷；偷生於朽木上看冥魂在水中超渡，這是個可怕的風雨年代，能使人耳鳴，能使人眼睛變成茫然，能使人臉孔失色，恍惚不知身在何處。家鳳在畫雨的時候把它改變成殷紅殷紅的血，流注在生命已出竅的軀體上；良心空洞的五臟內，他自己只能把魚屍放在水面飄浮。

待續

請以實際的行動支

持馬華文學——現

在就訂閱『蕉風』！

# 空虛與永恆

\*黃潤岳

## ——答梅真讀友書——

前次收到你的信，問我那裡可以買到我那本『黃金時代』？簡直是又把我拖回到那黃金時代。我重讀一遍，童年往事，歷歷如昨。再看那本書是一九六二年三月五日出版的，匆匆已是廿餘年。三月五日是我的結婚紀念日，不久就要慶祝卅九週年了。

退休來加拿大，我把自己比作蘇武。孤孤單單的遠適異國，牧守（不是牧養）着自己的一群羊。想起一九四八年秋，我夫婦兩人帶着一個一歲不到的女兒，從南京到馬來亞。沒有一個親戚朋友。我比作是坐飛機用降落傘跳下來的。幸好我都能隨遇而安，很快就適應了新環境。

在大馬廿六年，完成了我的學業，先後赴倫敦大學及哈佛大學深造。建立了家庭：四女一兒的成長和教育。奠定了我的事業：堅守獨中崗位。就某一種程度來說，立德立功立言，都有一點點。我的人際關係廣闊。就如你我，連萍水相逢的機緣都沒有。但是，你一紙書來，使我感到溫暖。居然仍有人想看我的自傳！可謂受寵若驚。因此立刻航郵寄贈我僅存的第二本。如今只剩下孤本了。大概也不會再有人問我這些了。

因為不時會有一些讀友們寫信來，我的原則是信有必覆。想不到有一位讀友和我斷斷續續的通訊近廿年，至今仍有聯繫。更奇妙的是我來加之後，重皈基督。皓首窮經，敬虔事主。她若干年前也受洗為基督徒。我們的關係又加深了一層。好多年前，她的媽媽還問她我是不是她的男朋友？（她比我最小的女兒還要小過十歲八歲。）我寄了書與你之後，我猜想你會回一封感謝信來。幾個月沒有消息，我也就忘記了這回事。新年時收到你的聖誕卡和短柬。我也就不能不像你重讀我的書之後的感慨萬千了。

你竟是「我要我的弟妹仔細閱讀，希望他們都能從中有所啓發」。我真不知道我那本書能給他們多少幫助？

不過，我的童年的確是快樂的。你的六位弟妹有你這麼一位好姐姐，他們是幸福的。至於「他們熱衷於分數的追逐，反而忽略了讀書的本意」，我想是環境使然。在大馬，一重重的政府考試，正好

像篩子一樣，愈來愈孔小。不是最精細的便被淘汰。被淘汰下來的，不只是自己的前途蒙上陰影，連父母也失去光彩。學生們能熱衷於分數，並不是不好。我四十六歲赴英倫深造，頭幾個月讀書讀到頭痛失眠。當時峇株民政長官英人懷德寫信勸我：「你在倫敦應該多參觀博物院美術館，看芭蕾舞、話劇、歌劇，看足球賽，上酒館……書可以買幾十本回大馬慢慢讀」。一言驚醒夢中人！加上導師看見我讀得那麼辛苦，替我安排一個時間表：拜三晚看戲，拜六參觀博物館之類，晚上逛街；拜二拜四晚上上酒館喝英國苦啤酒，和當地人混成一片。禮拜日隨便作自己高興的事。有天下午，我想請假去看馬戲。他立刻答應說：這是應該的。

我們的「十年窗下無人問」，並沒有錯。只是不要忽略了消閒。工作與休息（應該是娛樂與消遣）要平衡。我只希望你的弟妹們看了我的『黃金時代』之後，知道如何去安排生活的另一面。分數是要的。除了爭取分數之外，還要爭取如何培養自己的興趣。正好像一個人除了工作賺錢維持生活之外，也要享受生活的情趣。華人的傳統是提倡節儉，視為美德，把生活的享受列入「非必須」，甚至於目為浪費。於是，我們都成為守財奴。一生都在為錢作奴隸。積得錢多也是一件賞心樂事。一方面是生活方面有安全感；另一方面是財富使人尊敬。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孟子特別提出了義利之辨。義是對事對人，對自己仍是克己復禮。認為生活的享受與調劑，都是人欲方面的事。這樣一來就有偽君子與假道學了。

那年吉隆坡華校教師總會的新屋落成，要命名為教總大廈就引起很大的爭論。自己的房子怎可稱為大廈？然而這大廈兩字到底犯了那一條忌諱？這就是君子的謙虛與執着。

為學的目的是學做人。做人的目的第一是解決生活，第二是享受生活。從前我提倡做人是要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所謂君子是也。現在我要補充：君子是品德人格的建立，對於人的生活的意義和內涵，也就是有關自己的生活的本身，更為重要。（這句話有點玄。所謂生活本身就是它的真諦——真正的意義與價值。不是用模型塑製出一個君子



，而是培育出真正的七情六欲協調的有本來面目的人。)一個人能夠循情順理的平衡發展，便是君子了。(因為君子必須需適合社會的時空環境。華人社會中的君子，在某些方面可能成為西洋社會的小人。例如洋人上餐館分攤費用，在我們看來殊為不雅。他們看見我們搶着付錢，更是莫明其妙。)

一個人要生活得快樂，必須對於生活有認識。我們常說的人生觀是也。人生觀既是一種看法，可以說是知識；也就是講起來頭頭是道。面對着現實，做起來又不同了。要能夠做出來，便是經歷。例如每個人都知道金錢是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但是真正視錢財如糞土的又有幾人？知之匪艱，行之維艱。正好像一個基督徒，他上教堂，也奉獻，也為教會服務，更讀經祈禱。看起來是一個典型的基督徒。但是他缺乏神的生命。而神的生命是活潑的，成長的。

我們要快樂，有兩個條件。第一是滿足，第二是有依靠。俗語說：知足常樂。那就是說：人的欲望是無法完全滿足的，我們要適可而止。不覺得不足，同時也不必擔憂會不足。在緊急法令時期，我的生活不成問題，我很快樂。但是我擔心萬一我有意外，妻兒的生活怎麼辦？於是我買人壽保險，又加意外及謀殺保險。如果我有三長兩短，保險公司會有一大筆賠款。後事有了依靠，我就一無掛慮了。

到我退休的時候，我領回了那筆保險金。兒女們的教育次第完成，我夫婦無憂無慮的作逍遙遊。英國加拿大紐西蘭美國，兜了一個大圈子之後，回到加拿大。我應該是最快樂的人。事實却不然。

這屬世的一切都滿足了之後，反而形成了一個大空虛。功成身退，兒孫滿堂，不愁衣食，沒有煩

苦。這正是每個人馨香祝禱、夢寐以求的。我無意而全然得之。胡復何求？胡復何求？

殊不知這胡復何求的本身，便是不足和無靠。在生活中沒有奮鬥的目標，沒有工作的挑戰。吃吃喝喝的所謂享受，閒閒散散的所謂自在，過不久就膩了。餘下的歲月，難道便是這麼渾渾噩噩的拖到死為止？從前的人生觀、為學與做人之道、君子之風，都成了往事。我怎樣來重建一套新人生觀呢？

寂寞的十六歲，尚有許多前景。徬徨的六十歲，簡直只有坐以待斃。而這豐衣足食的日子，有如太牢裡象養的牲犧，等候祭祀那天好去宰殺。我對於已經逝去的人生，不管有如何看法或做法，回首前塵，竟是無缺無憾。如果有不堪回首的往事，可能還會有惋惜追悔之情懷，不致於如此留下一片空白。(人的感情便是這麼古怪！)

套一句不十分恰當的話，功成身退之後的日子，正是「日暮途窮」的寫照。許多年以前，我有一位朋友遠遊歸來，送我兩件紀念品。他說在紐約登了世界最高的建築物——帝國大廈，由美赴英是乘世界最大的遊輪——伊利薩白女王號。這兩件禮物便是在屋頂和船頭買的。今後一生都滿意了。今天他仍健在。可是，這世界已有更高的屋更大的船！我的世界之最，屈兩手之指數不完。等閒事，都是屑不一提的。還有什麼更美好的我不嚮往呢？難怪我要獨愴然而淚下了。

於是，我從書箱中找出那本塵封已久的聖經來。皓首窮經，不捨晝夜，我失而後得了重生，找到永恆和永生。千年如一日，過去的六十多歲又算得什麼？其正是有如白駒之過隙。這副亂皮囊遲早會要解脫，羽化而登仙。我却可以在那新天新地中與神無盡期的同在。

## 海岸以西

\*林若隱

再跨一步罷，路已行盡  
 跟前是夢，夢在跟前  
 再跨一步罷——  
 夢中有人披紗，有人披麻

有人自渡頭那邊落足  
 據說水路到此  
 為畫，你幾時回歸呢？  
 李 候風已不能掉頭回括

一張帆檣，在夕日中  
 照映一條血路，鄰舞却不能歸去  
 海岸以西，據說水路到此  
 逸失，你不如往夢裡尋去

或見明月載水行舟  
 渡向一場暴風雨  
 你是暴風雨中心的人嗎？  
 或者一個遊魂，久久

無能肯定自己的歸向  
 再跨一步罷，路已行盡  
 一步之後你是夢中人  
 是要披紗呢？

還是披麻？

## ● 長篇連載小說 ●

## 茫茫夜

· 鍾瑜 ·

麗芳默不作聲地，傾力把沉重的木箱推動着。上頭滿載着各式日用品。兒子若輝，也和母親一起，拼力地把木箱推得轆轤響。街上四處都是塵埃飛湧。人人都倉惶地，向街前街後的各處奔去。兒子若輝，在早晨的陽光下，抬起嫩臉，望向眼前碩高的父親。他的表情，比過去更然熟絡和接近父親了。他的眼瞳裡，流露了對父親的企慕和敬愛。他蠕動了嘴唇，像要說什麼又不說的，對着偉良，勒索着一種天真的憨笑。偉良兀然感覺到內心的搐痛！他在孩子甫生的那一年，還以為自己和麗芳，將在孩子的身上，看到自己的新憧憬和新希望。但是，事隔多年之後，光陰不再，而孩子已八九歲的稚齡了。而他夫婦倆的憧憬和希望呢？生活的重担，一日沉重於一日，而時日就在不覺間流逝了。而生命和生活，仍然處在黑暗的茫然間。有時候，人真的會感到，一切當年的理想和豪情，有時都會變成事實上的諷刺和荒謬！

和偉良一樣，麗芳也同時，好像讓同樣的心事盤據着心胸。她沒有則聲地，只是用手摸摸一下輝兒的腦壳。她對孩子的期望，當然是十分殷切的。但是，誰能知道，孩子的將來，會是怎麼樣的一幅遠景呢？我們看到，許多父母都企望兒女成龍成鳳。而事實上，孩子的將來，有幾個能令到父母寬心和悅樂的？——麗芳看到偉良呆立在街頭，她提高聲嗓，對他提點說：「偉良，我們上菜場去了！你要早點回家進晚飯哦！」她說完，對兒子若輝慈藹的說：「輝兒，幫阿媽把車子推上菜場去！」孩子點了點頭，和母親一起，把滿載日用品的小車，轆轤聲不絕的推向熙攘的街頭。而偉良站在街衢上，用吟嘆一聲，代替語言的，把她母子目送上，陽光漸漸泛濫的街頭。

偉良在街隅上，呆立了半晌，才讓自己的思緒回復過來。他感到心頭上，有無比的沉重。也許是昨宵睡得不夠，讓他感到腦袋裡，好像充斥着混亂的感覺。也許，剛看到孩子，讓他感到前程的茫茫無着。一種欠缺安全感的恐懼，在他的心腔裡油然而生。他感到生活迷茫，也不知道何處才是彼岸！人在這生活消費高漲的大城市裡，面對着巨大的生

活壓力，如果人不是變成頹唐和消極，就會孤注一擲的鋌而走險。要迅速而有效的改善眼前的經濟處境，有好些人就撇開了正道和正義，而攀搭上了邪惡的力量，而期盼自己能一旦顯貴的，洗盡窮酸氣！

偉良沿着街上踽踽獨行。大多數人，都是一臉上愁苦和失意的表情。這個城市的失業浪潮，幾乎淹沒了城市下層階級的各個角落。沿街都是失業漢和流浪漢。他們坐在路邊的石墩上，或偎在枝葉剝落的枯樹下，用失神而呆滯的眼光，望向車水馬龍的街面。幾個老人，向着腰幹，蹲坐在一棵枝葉疏落的竹柏樹下。這裡圈繫着幾只黃牛，旁邊是一印度人搭建的簡陋木屋，一個頭纏着白巾的印度人，正在焚燒着煙香在禱告。屋外的一群，枯坐無聊的老人，不住用呆茫的眼光，望向街上綽綽的人影。一個販賣水果的小販，正蹲立地上切割西瓜。陽光把他手上的尖刀，騰耀得灼灼發亮。一群蒼蠅正攀爬在他的攤檔上，走過的人，都不覺用詫異的眼光，望了望密佈着蠅群的西瓜。

偉良在西瓜攤檔畔，歇住了腳，稍為走近竹柏樹蔭下，向那一群無依和無助的老人們，用憐憫和同情的眼光，佇望了幾眼。這時候，他才看清楚了，有幾個肌膚菜白的老年人，各人都在自己的腳跟處，放置了一只漱口盅。在各盅底裡，疏落地放置了幾枚銀幣。偉良到這時候，才認清楚他們是行乞者。一個老得臉肌皺摺，雙眼起着白霧障的老人，對偉良抬頭眦望着。他像看到了一舊朋友似的，嘴角蠕動不休，想說什麼，但又說不出聲的，盡讓一泓涎沫，涇涇地自嘴角流溢下來。偉良在市聲頻仍中，仍可聽聞他在喉膈，透出濁重的痰湧聲。偉良很感慨然的，自褲袋裡，掏出了幾枚銀幣。他匍下身軀，在各老人的漱口盅裡，各置放了一枚銀幣。盅底擊引起叮噹的迴響。老人們露出一絲酸澀的微笑。而木屋內的印度人，也偎在門畔上，對偉良眦望着。那販賣水果的攤販，也放下手裡的西瓜，對偉良瞅望着。

在這個雜沓的城市裡，到處都是堪憐落魄的無依者！——偉良想着，心裡也感到萬分的難受和鬱悶。他舉步向街隅的另一角走去。在那裡有一堵殘牆。牆面上堆貼着各式的廣告市招。在香煙和美酒廣告的廣告畔，貼滿了各政黨的競選宣言。也有各式動人的口號，用四種語文書寫着。有幾句特別引人注目的，寫着「把你們的未來，完全托付給我們！本黨將為你，和你的下一代，創造繁榮富盛的未來遠景！」類似的口號，雖然讓偉良看得膩了，但標語內揭櫫的理想，却很令偉良感到憧憬和嚮往。他過去，當涉身在熾烈的政治浪潮裡。他當時，也讓類似的口號和宣示，所吸引和迷惑了！他感到，要改

革和剷除社會的不平，真的需要一批，鋼鐵般意志的人，出來領導整個政治潮流。只要有一批富理想，和肯苦幹和肯自我犧牲的人，出來為社會改革奉獻力量。那麼，社會的陰霾，終有廓清之日。而社會的不平和不幸，也必然被滌清和平復！——可是，事實又怎樣呢？除了少部份表率人物，他們相繼讓殖民地政府囚牢起來之外，其餘的散兵餘勇，他們竟變成街頭上的暴力團體。他們在街頭野外投擲炸彈。在學校或工廠裡，大搞罷課和罷工。在許多和平的住宅區，破壞公眾設施兼張掛標語和分發傳單。而他們也很快，被殖民地政府宣告為非法政黨！

偉良像重溫着一場歷史舊夢。他沿着邇過的殘牆，看到各政黨，在互相攻訐中，把一幕一幕，淌滿鮮血的歷史舊貌，揭露在陽光普照的熱鬧街頭上。行人們，極少佇足下來，向牆上的政黨標語細看的。大部份的人，只是抬頭，隨意瀏覽一下，各主要政黨領袖的肖像。一個政黨領袖，正堆出最謙恭的笑容，對着街頭微笑着。他的肖像下，用四種語文，清楚的印刷着：「一個你可以完全信賴的政壇新秀！」另外，有一幅肖像上，印刷着一個臉目端正，而掛着薄邊眼鏡的政黨領袖。他的肖像周沿，寫着類似「廉潔的人、廉潔的政黨、廉潔的政府！請把你神聖的一票，投送給我們！——」其他的候選人，有馬來人和印度人。他們都是獨立候選人。有些政黨的支持者，在殘牆上，用彩色紙屑，砌成了各政黨的黨徽。有些甚至，在泊油馬路上，用油漆寫着碩大的標語：「你的一票，決定你的前途，請你投票某某黨！」另外，也有人龍飛鳳舞的，用油漆書寫着：「如果你要貧困和悲苦的生活，請投某某黨。如果你要幸福美滿的生活，請投某某黨！」其他，也出現別出心裁的設計。有人把某政黨，用漫畫繪畫成一只張牙舞爪的猛虎，另一政黨領袖被繪成狐狸。一個政黨的女候選人，被繪成只會跳草裙舞和拋媚眼的冶艷女郎！另外一著名的政壇新秀，則被繪畫成一個醇酒美人的浪蕩公子！

沿街的樹幹上和燈柱上，放眼盡是五彩繽紛的橫幅和標語。一個政黨別具巧思，在陽光璀璨的天空，騰放了一簇汽球。所有汽球上都印烙該黨的黨徽。一條如天虹似的彩帶，冉冉地在半空飄揚着。人們抬着頭，眯細着眼睛，用全情注視了一下。只見彩帶上，用四種語文，清楚的書寫着：「只有本黨，才是你可信賴和支持的政黨！」在輕渺的雲氣下，一群烏鴉撒滿一天的窳飛着。

偉良在十字街頭上，佇足看前顧後，才在交通燈亮綠時，走過車輛和人群雜沓的街頭。他走落一月潦亂和邇過的舊物市場。這裡各攤檔，都撐起各

式的遮陽簾或油布傘。一群百無聊賴的人，正在沿着攤檔，瀏覽着攤檔上和磚地上的古舊物事。幾個白種水兵似的人，手裡摟着幾個黃皮膚的東方女子，在攤檔上瀏覽。一個水兵買了一月中國屏風，由幾個同伴，揹着往街頭上走去。幾個黃皮膚的女子，則在水兵走遠時，忙不迭的，走回攤檔上，張開手掌，向檔主人索取卑微的佣金。

偉良在舊物市場上，稍為逡巡一下。他舉目四顧，顯然是要找熟人而來的。但是，晨早之後，許多攤檔尚未開市營業。他來這裡，是要找阿祥的老阿爸老阿媽來的。他今早起床後，聽麗芳告訴他說，阿祥的老阿爸和老阿媽，已經一早就推車出門，把昨日拾掇來的舊器物，送到了舊物市場來兜售。他要到市場來看看他倆老人家，也順便請托一下。讓他在他倆老，按期到拘留所探視阿祥時，他向當局請準，以阿祥故里摯友的身份，到拘留所裡探視他一次！也許這是很不可能的事。但偉良仍想試辦一次。也許當局在法理外，能夠在人情上通融他一次！

可是，四隣的幢幢屋影下，整個舊物市場，都顯得有點晨早時，市道上特見的慵懶和寥落。攤檔開得並不多，瀏覽的人也不擁擠。只有一個老年婦人，携着一個年幼的男孫，在街上零售香皂和牙膏，圍簇着一群人。小男孩在手裡，擎着一塊紙皮，上面寫着：「一元十件」的字樣。圍睹的各族人等，紛紛的擲下一元紙幣，然後匍身各自手裡擎着香皂和牙膏，往街頭的遠盡處走去。偉良夾在人流裡，游目四顧，一直看不到阿祥老阿爸阿媽的踪影。他站立在朝陽萬道的街衢上，臉上有點失望的，兩手互相搓磨着。一個推着手車，沿街賣炸油條的小販，對他好奇的瞅望着。偉良在褲袋裡，掏出一枚銀幣，要了兩根油條。他隨便放在嘴裡，咬嚙了一口，說：「請問，你見不見過，那對推小車，在這市場內兜售舊物的老夫婦？」偉良一邊咀嚼着油條，一邊比劃着手勢說。街上這時，駛過了一輛清糞車。一種異味在晴空裡迴旋。那小販推着小車，往街頭走去，並說：「不曾看見，先生！——」他說完，人影和車子很快就消失在人潮裡。街外這時候，駛來了一輛政黨宣傳車。車輛上的喇叭，大聲地呼喊着市民投他們黨的一票。車輛駛得臨近時，偉良看到，那輛宣傳車，被粉飾得宛如一輛花車。車前後都貼着候選人的肖像。車上滿堆着花籃和花牌，也有五彩的錦旗，在迎風中飄蕩。人們佇足而觀時，那車斗上的幾個政黨追隨者，正在舉着大喇叭，在向選民說：「各位親愛的市民！各位鄉親父老，各位兄弟姐妹。這是你們最可信賴的黨，你們未來的議會代議士，在這裡向你們，講幾句真心而誠懇的說話！——」大喇叭裡的話，猶未說完，在周

遭就有一群支持者，在大聲的起鬨和喊着口號：「某某黨必勝，某某黨必敗！某某黨代表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某某黨却出賣國家人民，是一群貪官污吏的資本家走狗！——」也不管口號裡說的通不通，在口號過後，車輛兩旁的一群人，無不揚臂而振奮的說：「決心維護本黨，決心爭取大選的勝利！決心貫徹始終，為全國全民謀福利！——」這些口號在喧嚷過後，擴音機裡，才播出政黨候選人的錄音講詞。他用英語先說了幾句，然後用中國話，冰冷而機械的，把講詞唸得了無生氣。但他的意思，也簡單不過。無非是勸請選民投他一票。他在講詞的最後，突然的激昂和活潑起來。他說：「你們要做工，要吃飯，要讓孩子們有好的教育機會，就應該投選我黨一票！不要去聽投機政客的胡亂許諾。要真正的相信我黨，我黨會為你們和你們的下一代，創造一個繁榮和富饒的社會！——」他在錄音機的講詞，播到這裡嘎然而止。而街衢上的政黨支持着，却如着魔似的，在大喊口號兼高唱該黨黨歌。

偉良靠在一日販賣舊衣著的攤檔畔。他站在幢幢人影之後。在眾多的圍觀者中，有幾個白種人記者似的，在頻頻的進行攝影。偉良被擁擠的人群推擁着。他幾乎因之墮入溝渠裡了。他頓感懊惱的，連忙抽身離開雜沓的人叢。在人群稍為疏落的巷衢裡。他這時候，才感到心腔稍為舒緩一點。巷衢內走動的人少，而陽光在這裡，特別顯得耀目和明媚。他正在頻頻喘氣時，却見幾個政黨的追隨者，其中有一兩個女的，正向巷衢裡，蹲坐在各屋宇，後門內的人眾游說着。一個政黨追隨者，手裡擎着一疊傳單。他有點霸道和魯莽的，沿門戶向人送遞着傳單。又鼓其如簧之舌的，向每一個滿臉厭煩和不安的人眾，頻頻解說着他們的黨綱和政策。他們每個人，在臂袖上掛着某黨的黨徽。偉良這時候，才看清楚，這批政黨追隨者，是有別於街衢上，沿街播放着錄音帶的那一批。他們是敵對的政黨。而他們的競選熱誠却是一致的。他們彼此都在，喧嚷着為人民服務。並且，彼此都標榜着自己是正道，是人民的忠僕！而他們的口號也大同小異，一律是：保證中選後，為國家人民謀生活的美好。也保證，中選後，必然給全民提供充足的住屋、優雅的環境，和十足的就業機會！

可是，這一批沿巷衢，推銷政黨黨綱和理想的政黨追隨者，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挫折。有一個中年人，在瞪弄着圓眼，滿臉卑夷和不屑的，對那批熱情的政黨追隨者說：「你們的黨綱，你們的理想？嘿！你們頂多只可以欺瞞三尺的稚童，嘿！——」他說着，喉核不住蠕動，像要唾痰又不像似的，盡在喉嚨裡，抽動着古怪的響聲。在他身畔，從屋後的甬道裡，走出一個滿臉密紋的老人。他指着這

批政黨的追隨者，說：「你們的候選人，在他上回當選的時候，我求他推荐一份職業。我求了又求，最終他連接見我的興趣也沒有了！」老人狠狠地，在地上唾了一口涎沫。在他的左近，有一個中年婦人，正在展讀着政黨追隨者遞給她的傳單。老年人一臉氣惱的，趨前一把，將婦人手裡的傳單奪過來。他使勁的，把傳單搓成一團。又在連續的罵聲中，把傳單擲在地上蹂躪。他連連地罵着：「什麼政黨！什麼為人民服務？他媽的，騙人！」他把石磚地踢得嘎嘎作響。

巷衢裡的，整批政黨追隨者，都在拭汗中，滿臉露出尷尬和羞赧的表情。幾個滿手捧着政黨傳單的男子，正訕訕地，彼此用難堪的眼光瞪視着。其中一個，正欲出言向老人婉勸說。老人懊惱的，把手掌翻揚着，說：「不要勸我和我們投給你們一票。我們再也不上你們的當！我們要投給，那些可靠而誠實的政黨！——」老人的話，引起周遭人眾的同情。有男人和女人，同聲喃喃地說：「是要投給那些可靠的政黨！——」不知是誰，在屋後的甬道裡，傳出語音說：「我們不輕信，那些過河抽板的投機政客！——」他的話清晰無比，在巷衢門內門外的人，幾乎是歡呼的，齊聲嚷說：「我們只支持真正為國家和人民做事的政治家！我們不再受無恥的政客所罔騙！」在眾人齊聲喧嚷的時候，偉良正好擠身在巷衢的人叢裡。他抱着一種特異的心情，要看究竟這批政黨追隨者，將如何去說服和擺脫眼前的困厄。但是，這批政黨追隨者，並不如他預期的機鋒和幹練。他們只是，在陽光下各露着鉄青的臉。然後，由一個掛着厚邊眼鏡，不住揩拭頸內油汗的政黨追隨者，用半慚愧和半狡辯的口吻，對巷衢內的一群人說：「那是誤會，諸位！那是誤會！——」他一邊說，一邊思索着措辭。顯然在倉猝間，他也想不出恰當的話語。在他身畔的一個政黨追隨者，在向他眦動眼睛的同時，向他俯耳細絮的獻議了幾句。那戴眼鏡的政黨追隨者，只好用輕微的咳嗽，清了清喉嚨，說：「我們的國會代議士，一向都很忙碌！一向對選民大眾的照顧，在百忙中，難免有顧此失彼的弊端和疏忽！——」他正要把話頓挫一下，好讓自己得以喘息一下，讓怦然的心跳安穩下來。可是，他說話猶未了，人群在巷衢裡，已聚集得越來越多。這裡轉瞬間，竟變成了一處未經組織的群眾大會。人們在政黨追隨者陸續發言時，已有人發出叫倒采的噓聲。有人尖着喉嚨，在說：「撒謊，胡說！——」有人乾脆只說：「放屁！」場面一時間，有一種無形的騷動。在人頭鑽動的巷衢裡，最早的太陽，正照耀在人們的頭際上。一種麻熱的熱流，從人們的頭勺傳入腦神經。人人都清醒無比的，正聆聽着，這一批政黨追隨者，在

如何向鼓躁和懊惱的人群解說着。在大街的遠處，另一敵對政黨的宣傳隊伍，正在街隅上，廣發傳單，並且匯集了人群，在街頭上舉行了群眾集會。那裡一批熱情高漲的政黨追隨者，正在簇擁着他們的候選人，在沿街高喊着口號，他們叫嚷的是：「要自由、要麵包，請投選某某黨一票！——」在雜七夾八的口號聲中，有人在開動嘹亮的擴音機，在播唱着他們的黨歌。幾個英國殖民地的白種人軍官，正乘着轎車在這裡經過。政黨追隨者雖然喊的是華語口號，但敏感的白種人軍官，已能感受到刺激的，白暫的臉上微然地透着愠意。

這裡巷衢裡的熱鬧，也毫無遜色的展開着。那批政黨的追隨者，舌蔽唇焦的，向群情洶湧的人眾解說着。人叢裡，有一握拳，咬着牙齦，然後迸出聲音似的說：「一切政治騙子，政治狐狸，都滾回老家去！——」這人的說話，很引起人眾的回應。人群裡湧起各式各樣的埋怨聲。不知是誰，在咬了咬牙後，對旁畔的人說：「不能再相信這批政治垃圾，他們完全是一群地痞流氓！——」這些話，却引起了那批政黨追隨者不滿。他們幾乎按捺不住的，用抗議的口吻說：「不能這樣說話嘛，各位同胞兄弟！——」可是，他的話，馬上招致了旁人的反駁，有人說：「呸！誰是你們的兄弟，呢？——」這一句本來是客氣的話，竟又引起了人群絮絮的非議。那政黨追隨者，這時又不得不堆着笑容，說：「我說，大家完全是誤會嘛！本黨的候選人，一貫的宗旨，是不分厚薄的對待各民族選民！我們都是一個國家裡的子民，大家應該，發揮諒解和同情的崇尚精神！不要讓投機政客，混水摸魚的，乘機製造謠言，破壞了國民的團結力量！——」這說話的，還是那個戴着厚邊眼鏡的政黨追隨者。他在陽光下，不住的吞涎沫，和揮拭着頸溝內的汗水。他旁一個體貼的同伴，爲他遞了一杯清水。但他只是揮揮手，表示他並不需要。在眾人聽了他這番議論後，全巷衢裡的人，突然有一短瞬間的岑靜。人人彼此覷望着。一陣惱恨的紅暈，在各人的臉龐上浮露着。每一個人都像受到了侮辱。每一個人都吞嚥了一口重濁的涎沫。然後，獅吼似的，對說話的政黨追隨者，和那批正瞪弄着眼，向人眾張望着的男女政黨追隨者，大喝一聲，斥罵說：「誰是投機政客？誰是混水摸魚？誰是製造謠言？呢？——」眾人雖是七嘴八舌的斥罵着，但是意思竟都是一樣的。人人都憤激於政黨追隨者的傾倒是非！也不值該政黨的歷來輕言寡信！人人都懊惱的，把斥罵的聲音，匯成一道無形的浪潮，向這一批，在惶恐中，露出無比狼狽神情的政黨追隨者，狠狠地沖擊而去。巷衢裡一時出現了混亂。偉良在人叢裡，突然聽到，人群中有人吭暴地，揚着手臂和拳頭，在喊

說：「打死這批無恥的政客和流氓！——」也有人在唾着痰沫之後，用裂喉似的聲氣，在罵說：「打！打死這批不要臉的政界小丑！——」在罵聲過後，巷衢某處，傳來了玻璃瓶的敲碎聲。有人在半空中，擲來了幾只汽水瓶。瓶子在砰地炸碎，發出的叮錚聲，使在場的人，一時間，如陷在噩夢裡似的恐怖。

偉良在雜沓的人群裡，也顧不得別人的推擁和踐踏，連忙採取最敏遽的步勢，向巷衢稍爲人眾疏落的地方走去。陽光已逐漸燥熱。而巷衢裡的人眾，一股熱流已溢滿了各人的心腔。人人都憤怒得，把方正的五官扭成歪形。每一個人眼瞳裡，燃燒似的，閃着灼灼怒火。他們的嘴腔鼻腔裡，都像噴着憤怒的燄苗。他們用各式的語言，在詈罵着這一群政黨追隨者。後者在群眾的斥罵和追逐下，只能焦急和無措地，用各式毫不連貫的詞語，對如潮湧來的人眾陳求着：「有話好說嘛！大家都是同胞兄弟！大家都是——大家都是自己人嘛！——」只是，他們的哀懇聲，只換來了人眾的斥責說：「你們這班政壇毛豕，跑腿！——」有一個政黨追隨者，是一個女的，已被人眾咄咄逼人的聲勢，唬得臉容蒼白，六神無主地，在人叢裡捱不住的痛哭。人們的喊打聲四起。敲碎的玻璃瓶聲，和揮舞的木棒聲，在周遭迴響着。有人在惶然的奔跑中，把一小片販售冷飲的攤檔絆倒了。攤檔的主人是一馬來人。他正在叫鬧中，忙不迭的，把地上的瓶瓶罐罐撿拾起來。幾個滿臉懷怒的中國人，則隨意地拾起地上的汽水瓶，兜頭兜腦的，向那批毫無招架力的政黨追隨者砸去。有人在罵着喊着說：「這批狗腿，活該被打死！——」在人群喧鬧聲中，有人已被打得遍體鱗傷。那個戴厚邊眼鏡的政黨追隨者，一只腳攢在溝渠裡，另一只腳大概被拗斷了，只見他的眼鏡跌碎在地，人匍在溝渠沿，不住的放聲呻吟。他痛楚萬分的，在人群走動的影子裡，讓自己的呼痛聲，變成一種慘厲的叫嚎。

場面已演變成暴動似的混亂。人們在理智陷於迷狂時，不住的對某政黨，用最污穢最憤激的語言詈罵着。一群人把幾個政黨追隨者，打翻在溝渠裡或磚地後，眼看着這一批，臂袖上綴着某黨黨徽的男男女女，在地上匍匐着，有一個甚至跪在磚地上，雙手撫胸，向上蒼或人群喃喃地禱告着。一個女子被玻璃屑砸碎了頭皮，倒臥在磚地上。她上下身都讓血潮浸濡着。地上散滿政黨的宣傳單。那個政黨領袖的肖像，正被逐漸流淌的血水，染得滿臉鮮紅。但他和煦的笑容，毫無褪減的，在陽光俯照下，在人群粗暴的踐踏下，仍然綻露得那樣璀璨和動人。人群在激動的叫鬧間，幾個敏捷的男子，迅速地攀上，巷衢外一株電燈柱上。那裡掛揚着一條橫

幅，越過街面的上空，在空中飄揚地，寫着一行大字：「支持我黨，就是支持你們自己！你們的幸福遠景，就是我黨的奮鬥目標！」另外，一條小小的橫幅，寫着：「要麵包和牛油，只有投選我黨一票！」人群在一聲咆哮中，憤怒的把橫幅撕得粉碎。一個激動得，兩只眼眶內漫着淚水的中國人，幾乎喊破喉嚨的，在大聲疾呼說：「我們不願意再受騙！我們不願意再做俎上之肉！我們不願意再做奴隸！我們要反抗，要砸碎投機政客之無恥謊言！——」在這個中國人聲淚俱下的疾呼聲中，在全巷衢內，人頭攢動的群眾間，齊聲地爆喊出共同的心聲：「我們要揭破無恥政黨的無恥謊言！——」聲音如雷吼似的，在每一個人的心腔內響動着。也雷鳴驟響似地，滾越過巷衢的上空，而傳到遠遠的街頭盡處。

偉良在人潮洶湧的巷衢一隅，讓爆炸似的，群眾的喧嚷聲懾住了。他一下子，如墮入一個狂亂的世界。人群本來疏疏落落的巷衢，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只因爲一批政黨追隨者的沿戶造訪選民，而瞬間，引發了一場理智和感情混淆不清的大騷動。全場沒有一個人，站出來抨擊某政黨的政綱，也沒有人登高一呼，把街前街後湧過來的衆組織起來。人們只是，憑諸一種直覺，一種對某政黨的本然厭惡和反抗，就驟然間，在燥熱的街頭上，發洩他們潛藏在心坎裡的悵悶和憤懣！某政黨自從上屆獲選之後，在英殖民地主義者的庇蔭下，倒行逆施的，帶給了民間許多的災難和痛苦。在物價一再飛漲的時候，相繼的加重稅收和雜捐。每一截時期，總有當局發告，增加各種課稅的消息！衣食住行，在本市國民的日常生活中，變成了不勝負荷的重担和包袱。窮人們固然吃苦不迭，連中產階級也過得十分艱苦！該黨領袖，又是一個好大喜功的人物。他只想到，要循他的主觀意願，塑造一個他認爲美好的社會。他要把自己寫進青史裡去！他要做一個，現代政治世界裡的，新前驅和新英雄人物！

可是，在各式各樣，象徵着繁榮和富足的建設和發展，在周遭積極地展開時，社會裡，一大群貧苦無依的大衆，却沒有受到應有的照顧。老年而無依的人，連安老院也不能爲他們敞開大門！醫藥費繳不起的人，連接受門診的權利也沒有！他們從福利署領到的救濟金，竟然連早餐的咖啡也喝不起！而他們也不可沿戶行乞，因爲行乞也竟是犯法的！——所有這一切的一切，都痛苦地，咬噬着人們的心！而該黨的領袖，却一再的，向世人宣稱，他和他的黨，都是來自人民，而爲人民謀福利的！而在他們信誓旦旦，要爲人民謀福利的時候，你可以隨時看到，他們又在喧嚷着，爲了平衡整個政府開支，他們又蠢蠢欲動的，向小市民們徵課或收了！他

們一紙文告，又迅速而無情的，把物價和整個社會的消費水平，推宕到一個使人難以忍受的地步！而該黨的領袖，在周遊列國的時候，又一再的，以第三世界的新領袖身份，在報紙上電台上，談笑風生，在各國領袖群雄的萃薈裡，大展口才，舌戰群儒了！

這一個黨領袖的肖像，被憤怒的群眾，撕成碎片而擲在溝渠裡、路面上。一陣警車的響鳴聲，加上行在路面上，其聲聾人耳根的鎮暴車，在街頭的遠盡處，以最高時速駛落了現場。警車的駕駛蓋上，不住的閃着灼眼的燈光。警笛嘎然而止後，緊接着是鎮暴車裡，躍出了一群頭戴鋼盔、手持警棒和籐牌的辜加兵。這些來自中南半島的僱傭兵，向以勇悍和善戰著稱。他們在混亂中保持着秩序。他們在警車內，走出來的一個英國籍警官的指揮下，迅速的把各處的出口封鎖住。而人群正在張惶無措中，耳畔却又聽聞，遠處巷衢的入口處，又駛落了一輛高大的鎮暴車。車甫嘎然地停駛下來，一群矯捷威勇的辜加兵，在另一個英國籍警官的指揮下，迅速地把巷衢的入口處封堵了。全條巷衢的人，像被圍堵的走獸，人人都在瞪弄着惶懼的眼睛，向巷前巷後，人頭湧動的方向眺望。巷衢裡，一時間又充斥着另一種騷動和不安。有人說：「他們要幹什麼？是要抓人嗎？——」他的問話，並沒有得到別人的回答。人們在白花花的太陽下，臉頰上淌着汗，心房裡怦跳不堪。有人好像是肯定似的說：「是哦，他們真的要抓人了！——」衆人緊挨着彼此的身軀，接受着彼此傳遞着的汗臭和心跳。有人把一雙腳，踩踏在政黨領袖的肖像上，用磨牙似的聲氣，在罵說：「這個殖民地主義的狗！——」可是，這時候，人們却又發現，那批已遍體鱗傷的政黨追隨者，却又巍巍然的，強自掙扎着身軀，在衆目睽睽之下，很小心和着意的，拾掇地面上的政黨宣傳單。他們很謹慎的，用手措拭着黨領袖的肖像。上面除了污漬就是塵灰。有幾幀領袖肖像，被一堆人糞沾污了。那政黨追隨者，只好扼腕興嘆的，在那裡發呆似的淌着熱汗。

全條狹窄而遼長的巷衢，被前後的警車鎮暴車封堵住了。人們在議論紛紛的時候，在警車鎮暴車駛達現場的時候，偉良早已預料到，局面的最終不可收拾。他連忙竄出密實的人牆，在陽光的苦照下，淌着熱汗，喘着大氣，向巷衢外的出口處走去。他好不容易，才擠出人群的重圍，站在大街外的一片舊屋前。這是一家古舊的五金店，門廊內外，堆陳着各種古銅色的器械和錘鏟。偉良正掩身在五金店的廊柱後。這裡遠眺對街的巷衢，可見到幾輛黑湛湛的警車，和探着鮮血般殷紅的鎮暴車，在毒辣似的陽光下，橫堵在水洩不通的巷衢後。一個把眼

匪埋在帽簷下的英國警官，正打着手勢，擊着喇叭筒，向巷衢裡，不住左竄右突，把某政黨的領袖肖像，和各式美麗而充滿憧憬的標語，撕得粉碎的人群，提出着警告，喇叭筒的音響，很使偉良耳熟的，抬着頭，用專注的眼光，望向那說話的英國警官。這時候，他才看見真切了，那英國警官，竟然是雷克警長！他這時候，正用粗厲的聲氣，斥責着一群，如陷在歇思的里般狂亂的人群。人眾也許是，心頭的積憤被燥熱如火的天氣燃燒了。他們用中國話馬來話印度話，相繼的喊罵着同樣的話語：「打倒殖民地主義的買辦政治！打倒一切害國殃民的無恥政客！——」在群眾如荼似的怒燄中，一群人罔顧於巷衢前後的警車和鎮暴車。也無視於包抄着巷衢裡外的辜加兵，和他們手裡擊着的警棒和鎗枝。也沒有誰能聽懂雷克警官的英語警告。一群稍為精壯的男子，在狂嘶地叫完口號後，就如理智被火熱的太陽焚燒淨盡似的，大夥兒一聲怒嘯，縱步上前，齊手向雷克警官和大群的辜加兵，猛撲而去。場面上馬上形成了極度的緊張。有人用中國話說：「打死這批殖民主義的跑腿！——」也有人用馬來話，激動地說：「這批豺狼，這批狗，該活活打死！——」接着，巷衢裡因聚着的人，就敵愾同懷的，一聲嘹亮的呼嘯，就抓起手上的木棒或任何傢伙，向雷克警官和一群辜加兵，狂襲而去。雷克警官正跌青着臉，舉着喇叭筒，站在警車的舷板上，向暴怒的人群警告着，可是，他的警告只換來，群眾間的喝罵、嘲笑和揶揄。有人手急眼快的，用一只木棒，狂敲着警車的車頭蓋。車子吃不住顛抖，在巍巍然的跳躍不休。雷克警官雖然強自鎮定，但他的說話語調，已不若先前的隱定和沉着。他的語調已露出一絲悻意，他的警告已越來越無力。他擊着喇叭筒的手勢，已在人眾的如濤怒吼下，把喇叭筒遽然地拋擲在磚地上。四周的人群，四周的怒斥聲，已淹沒了整條巷衢的每一寸空間。

偉良在五金店的廊柱後，眺目的望向，那被憤怒燃燒得，不辨感情和理智的人群。人們如獅子般狂嘯，如怒濤般，從天頂上狂刷下來，把大地一切都沖毀了！那一群辜加兵，持着籐牌和警棒，正和人群搏打着。一群身手敏捷的青年人，很快的，就竄出了警員和辜加兵的包圍，他們在揮着臂，喉嚨裡發出了勝利的歡呼，然後，一群人攀上那輛鎮暴車上。那裡本有幾個印度警員和辜加兵堅持着。他們在措手不及之間，被人眾推跌在車底下。人眾在狂亂的叫嚷中，把一桶騷鼻的汽油，澆淋在鎮暴車上。另一批人眾，在裂眦的怒目瞪弄下，眼看着另一批人眾，在黑鴉鴉的警車上，澆上油滑的汽油。一個馬來人在路畔的熟食攤檔上，從起着火燄的灶爐裡，抽出一根燃着烈火的柴枝，遞給一個中國人

的手裡。中國人一聲尖嘯，就把燃着火球的柴枝，向滿淋着汽油的警車和鎮暴車擲去。一聲跡近爆炸似的響鳴，在人們的耳膜裡響起。一團夾着濃煙的火圈，就由小而擴大，終至演變成一片火海，把兩輛代表着，殖民地政府威儀和尊嚴的警車和鎮暴車，在火漫中被焚燒得熱浪沖天！

巷衢的封鎖線，被騷動的人群衝破了。人群和印度警員辜加兵，扭成一團的搏鬥中，早已把後者，踐踏在地，而把他們打得頭破血流。憤怒的人眾，在警車和鎮暴車，被焚燒得畢剝作響時，相繼的，扯高喉腔在嘶喊。那是快樂和發洩後的歡呼。有人在鼓掌，有人在揮動着巨靈般的手掌，連迭的擱動着印度警員和辜加兵的臉頰。後者匍匐在地，用急喘的氣息，表現了內心的痛楚。那幾個持鎗的辜加兵，舉着鎗又不敢發放，因為率領他們，對他們發號施令的雷克警官，正讓一群碩壯的男子圍毆着。雷克警官被剝下了氈帽，把他滿臉汗漬和蒼白的臉龐，凸現在火熱的太陽下。他不住的搖晃着腦勺，用含混不清的語調，在說道：「你們，一定要受到法律制裁的！」可是，他微弱的警告，早讓如春雷掠過的人聲淹沒了。人們在火燄滔天地，焚燒着警車和鎮暴車聲中，把一座橫豎在街心上的牌樓推到。那是英殖民主義者，為慶祝宗主國立國奠基紀念的牌樓。那上面除了艷麗的圖案，就是書寫着「吾皇萬歲！」的字樣。一頂被描繪得頗為精緻的帝國皇冠，在群眾合力的推湧下，終於嘩啦聲響的，被推跌在街頭，而濺起一陣蔽眼的塵埃。人群中，有幾個中國和馬來少年，則拾撿起皇冠上破碎的玻璃球。一齊高聲呼叫中，把玻璃球擲向，那群遠在街隅一角，正在用惶恐和畏懼的眼光，向這場暴亂場景，作壁上觀的某政黨追隨着擲去。一株象徵着英帝國權威的米字旗，被人拖拽在街上。幾個印度人在上頭潑上汽油，而馬上點燃着，而熊熊的升起烈火。在街隅的一角，有人敲碎了火警的報訊栓。一陣清脆的警鐘聲頻響，自街梢岑寂處，而傳送到，充滿火光和嘈音的騷動現場。兩輛警車和鎮暴車，這時候已燃破了貯油箱。一聲如天崩地裂的轟鳴，在這裡，傳送到城市的每一角隅。震動了每一個市民的耳膜，也震驚了殖民主義者的心魂！一股潛藏在地下的政治暗流，如衝破了重重抑掩的地表，兀地噴出火花，而匯成巨流，而匯成一股不可抗侮的政治力量，在全城的每一個角隅，漫漲起來。

街衢上，到處都是被燒毀的，某政黨沿街豎立的廣告牌扁。該黨領袖的肖像，被一群遠自街盡處，遊行而來的人眾，在臉龐上，用漆墨的塗寫着：「出賣國家、出賣人民的民族罪人！」另外，這些人饒有組織的，在沿街高喊着口號：「徹底消滅殖

民地主義者！徹底鬥垮出賣國家、出賣人民的無恥政黨！——」而在口號連遍中，有男女混合地唱着「國際歌」！——在這裡，街頭的另一角落，却又是狂風暴風的混亂。兩輛警車和鎮暴車，被燒剩成一具殘骸廢鐵，街衢又是被一重煙屑所籠罩着。警方終於獲得指令，向騷動滋事的人眾，施放催淚彈。彈花在街頭上爆炸，那種刺入鼻囊的氣體，使街前街後的每一個人，除了喉嚨裡猛打咳嗆，就是滿眼滿鼻都是汗液鼻液。在一陣痛苦的咳嗆後，偉良已閃身，自五金店前的廊柱後，迴避到左隣店鋪的屋簷下。這裡早已匿避着一群人。人人都把身軀，掩藏在一簇簇的貨箱後。這裡是輪船運輸的貨倉，門內門外，無不是雜沓的箱籠。幾個皮膚黝黑的流浪漢，在貨倉側沿的荒地上，臨時搭綴了幾座低矮的板屋，在那裡棲身着的，除了男人，也有女人和小孩。在街上的騷動，如瘟疫般地傳到街隅的這裡來。一群滿臉張惶的流浪漢，携着妻兒的，相繼向貨倉後的隱蔽所在避去。那裡原來早聚集了一群人。人們在避身的門外，設下了各式的障礙物，目的是阻止後來者的侵進。這引起了人群間的互相爭吵，在街衢外催淚彈聲不絕於耳中，這裡竟又發生了群毆。幾個皮膚黝黑的流浪漢，因為不能卸除貨倉後的障礙物，一時懊惱了起來。隨便在荒地上，拾起鐵條和木棒，就向另一群阻止他們內進的人，兜頭兜腦就猛加揮擊。一重帶着腥味的鮮血，在催淚彈煙屑瀰漫的半空上飛濺。有人被敲碎了頭顱，而在痛苦地嚎叫。一陣粗暴的喊罵聲中，夾着女人和小孩的哀嚎。一個被鐵條毆斷臂肢的男人，痛得跪在荒地的泥濘上，盡情地放聲大哭。街外除了砰然的，傳來軍警閉鎗聲，就是烈火的焚燒響動。人群在叫喊着各式「打倒」的口號，也發出各式的呻吟和痛嚎。警車和鎮暴車，相繼從市外四方湧來，甚至消防隊也派來了車輛。渾身穿着厚皮衣的消防人員，相繼攀上高聳入雲的雲梯。一條條水柱，忙亂的向一幢起火的倉庫噴去。那是一日貯藏樹膠片的倉庫。它高聳的牆面上，通過窗戶，人們可見到熊熊的烈火，正在張牙舞爪地，噴着火燄，也噴着濃煙。倉庫內被燃燒的樹膠片，蒸發出來的腥膻味，使遠遠近近的人，在嗅着都感覺到鼻腔痛。而群眾的嘶喊聲，却絲毫未有消歇。一群精壯的男子，越過軍警人員的重圍，迅捷地走過街面上來。他們一聲呼嘯，不約而同的，衝進了那日古舊的五金店。在店主和伙計張惶失措下，任由他們搬用店內的鐵錘和鐵鉗。也有些搬動店內鐵鋸和鐵鉗。他們一呼十應地，迅速又向街外的火燄處奔去。消防隊的水龍頭，把通街衢都澆得濕濡。有人滑倒在地，被跟着而來的人，踩踏得叫苦連天。而群眾在口號頻叫中，早已揮動了手上的鐵器，向包抄而來的軍

警襲擊着。

全市的暴動，就在這平凡的早晨，平凡的街衢上展開了。偉良是這樁悲劇的目擊者！他親眼看到，由幾個政黨追隨者的，幾句凡常的語言衝突，而演變成如火滔天的警民大衝突。他仍然和一群人，各種族都有的，大家屏着氣，忍受着從街上遠近，流溢來的催淚彈煙屑味。也忍受着，對街幾日連續性的樹膠片倉庫，向他們傳來熾熱的火浪。他和眾人，彼此相畏的，擠身在貨倉屋簷下的箱籠後。這裡望向街前街後，可見到各式店鋪，早已拽上了鐵柵或板門。一些來不及閉門的，則任由一些惡劣份子，在肆意地偷竊和掠劫。一個印度店主，大約和匪徒們發生爭持，而被一群暴徒，在滿街濕漉中，打得翻臥在溝渠裡呻吟。四周的煙霧越來越濃，幾乎只可聽到，一群迭一群的人，在軍警的鎗響聲中，喊着口號兼唱着激昂的「國際歌」。被縱火焚燒的屋宇越來越多。車輛也被人推動，然後一地上都溢滿汽油。一點火星從左近狂燒的建築物飄下，馬上砰然巨響的，把車輛埋在熾烈的火燄裡。這時候，街上除了群毆不休的群眾和軍警，也出現了一群，手裡携着衣物細軟的逃難者。男人揹着沉重的家具，女的抱着幼兒和挽着一籠鷄鴨，往雜沓和混亂的街頭奔去。在濃郁的煙霧後，可見到一排陳陋的木屋在火焚中。透過火幕，可隱見到某政黨黨魁的肖像，在火苗飛舞下變成飛灰。不知那裡，又是傳來群眾的鼓掌歡呼聲，也聽到天穹上，飛來兩隻繫着殖民地政府徽號的直升機，在竄高竄低地，在通街火燄的現場逡巡着。這時候，貨倉後頭，流浪漢和眾人的毆打已告平息。但街外遠近，群眾和軍警的毆打，却未有稍歇。一群人縱火焚燒着警車和鎮暴車，另一群人則不分皂白的，煽火焚燒着幾輛巴士車和轎車。幾個受傷的行人，相繼倒在路邊的磚地上，一臉上都淌着血和淚的，在喃喃自語的追問着：「為什麼？為什麼？——」他們苦苦地自問着，但却沒有一個人理會他們。人們都讓，這一場民警大衝突的高潮，所迷惑了理性。人們都如瘋如狂的，在咬牙切齒的憤恨中，把心腔內的積怨，一下子漫無節制的，在白日通天的蒼穹下，任性而粗暴地，盡情地發洩個痛快！

偉良在濃煙蔽眼的店屋簷角下，不覺沉喃地，自問着說：「為什麼呢？為什麼呢？——」可是，四處都是火光夾煙屑。人影幢幢中，盡見都是嘶聲啼哭的逃難者。這裡的屋簷下，瞬間間即聚集了數百人。有人乾脆把障眼的箱籠搬開，好讓更多的逃難者，在這裡稍能避匿和立足。偉良在煙霧迷漫下，可見到各族人等，人人都是一副苦澀和愴痛的神情。有幾個頭披白絨帽的馬來人，正在合十着掌，對街外只聞喊打聲和火燄焚燒聲的無盡空間，作



虔誠和默默的祈禱。而偉良，瞬刻間，却想起妻子麗芳和兒子若輝。真不知道他們此刻，是否已及時的走避回家。真不知道，他們是不是，完全無恙的，在家裡的樓房外，在紛紛擾擾的雜院外，引頸地盼望着他的歸來？——一想到麗芳和輝兒，偉良禁不住焦慮而神傷的，用搖搖腦勺的動作，表露了內心的牽掛和不安！他輕輕地啣了一口氣，用手背拭去眼角上的一顆清淚。那是他飽受催淚彈的襲擊下，所流下來的第一滴眼淚。他抬眼望向，灰濛濛的街外，鼻腔裡嗅到煙屑氣。眼瞳裡，見到飄渺的煙氣下，一團其勢無比的火燄，正席捲着遠近的樓宇。消防隊也失去了控制能力，他們只好把雲梯放下。所有的消防車，都像癱瘓似的，擺放在滿街濕漉和堆滿瓦礫的街頭。一個英國籍的消防隊指揮官，正僵在一株冰冷的電燈柱下喘息。而在街隅的一角，有人高喊着口號的同時，拋擲來了一塊硬磚。不偏不倚地，磚塊敲擊在指揮官的頭壳上。他雖然戴了鋼盔，但亦無措地，瞪大了惶懼的眼睛，然後眼臉翻了翻，就昏厥在航麟雜沓的街頭。通街都在混亂的聲浪和混亂的煙霧下掩沒了！

偉良引頸向街前街後，望了又望。在淡淡的火幕下，他看到家的那一方，兀地升起一團火球。那方向，在他定睛觀看時，已完全肯定是他居停的所在。那是他的家，他的家被火燃燒了！——偉良瞬刻間，有過敏似的恐懼感。他幻想起，在樓房畢剝地焚燒時，他的妻子麗芳，正携着兒子若輝，發狂地向樓房外的雜院奔去。他的老阿媽，則由回返房屋來的麗芳，用着極大的動力和痛苦，把她老人家，搬離火勢囂張的樓房。全樓房的人，都像遭遇了奇禍，爭相地，提着妻孥或貴重細軟，發勁地越過熊熊的火霧，而向樓房外的雜院處奔去。樓上前座的補鞋男子，高擊着謀生家具，由滿是火苗的梯級，縱身而下。販魚為生的小柯，則攙扶着年邁的阿媽，越過煙霧騰騰的樓梯，而奔向樓房炊煮房的側門，而竄出甬道，向樓舍後近海沿的草坡奔去。那兩個日前嘈過架的女人，二人竟然和哀共濟的，用掃帚頻頻撲擊着，沿着樓房後太平梯，逐漸漫騰起來的火勢。二人在濃煙瀰漫中，淌着淚、揪着鼻子，在嘯沉而哀苦的叫嚷着。而小碧和她的養母，則掩沒在火叢裡，用人間最慘厲的叫聲哀嚷着。

——偉良隔着遙遠的空間，在街隅的一角，和一群被風雷般的暴動，所震懾了的人群，一起在煙屑瀰漫中，為自己的家人和自己，默默地祈告着。天上的太陽，在通街澎湃而起的火燄下，反倒暗無光色的懸掛在蒼空。雲影也淡了。在蓬然的煙氣下，不論街前街後，所能看到的人影，都是隱隱綽綽的，分不出那是騷動的人群，那又是代表着殖民地主義者的軍警人員。在煙火燃燒的街頭，幾輛鎮暴

車，都被焚燒得熱氣四射。一群手持斧頭的人衆，正合力地迫砍着幾個辜加兵。一個英國軍官模樣的人，正在負傷地，用蹣跚的腳步，走出熱氣騰騰的街頭，而向偉良等衆人避匿的所在走來。他滿臉鮮血的，用舌頭舔着唇邊的紅血。人走到偉良等面前，就漸感不支的，屈膝跪倒在地。他沉痛的說，好像是自語，又好像是哀求着衆人，說：「我受了重傷，請救救我！——」他的話猶未說完，突然，在煙屑瀰天中，有一群人發出高亢的聲音，說：「打死這批殖民地主義的走狗！——」在狂亂的喊打聲中，所有躲匿在屋簷下的人，如着傷寒似的，渾身打了冷顫。有人本能地，呼喊了一聲「救命！」也有人極力地，把自己的身軀，往背後密聚着人衆的所在擠去。這一下子，引起了其他人的不滿和恐懼。人人自保地，下意識用手護着頭顱，宛似天上將轟下焦雷似的，在扣擊着牙齦和淌着冷汗。偉良這時候，心腦裡突然地麻痛不休。他感到自己的意識，好像完全失去控禦的，墜在無邊飄渺的幻景裡。他滿額佈着汗珠，用自己的雙手，稍為揩拭一下額頭，馬上發覺，自己的汗汁，由涼冷而變成溫熱。他感到意識迷糊，也感到在現實和幻想之間，他是一個飄浮不定的幽靈。在火熱的暴亂空間，他又墜回到先前的幻想裡。他感到一重火浪，兜着頭臉向他撲來。他耳際在聽聞着英國軍官，匍匐在街頭的瀝青路上，嚶嚶地啜泣，也聽聞到，一列轎車被燒毀了貯油箱，在砰膨不休地發着巨響。偶然在人群的嘶叫聲中，終於聽聞到了鎗聲。軍警們大概收到了指示，要向暴動的人群示威了！在鎗響卜卜中，偉良又想到，或者幻想到，家中的樓房，已被火融燃燒淨盡。一樓房的人，麇集在雜院的磚地外，用傷楚和驚慄的眼光，望向那陷在火幕裡，讓火之神逐漸吞噬的樓房。雜院內，除了雜沓和悲傷的人群，就是到處都是家具和細軟。麗芳攙扶着老阿媽，孩子若輝則偎在母親麗芳的肩胛上。一家三口，在熱火熊熊的光照下，互相瞪着半浮着淚，而滿絡着紅絲的眼睛。而雜院內的人，除了咬牙蹙眉的，就用沉鬱的喟嘆，表現着內心的激動和淒楚。阮坤的母親，蹲坐在地上，用瘦癯的手，捂着蒼老的臉在啜泣。阿祥的年邁雙親，則在人叢裡，用無言的淚眼，望向陷在火獄裡的樓房。一條碩長的樑柱，被燒成灰燼的，在火燄中發出畢剝的脆響。撰寫書信為生的秦先生也在，他身畔站着的，是一臉掛上恐懼和油脂的陳其祥。他有一般文藝青年特有的情狀，不時翻動靈活的眼珠，一副滿足是精明和瞭解的神情。小碧母女也來了，那兩個曾經對罵的女人，滿臉頰染上烏炭的，在雜院的青楓樹下啜泣。販魚的小柯、瑣夫阿貴、乞丐阿招、補鞋為活的中年男子、吮鴉片的煙精、串塑膠花的少女和二樓放

高貨爲活的印度人等等，都聚集在一起。這些人平時即使偶有勃谿，也鮮有招呼或往還，但際此大難臨頭，每個人都有捐棄了平日的嫌隙，用同情和懇切的眼光，望向彼此迷惘和痛苦的臉龐上。他們雖然不說話，但當焚燃的樓房，突然火光特猛，爆炸聲特然高吭時，大家的眼色，却同時的透着驚懼的光采。大家正在惶悚的說：「那火呵！那火呵！——」全樓房的火勢，突然被狂風吹送，而把隣屋的頂脊燃着了。火像妖魅似的，款擺着姿勢，一個迴旋，就把隣屋給捲伏了。在大火衝天中，有人在叫救命，也有人像是嚇楞了，仍在喃喃而機械的，在高低不定的叫嚷着：「那火呵！那火呵！——」

——偉良在擠逼的屋簷下，渾身燥熱的，在幻想和現實之間浮沉着。他耳畔，好像仍聆聽着，遠在街外又街外的自家樓房處，傳來一片凄苦而又悲苦的哀嚎聲。他聽到老阿媽麗芳輝兒的抱頭悲哭聲。又聽到隣里們在嗟嘆的同時，在抱怨着蒼天的不仁。一場無情大火，就轉瞬間把他們的家園付之一炬！在哀哭聲中，偉良又被一迭連聲的叫喊驚醒了。他身畔的人，臉扭成痙攣的怪狀。他們裂聲似的，在大聲呼喊說：「火呵！那火呵！——」接着，四周又是倉惶奔跑的人。有人倉猝間，翻身倒地，或者兩腳踏入溝渠裡。而溝渠畔，早已匍匐着那個渾身鮮血的英國軍官。他臥在血泊中，奄奄一息地翻着眼皮。

偉良又聽到，尖厲無比的呼叫聲：「那火呵！那火呵！——」喊的人遠近都有。人們喊着時，也不住的揚動着手勢戟指着。偉良在感到，一陣逼臉而來的灼熱時，他抬頭猛觀。意識從模糊的幻想間，跌回到現實的塵世裡來。那遠在街外街的，自家樓房的火患，一下子，被他證明是一種錯覺。一種人在焦慮和惶躁中，很難自制，而不期然驟然而生的幻象！一種無必要而無可避免的心理幻景投射！——偉良在泊泊地淌汗時，內心裡頓然感覺到無限的寬慰！那團火，那片哭聲，那幅淒厲的景象，原來只是一場夢魘而已！——偉良在頻仍的「火呵！火呵！——」厲叫聲中，看清楚了，在緊隣の貨倉畔，那一——荒地上，先後漫無秩序的木屋區，被憤怒而囂張的火勢籠罩着。火苗隨着風擺，而躍舞似的，忽高忽低忽前忽後的，在廣袤的木屋區內外，着魔似地焚燒起來。木屋區的居民，不分男女老幼，有絕大部份，都陷在如火如荼的焚燒中。木屋的鉄皮和木塊，被火燃得畢剝響。但這些聲音，聽來遠不如，身陷在火叢裡的人群，那種慘厲和絕望的嚎叫，更令人心悸和恐怖。一群女子，在火幕熾烈燃燒中，發出一種如厲鬼的呼聲。其聲尖利而飽含着哭嚔。聲音宛如來自地獄和鬼域，聲聲都是那樣懾人心魄，都禁不住，在苦澀得發音有點困難的喉

腔裡，發出含混不清的語調，說：「這些人是活活被焚燒着嗎？呃！——」好像誰也不預期能有答案似的，一夥人互相推擠着身軀，引長着脖子，向野火燎亂的木屋區望去。偉良在人衆中，也同時注意到，除了木屋區讓亂火籠罩着外，左右近隣の店舍，也有一兩家在冒火。一絡濃淡不一的煙屑，分別自樓宇的窗戶內溢出。偶然也可聽聞男子或婦孺的哭喊聲，也聽到有人在頻頻呼叫「救火，救火！——」接着，就是人群雜沓的腳步聲，摻雜着水龍喉的澀水聲。

可是，街頭內外的騷亂和可怖，總不若木屋區，宛如火獄的淒厲和悲慘。直升機雖然來了又去，去了又來的，在煙氣瀰漫的半空逡巡着，但是殖民地政府的軍警，除了熱衷於鎮壓眼前的群眾暴動外，對於撲滅火融，是遠不如前者的熱心的。在木屋區廣袤的現場上，火勢已把過半的木屋焚毀，有人可以清楚的見到，幾個渾身都沾上火苗的男子，在扯開喉腔作淒慘和無助的哀嚎。他們動作如癡狂似的，把四肢在荒瘠的野地上，作着匍匐的爬行，並且極力掙扎着，試圖把身上的火燄撲熄。但是，他們顯然並沒有成功。其中一個，在口腔裡噴着鮮血的同時，腳下一個踉蹌，人就翻滾在水渠裡。其他幾個人，則在泥塵飛揚的野地上，手舞足蹈的掙扎一番，然後在喉嚨裡，發出了最後一句呼喊。聲音哀楚而幽怨的，在奄奄一息中，讓火把他們的軀體和靈魂一起埋葬！

木屋區火燄的衝天，把隣近的樓舍，都晃照得，忽紅忽白的，看來宛似舞台設計的燈光，在頻頻的賣弄着它的艷采和光華。木屋區周沿，幾——破廢的倉庫和樓宅，這時候都聚滿，一群又一群滿臉愁容和淚水的男人和婦孺。一個大腹便便的婦人，由幾個同性的婦女，挽扶着走落一條有遮蔽的陰溝內。那裡的男人和男孩，都被婦人們驅趕着。一群人又發步的，趕快離開火霧騰騰的現場。幾個男子，一邊走一邊說：「那大肚皮的女人幹什麼？是不是要養下孩子了！——」另外幾個男子，很快就氣喘吁吁的，走近偉良等人的身畔。人們在這裡，幾乎擠得密不通風。偉良在意識迷糊中，聽見有人詛罵似的說：「在這個時候養孩子，真是！——」以後的話，他已聽不清楚了。他依稀只可辨識，四周仍有人，在連迭的喊着：「火呵！火呵！——」對了，四處都在哭叫着「火呵！火呵！」那聲音聲聲的鑽入人耳，使人心胆俱裂的，不住用惶懼的眼光，眺望着已隱埋在煙霧裡的街頭。這裡遠近，原開設有雜糧店、咖啡店、布匠行、照相館、酒吧等。但是這時候，所有店鋪都上了板門或鉄柵。少數受到歹徒掠劫的，則敲碎了門面內外的玻璃櫺。一群店東似的人物，在迷漫的煙氣中，不時伸出頭顱，用

那兩只惶恐的眼睛，向街頭內外窺探着。

街上的瀝清路，除了濺滿一地的水漬，就是淡淡而流的血絲。幾具辜加兵的屍體，被群眾毆破了頭骨，在血泊縱橫中，含恨地陳屍異域。那個英國軍官，早已斷了氣息，仰臥在溝渠沿，用瞪圓的眼球，望向煙色灰淡的蒼空。一群被毆斃的中國人，互相堆疊在一起。他們的身上，熱汗仍然涇涇地流。一只街沿上的水龍喉被擊碎了，沿着混亂而邇逼的街面，流向滿地狼藉的血屍。街外的催淚彈聲，夾着可怖的鎗響，在偉良和眾人的耳膜嘶鳴着。偉良這時候，已擠出極大的氣力，使出絕大的勇氣，從人叢裡，側身地走落街頭上來。他的腳踏在濕濡的瀝清路上，他的酸澀的雙眼，在催淚彈擴散出來的氣體下，益形難過而痛楚的淌下眼淚。他的腳，踢動着地上的玻璃屑和石塊，也踢響了幾只鐵鍬和鏟刀。他沿路走時，看到破落的倉庫後，和幾片機器房似的建築後，聚集着上千上百的人眾。這些人都是這場暴動的旁觀者。他們用默默的淚眼，望向這個經受摧殘的城市。整個城市在火的洗禮後，群眾的叫喊聲，已傳送到極遠而渺不可聞。軍警們的吆喝聲和警告聲，這時候已告斂息。太陽在發揮它的透照力，把濃濃淡淡，浮晃在整個大城市上空的火霧和煙霧，照得逐漸清朗和無踪。在大街前後，新來的消防隊，已把樹膠片的倉庫，從滔天的火融裡拯救出來。滿地都是燒焦的膠乳，四處都是中人欲嘔的腥臭味。軍警們在狼藉的現場，打救着一群，讓翻覆的鎮暴車，壓砸着的辜加兵和印度警員。幾個滿身鮮血的英國警官，則坐在瓦礫滿地瀝青路上，睜着疲累的眼睛，向四周裊裊的煙火環顧着。

偉良在眼看到，一輛又一輛的消防車，響着震耳欲聾的鑼響，向街頭另一隅的木屋區駛去，他心頭才稍為感到舒緩一下。他遙望火勢蔓延的周遭，一團如菌球狀的火燄，如火龍的便舌，到處捲舔着低矮的木板屋。逃難的人，先後已麇集在街頭的各個角落。幾輛救護車駛落現場時，馬上引起一重騷動。一批損手折肢的人眾，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搶先着鑽入救護車。而車輛開動後，仍有一批死命抓住門把的人。他們像要趕攀上救護車而甘心。遠處幾輛消防車，已舉起水龍喉，向囂張的火燄撲擊着。——看到木屋區的逃難男女，偉良瞬間即想念到家人的安全。在這個動亂如星星之火，迅速地燃燒了整個大城市的時刻，究竟家裡的老阿媽、麗芳和輝兒，他們又將怎樣呢？還有他的隣居們，和所有一切認識的或不認識的，朋友或非朋友們，他們又將要如何？在陽光漸次的佈滿街頭時，他感到頭腦有點紊亂的麻木。他的內心溢滿痛楚。他在泛白的嘴唇內，喃喃的，自語地走在街頭，說：「阿媽

、麗芳和輝兒，你們都很好嗎？——」他有點癡瘋似的，兩只手臂在向虛空擺蕩。他的姿態，看似是一個悲劇演員，在叨唸着可憫的台詞。天上這時候，第一次飛掠過一群灰鴿。街頭四外的屋簷下，一群飽受驚恐的人眾，亮着詫異的眼睛，說：「一切都過去了！過去了！天上看到了太陽，看到了飛鴿！——」這些毫無貫聯的話，究竟代表着什麼意義，一時間也不容許人們探究清楚。人們只感到，一陣莫名的高興，在各人的心坎裡升起。人們交搓着手，說：「總算平息了，總算太平了！——」這些話究竟代表着什麼意義，在場的人沒有一個探究清楚。人們只是雀躍的走落街頭，而遠處木屋區的火勢，已被消防隊的努力灌救下，終於被撲滅過半。而過半的木屋區，除了只見到一片餘燼中，仍有灼灼的火星外，大部份都只燒剩一壘殘牆。那是用石灰砌成的牆面，上面可見到燒焦了的廚具和「迎春接福」「上落平安」的各式揮春。

街面上逐漸出現了人影。軍警們，在萬分疲累下，正偎靠在警車和鎮暴車畔，在喘咻着氣。或者和同伴，彼此打聽着全市的暴動實況。一個英籍警官，在警車內聆聽着無線電的報告。他一面聽着，眉尖蹙着。嘴裡像是嚼着香口糖似的，兩邊頰頰在古怪的搖動着。旁邊的軍警人員，在豎着耳朵探聽究竟。其中一個英籍警官，噓了口氣，對他身畔的隨從，說：「全市都發生了騷亂，許多地方都有傷亡的報告！——」他才把話說完，遠處街頭處，響起一聲爆炸。一顆催淚彈在一片廢置的倉庫裡，兀地投在一批藏匿着的人眾間。催淚彈是由一群殖民地軍警施放的。彈聲響起之後，在倉庫裡衝出一群手持鐵錘和斧頭的人眾。他們在高喊着：「打倒殖民主義的跑腿們！——」以後的一片「打倒」聲，却讓全身武裝配備的軍警鎮壓住了。在這裡還在聆聽着無線電報告的英籍警官，把無線電耳筒摘下，說：「上級指示說，只可對暴民們施放催淚彈，對暴民們施行徒手搏擊。但放鎗只可向空發射，不得傷害人命！——」英籍警軍說到這裡，自己也讓催淚彈燻得直打噴嚏過後，才定睛望向迷濛煙霧的街頭。那裡正展開流血的搏鬥。一群手持警棒的印度警員，正和一群騷動的人眾撕鬥着。後者舉着鐵錘和斧頭，把印度警員擊得叫苦不迭。幾個持鎗而身站在鎮暴車上的英籍軍警，則連迭向晴空開鎗。鎗花在太陽下閃爍，宛似是一球一球的奇花異卉，在充滿暴力和血腥的街頭綻放着。騷動的人群，有人被警棒，敲破了頭皮，渾身血液的衝向鄰近的民居裡。人們經不起這驚心動魄的暴力場面，一切婦女和孩子，相繼被嚇得高聲哭叫。男人們則抬動沉重的家具，把大門和窗戶，嚴緊地堵住。在門外的一個滿身鮮血的人，因為被居民摒擋在門外，他

在喉腔裡，喊出了最後的一句「打倒！——」就巍巍顛顛的，走出街面，然後在陽光普照的街面上撲倒。在他的手裡，仍緊拏着一把長刀。而他的身畔，也相繼的撲倒幾個僵死的人！而遠街處，催淚彈和警棒，則把一群騷亂的人，進逼到大街上的一堵橫牆上，那上面張貼了，各式各樣的政黨標語和宣言。那個被人衆目爲好大喜功，視生民爲芻狗的政黨領袖，他的碩大肖像，仍然在鎗聲和煙屑中，露出謙遜而溫文的笑容。一群被軍警們追擊得，一臉蒼白而滿身紅血的人，在肖像前突然不支地倒下。他們把一雙沾着熱血的手，抓爬在政黨領袖的肖像上。而那領袖的，在血光的掩映下，仍然是笑得那麼的謙遜和溫文。全街上的騷動，又被殖民地的軍警們鎮壓住了。一街上都寂寂無聲。城市像是死了一般，只有陽光和風嘯主宰了一切！風把催淚彈的煙屑，無遠弗屆的播送着。整整的一條長街，除了滿地的陳屍，就是負傷者的呻吟。水龍喉被砸破了水管後，漫天都噴放着灼灼生光的水珠。一排電燈柱被推倒了，電流在那裡，發出嗚嗚而可怖的聲響。瀝青路上和溝渠裡，除了潺潺的水流，就是泊泊的血絲。通街的店鋪、貨倉和公衆設施，都像退盡了血液的臉孔。每一幢新舊建築物上，都露出一種肅殺和寥落的氣象。連一些店鋪的招牌，也淌着血，而在陽光下，血色都變成詭異的深紫色！

在這如死的街頭上，只有殖民地軍警們，在默然無聲地，踢着皮革的軍靴，在街前街後的逡巡着。幾個持鎗的印度軍警，挾着幾個衣衫破爛，臉上身上無不沾血的人衆，向一輛鎮暴車上走去。街上前後，可見到幾輛已燒成灰燼的警車和鎮暴車。一個英籍警官，在警車內揷着無線電向上級請示。他的臉頰上受了傷，一絡血絲涔涔地流着。他的制服上，除了幾處破洞，就是沾滿着紅血。他在撥弄着無線電時，眼睛却望向荒涼如死的街頭。一陣熱風刮過，一些殘舊的報紙，夾着紙屑和政黨的宣傳單，在街頭一直飄向去街尾。那一排被攆倒的電燈柱，也許把電流觸及了某種媒介物，在岑靜的街頭上，兀自地發出嗚嗚的燃燒聲。街沿的屋宇，除了偶然的，有人把頭顱探出窗戶觀望外，所有的門扉和窗扉，都扣得嚴嚴的密不通風。不知在那裡的街隅，偶然傳來狗隻的吠叫聲，也有幾個印度警員，在協力的，把狂噴着水柱的水龍喉拴緊。但他們並沒有成功，水珠仍然單滿一天都是。印度警員們渾身濕濡的，在互相用印度話詛咒着。這時候，雲影的低垂下，兩只殖民地軍警的直升機，再次的飛來街頭上空。機聲嘎嘎地，吸引了英籍警官走出警車內觀望。他的臉頰在流着鮮血。他就是雷克警官。他抬頭用手豎起遮簾，自語的說：「全城就要實施戒嚴了！——」他不知道是否出於慨嘆，言罷沉重

地嘆了一口氣。在他對面的街巷裡，幾具血屍陳臥在那裡。四外渺無人影，只有幾只黃狗在屍畔處嗅聞着。

雷克警官在幾個隨從的相擁下，走落一條巷衢的石階處。這裡許多露天的攤檔，所有的篷幕，都被狂暴的人衆和軍警掀翻。一月一日的熟食攤，先先後後把鐵鍋鐵鏟，拋擲在磚地上。滿地都是盤碟和箸筴。幾許飯肴和麵絲撒滿一地。油液和醬醋溢滿街巷內外。一叢簇的坐椅和桌子，散亂的陳置在地上。一群野貓，在炭火已熄的爐灶裡翻滾。不知那個惡作劇的人，竟在街央上，放置了一只糞桶。而巷梢的轉角處，一月陳舊的公衆廁所，被人有意地推倒半日牆。廁所內的糞尿被撒滿一街。一些政黨的傳單，被拋在糞池內。而那個自視爲一世之雄的政黨領袖，他的肖像則貼在電燈柱上。憤怒的人群，用糞便把他笑容可掬的臉龐，塗抹得眼花撩亂。

雷克警官走過巷衢。他有一種白種人的高傲，和對野蠻與污穢的極度反感。他抬眼對那政黨領袖的肖像，稍爲凝望一眼，然後自語似的說：「爲什麼，這個政界領袖，會如此的不得人心？——」他說着，自己也受不了那臭氣的衝擊，腳下走快了幾步，連忙的離開了巷衢。這裡前後的住戶人家，無不把厚重的鉄門，嚴嚴的緊閉住。雷克警長在離開污煙瘴氣的巷衢後，他背後的一個隨從，也是英籍的警官，用低悄的語氣，對他耳語似的說：「你大概不知曉的，雷克警官。這個人要做當代的政界英雄。他對這國家的人，也真的夠殘忍的！——」他以下的話不會說出來，但雷克警官佇下腳步，用半疑惑和半瞭解的眼光，望了望那滿臉含蓄表情的同籍警官。天上直升機掠過，太陽把它的巨大陰影，在街巷內外，所有殖民地軍警們的頭際上一閃而逝。直升機的嘎嘎聲，使全場的人耳膜發麻。但雷克警官，在向街頭眺望時，却意外的，在街隅的一角，看到一群臉容惶懼，而滿身沾滿汗水和塵屑的人衆。這些人本以爲，騷亂在不久前平復了。不想在他們離開隱匿處，而向各自的家門走去時，忽然街頭的某處，又有一群騷亂者和軍警發生衝突。兩批人馬的撕打聲，傳來這裡的各人耳內，有人恐懼而不安的說：「怎麼又打起來了？怎麼又打起來了？——」在一疊連聲的叫問中，偉良也剛好擠身在人群裡。他滿腦袋裡，所記掛的，無非是家裡的老阿媽、妻子麗芳和兒子若輝。他對眼前的暴亂，反倒不若衆人的恐懼和激動。他只想到家人和友人的安全。可是，此刻街頭的喧鬧聲，却使他從冥思裡震醒過來。他抬眼望向巷衢出口的所在，一群人把公廁的圍牆推倒。另一群人揮舞着手上的鎌刀，把電燈柱上的絲線，活生生地砍斷。一團青藍不一的光暈

，在街隅的一角閃耀着。人群把某政黨的領袖肖像，和政黨的宣傳單，肆意地擲在糞池中。有一個精壯的男子，手裡揮動着鐵錘。他臉上和身上，都流着洶湧的鮮血。他站在煙屑四溢的街頭上，用激昂而略帶嘶啞的聲音，在大喊着說：「打倒殖民地主義者的走狗政客！打倒剝削階級的資本主義政黨！——」隨着他的叫喊，那批讓他領導着的人，益發激越和衝動的，把手裡的鐵器，沿着街衢，把所有的電燈泡、電話亭、水龍喉，統統敲破。幾個孔武有力的男子，甚至躍上幾輛轎車上。他們發狠地，用雙足踏破轎車的頂蓋。另幾個人，則發狂地揮動鐵棒，把轎車的擋風玻璃敲碎。一時間，無街無巷，又灌滿了可怖的嘶打聲，在煙霧迷濛中，那個領袖似的男子，用沾着血的唇皮，喊出他極其高亢和憤怒的聲音，說：「和統治階級，和殖民地主義者，永不妥協的鬥爭！——」這個人很有領導者的風範。他在說完之後，率領着一群人，手裡高擎起各式的鐵錘和木棒，在齊一地，喊出共同的聲音，說：「我們流盡最後一滴血，也要和殖民地主義者抗爭到底！——」所有的喧嚷聲，都在視界不清的街頭上搬演着。所有在街外屋簷下，被人衆的咆哮震懾了的人群，人人都瞪着恐怖似的眼睛，望向街對面，在迷漫的煙霧下，偶然閃灼不休的幢幢人影。

可是，偉良却是這一群恐懼者中，唯一感到驚訝和意外的人。他無比慨然地，用沉喃自語的口氣，說：「天呵，竟然是他！」在他身畔的人，有幾個顯然地，聽清楚了偉良的說話。他們不約而同的，用奇異和諮詢的眼光，望向一臉上都罩滿愁苦和不安的偉良。有一個和他站得較近的中年人，用十分清晰的話語，問向偉良，說：「他是誰？先生！」他期待的眼光，終於在失望的答覆中黯淡下來。偉良只是擺擺腦勺，舔着唇皮，用含混不清的語調說：「就是他囉，那個政黨的領袖！」他用微然顫抖的手勢，指向街外煙屑漫騰中，兀地臨空掛揚在，電燈柱上的政黨領袖肖像。煙氣從遠地木屋區送來，那政黨領袖的肖像，在煙氣包圍中，只露出一排微笑中，剷凸出來的亮齒！

偉良含糊地把話說完。他感到胸腔內的鬱悶，使他腳下有點浮晃地，欲站不穩的全身顫動。街外煙霧裡，除了聽着使人心悸的怒吼聲，也有一種難聞尿臭味。政黨領袖的高大肖像，被淋着汽油燃燒起來。不知誰人在說：「大家看，他們走出煙霧裡來了！——」衆人一致注目之下，爲首那個領導者，在煙霧矇矓的包圍下，終於首先浮露出街頭外。他臉上身上都是紅血，手裡擎着一只鐵錘。他的臉肌繃得緊緊地，一雙眼瞳內，噴射着革命者的光芒。他站在煙霧漸淡的街頭，率領着衆人，齊聲地高喊說：「打倒殖民地主義者的統治！——」他的喊

聲，被他背後的追隨者唱和着。有人激昂而高揚的，唱着熱血沸騰的戰鬥之曲！

街頭遠近，都是血的洗禮後的荒涼和雜亂。每個旁觀者，無不偎靠在屋簷下或廊柱後，用好奇和驚訝的眼光，望向這一群手持鐵械、鬥志高昂的騷亂者。有人在喉嚨裡，沉喃的說着胡話。不知道是驚嘆或者佩服的，在和身畔的人，彼此低聲的耳語着。而煙霧在太陽下，逐漸廓清時，那群人在他們的領導率領下，竟然有秩序的，走在滿是玻璃屑片和垃圾的街頭。他們人人滿臉滿手都是血。但是，血影無法掩抑他們的鬥志！他們每個人，在手持各種鐵器中，身手敏捷的，兩目炯炯有神，用卑夷的眼光，望向沿街張貼着的政黨黨徽和政黨領袖肖像。一面英國國旗，在街頭的廣場上豎起。但是，很快地，已有幾個精壯的男子，躍往廣場內，用鋒利的鐵鋤，把整枝旗桿砍斷。

在一群騷動者，踢着地上的垃圾，往無盡處的街頭走去時，那群滿臉濺血的人，宛似一行從火獄裡走出來的勇者。他們豎着濃眉，瞪着怒眼，望向這個城市的一切不平和不幸。爲首的那個青年人，在不住的轉動利眼，向周遭的政黨標語溜視着。他的眼眸，在頻頻翻動中，終於和屋簷下的廊柱後，一個他熟悉的眼睛碰上了！兩個人微然的一怔。在屋簷下人叢裡的偉良，幾乎失聲的呼喊出來，說：「是阮坤，你！——」但他終究還是把呼喊聲壓抑下來。他只感到頭腦發麻、眼眶漲痛。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說過了什麼。只是模糊地，看到阮坤向他招了招手，然後用手背揩拭一下臉上的血絲。他好像在說話，又好像在呼喊口號的說：「和殖民地主義者抗爭到底！和寡頭無恥的政客撕鬥到底！」在偉良沉緬在現實和幻想時，阮坤率領着人衆，揮晃着沾血的鐵錘鐵棒和木棒，一直向街外陽光泛濫處走去。這批人走過街頭時，在近的樓宇上，有人在天台處伸出了頭顱，用歡呼和褒揚的語氣說：「歡迎你們英雄們！歡迎你們勇士們！」可是，這個人的歡呼聲，未免單調而寂寞了一點。在街外屋簷下、廊柱後的人，只是略爲搖動了一下嘴角，用無法解釋清楚的心情，望着這群血的騷亂者遠去。街外煙霧盡散，公廁內的糞尿橫溢。政黨領袖的肖像，被騷亂者踐踏得七零八落。橫一條長幅上寫着：「讓我黨率領全民，邁向繁榮與安定！」被人撕成幾截的，分別擲在邇邇不堪的糞池裡！

——偉良在良久的沉思後，終於在陽光普照的街頭，看到暴亂和囂叫，已成爲噩夢似的過去。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他已倦坐在路畔的一塊石墩上。他周遭的人，大部份已疏散而去。而他，坐在石墩上，却一直回憶剛才的一幕。他想起阮坤，在向他的招手時，他用口號代表說話的，向老朋友致意。他

和阮坤，宛似兩個世界的人。他們選擇了不同的生活道路。他是個怒餒偃息了的人。而阮坤，却是新時代的先行者和革新者！——想到這裡，偉良難過的，用兩手掌，抱着自己的頭顱。他好像要枯坐在這裡，在陽光的燥熱下，逼自己把問題思索清楚！他這幾年，自己在做什麼？而阮坤又在做什麼？爲什麼自己最終却消沉了，而阮坤却揚厲的，豎起鐵鍬、咬着血牙，和反正義反民主的邪惡殖民地勢力展開鬥爭！

偉良在岑寂的街頭上，讓陽光蒸晒得意識迷惘。他讓時間，在他迷糊和唏噓中流淌過去。街頭遠近，本來匿藏在各個角落裡的人群，已三三兩兩地，在提快着腳步，向自己的家門走去。沿街的房屋，樓下的門扉已推開。一群人在伸長着脖子，向煙氣裊裊，滿街殘礫的路遠處望去。樓上的窗戶，大多數已先後扳開，除了窗眼內，偶見幾只好奇的眼睛外，有幾個婦人家，已把洗濯好的衣裳，掛出窗戶外涼晒。有人甚至開動了收音機。播音中傳來各政黨的黨魁們，在發表演詞，並呼吁市民們保持必要的冷靜。不要輕信謠言，不要在公眾集會的所在走動，不要搶購日常用品以俾刺激物價！

街上已有少數的轎車和人力車馳過時，偉良才如夢初醒的，感到他在街頭上呆坐太久了。他兀地想念起家裡的老阿媽、麗芳和輝兒。他對自己有點懊惱的，用咬着的牙縫唸嘆一聲。然後，站立起來，移步向街遠處，自己的家門走去。可是，他正舉步走向街頭，却見對街的巷衢出口，走出幾個四下巡察的英籍警官，爲首的一人，竟是和自己碰過幾回面的雷克警官！後者正從公廁被搗毀得四爛的巷衢裡走出來。他和幾個隨從門一樣，不住的皺皺着眉，並且掏出手帕，在半掩着嘴鼻的咳嗽。幾個英籍警官在嘀咕着。他們好像在埋怨什麼似的，在沿街上，用手指戟指着那政黨領袖的肖像。他們看來，也像是對某政黨和它的領袖產生反感了！

偉良和一群臉容憔悴的小市民，正打算越過雜沓的街面，向自己的家屋走去。可是，在陽光照得使人目眩的街隅上，偉良却無可避免的，和雷克警官，在街道上碰上了。偉良正要把步勢和眼光，向別的方向挪移，而雷克警官却一口制止他，並且很清楚的，用馬來話對他說：「杜偉良，是你！竟有這樣的巧遇！——」雷克警長的語音，並不包含半點惡意。這使到他身畔的幾個同籍警官，也不期用好奇的眼光，對偉良瞅望着。偉良一瞬間，只感到臉上有一種熱燥。他把腳步停佇下來，用平淡的語氣，操着馬來話，說：「我正回家去，雷克警官。我是路過這裡的！——」偉良的說話聲很低沉，但雷克警長全聽清楚了。他微微頷首，把額角上的警帽，稍爲抬高一點，用一雙灰藍的眼睛，望向

偉良，說：「我完全相信你，偉良。」他說話間，故意把語氣頓挫一下。他對偉良眈望了半晌，顯然在考慮，應該用什麼措辭對這個中國人說話。可是，偉良却移動了一下腳步，說：「我要回家去了，雷克警官。」他的話才說完，雷克警官却急遽的說：「慢着，杜偉良！——」雷克警官說話時，人已走近偉良面前。他背後同籍警官，相繼用詫異和不解的眼光，望向他們兩人。街上的過路者，也頻頻用奇異的目光，向雷克警官和偉良打量着。

「我知道，你並沒有上建築工地去，是不是？」雷克警官說着，腳上的警靴，踢響着滿地的玻璃屑。「是的，雷克警官。我不太贊成他們的罷工行動！——」偉良幽然地說，一下子他對自己感到很驚訝，何以自己對這個英籍警官這樣的坦率。這樣子的說話，理應是向自己極其熟絡的朋友說的。可是，雷克警官顯然並沒有覺察到他的內心狀態。他只是對偉良，抿着嘴，微笑一下，說：「你一直是個消極的工運份子，偉良！」雷克警長這不含貶褒的說話，却使偉良有莫大的羞愧。他內心的不安，這時候却讓雷克警官察覺了。但他對這個中國人，也沒有特別深究的興趣。他只是攤攤手勢，用一個極其不愉快的表情，繼續對偉良說：「就在今天早上，工地裡爆發了嚴重的罷工示威行動！他們都快發瘋了！」雷克警官沉聲地說。他背後的幾個同籍警軍，已瞭然了眼前這個中國人的身份。他們宛似讓回憶中的罷工示威震懾住了。幾個英國人的鼻準上，都沁着涼汗。天上却極其罕有的，兀地撲下一陣又乾又燥的熱風。

偉良像呆楞似的，站在街隅的一角。他背脊後，遠遠地站立着一群閒人。大概在方才的騷動過後，人們又恢復了對人世各事的興趣了。幾個閒雜的人，在手指點點地絮說着。有人還以爲偉良是個犯罪份子，不住在喉腔內，迸出低沉的聲音，說：「可惜呵！一個相貌堂堂的人！——」可是，偉良却不以爲忤的，只是聳動一下眉頭，然後對雷克警長問說：「情況是不是很糟糕，雷克警官？」偉良的語音，充滿着關懷和恐懼。他看來，已完全想像得到，那遠在街外街的建築工地上，一切讓一場狂瀾式的罷工和示威，搗毀得七零八落了。但是，雷克警長却鐵青着臉，沉聲地說：「的確很糟糕，偉良！你們的工友群，又再開出了人命。你們的老板，就是你們所營議的資本家金老板，如今已被你們的工人群，用鐵鍬活活地砸死了！——」雷克警官一邊說，臉上的鐵青色也越來越沉重。其旁的幾個英籍警官，在默默無言中却齊一地嘆了一口氣。街上的空氣，燥熱得使人難受。一群印度人驅趕着一群山羊，在街上走過時，不住的撒糞。

在暴亂旋捲過後的街頭，偉良懷着一顆沉重的

心，拽着沉重的腳步，向家園的所在走去。沿路仍可見，一群自木屋區火場處，逃生而來的人，携男帶女的，滿臉油污和淚痕的，蹲在街角上的樹蔭裡，在就地的咀嚼着乾糧。幾個好心的路人，除了分贈給他們若干米糧，也慷慨的給他們一些零錢。幾個身著光鮮的婦人家，正在善心地，向一群衣衫襤褸的難民，分贈各式陳舊和實用的衣物。——偉良在難民群的塵集處，稍為佇停腳步。他目睹一群流離失所的難民，在掩臉而捂嘴的嘔嘔痛哭。他目睹一群人，在頓失家園和家人之後，他們將何去何從的，去面對未來的生活和前程！遠方已成灰燼的木屋區，只有幾個消防員，在作善後的處理。一群已告失却家園的人，男人則呆立在荒地上流淚，女人則捶胸的嗷嗷痛哭。一個女人滿頭散髮的，在作求死狀，而旁人在相繼勸說中，也止不住的，在流淚中並連聲咳嗽。

偉良默默無語地，對一群向他所有路人，投以哀懇和求援以目光的難民，無可奈何的攤攤手勢。用愧疚和難助的表情，表示着自己的無能為力。四周都是起伏的哭聲。而遠方的木屋區，在焦黑一片的木塊和鐵皮之間，一蓬一蓬的煙氣，仍然饒有餘威的衝向天空。哭聲也緊追隨着偉良的背脊。在他走過橫街後，在一片廟宇前步過。廟內傳來低抑的木魚聲，也聞到清淡的焚香味。也許，在暴亂四襲的城市下，這裡是唯一的僻靜處了。但是，偉良的想像，很快就讓眼前的現實敲碎了！在廟門的左右兩側，在簷影和樹影下，仍可見到一群渾身破爛的逃難者。男人和婦孺們，都臨街搭起篷幕，在那裡蹲匍着。用失神而落寞的眼色，向街外熙攘的人群望去。幾個着着僧袍的出家人，正在殷勤而周到地，向每一個飢餓的難民，每人分發一碗稀粥。幾個印度人馬來人，也合十着顫抖的手掌，向出家人等致着謝意。

一路上都是暴動後的淒涼景象。偉良走上一道石橋，橋下的流水潺潺。偉良伫立橋欄上，眼睛望着飄浮在水面上的小貨船，船上也蹲坐着一群流浪的難民。他們從鄰近的動亂國家，隨着水流而飄到這裡。但是，這個城市，大多數人仍在失業和半飢饉中掙扎。原來城市的人都難以覓求一工半職，何況是這些，遠來自異域的孤客！——偉良向着河面的遠空，緩緩地舒了口氣。橋面上除了行色匆匆的人群，也有幾輛警車，在風馳電掣中，向街上的某處飛奔而去。望着遠去的警車，和它車後揚起的塵頭，偉良忽然想起，雷克警官在和他分別的時候，對他說：「偉良！我相信你會知道，你們建築工地上的罷工和示威，是有政治動機和自的的。而領導罷工的人，我想，你也應該知道，其中一個激越份

子，就是你的好朋友阮坤！我想，你一定比我們警方更瞭解他！——」雷克警長說完之後，鼻腔裡哼嚥幾句之後，然後率領着他的隨從，向街角的熱鬧處走去。臨別之時，雷克警官突然對偉良，意味深長的說：「我們警方對你的好朋友阮坤，真的有必要好好的瞭解！——」他說着，眼睛裡透着一重異采。那種不言而喻的意思，使偉良從心裡打了一個寒噤。他正在腦海裡，盤旋着許多疑問時，雷克警官却揮揮手，作了一個分別的手勢，說：「也許今夜會施行戒嚴的，偉良！你要回家去，還是盡快的走吧！」雷克警官說完，就把警帽有意的扳下，把他那一雙灰藍的眼珠，埋在黑黝黝的帽影下。他的人影消失在街頭時，偉良才自半迷惘的怔忡間轉醒過來。他移步向家屋的路上走時，一輛救護車，以電馳的速度，在滿是泥屑和塵垢的路面馳過。救護車的鈴響，使偉良站在街頭上，有突然的緊張和恐懼。他想到家裡的人，想到阮坤，想到工地的示威和金老板的死，也想到整個城市，在感染着瘟疫似的，在暴動的病苦下，不斷的呻吟和掙扎。而救護車的鈴聲，在他的耳畔四響。

——偉良終於被救護車的鈴響，催動得頻頻喘息。他感到頭腦昏花，而內心絞痛難堪。他望着橋下流水。流水中宛似出現了阮坤的影子。他擊着沾着血的鉄啣，揮揚着肌肉起伏的臂膀，在咬着澀血的牙齦，然後瞪弄着仇恨的眼珠，在大聲的率眾叫喊着：「打倒英殖民主義的政壇走狗！打倒——」在叫聲頻仍中，橋下的水流，又飄來了一艘，滿載着難民的板船。船上的人群，在張揚着絕望的手勢，在高低不定的，在吟叫着：「苦呵！——」而偉良在阮坤叫喊的幻覺中，在船上難民的頻叫中，他感到意識逐漸迷糊，也分不清這裡是天上或人間。只想到家裡的老阿媽、麗芳、輝兒，在向他們頻仍的招揚着手。他們那一臉焦灼和期盼的表情，在在說明，他們比世上任何人都更需要他。他腳下一下子踏在微燙的橋面上。心裡一下子感到無比的充實和舒暢，然後快步掠過滿眼政黨標語和塵埃的街頭，而奔向老阿媽、麗芳和輝兒，三副可親的臉影去。

#### (六)

黃昏前的夕照，在天幕上劃過一撇瑰麗的彩虹。街外的車輛，在收音機播放戒嚴的消息時，早已逐漸斂跡。偶然疾馳而過的，是殖民地政府的警車、鎮暴車，或者特殊階級的流線形轎車等等。幾個馬來人拽着幾只牡牛，急匆匆地向街頭遠盡處走去。印度人則策着牛車，在揚着手上的鞭枝，向不勝吃力的牛只揮去。牛只一路上，在哀鳴聲中，不住的嘔吐涎沫。街上的另一角隅，在經過一早上的暴動後，大部份樓宇的玻璃窗扉，都讓人們胡亂投來

的石塊砸碎了。幾家店舖的招牌，已被人用塗污了。這裡本有一片某政黨的分支辦事處。人們在搗碎某政黨黨徽時，也順着破壞行動的升級，把鄰近店屋的門扉和商店招牌，也塗抹上烏漆一片的油彩。一家酒吧門前廊柱上，本貼有十來幅政黨領袖的小肖像。也許憤怒的人衆，以爲該酒吧是屬於該政黨的支持者。人們在怒吼的聲響下，一鼓作氣的，紛紛把酒吧門外的玻璃窗櫺敲爛。人們把窗櫺內的美女照片，紛紛地撕碎在地。另外，在街對面眺望過去，可見到酒吧的霓虹燈，也被砸得碎爛。也許是電流走火之故，在街外匆匆而過的人，總可以看到，酒吧的屋簷上，電火在磨擦時，發出極其可怖的噁鬧聲。而黃昏的投照下，整條街都浸在一重晦暗的光采裡。街上的行人已漸次稀少，車輛最後只剩得警車和鎮暴車行駛，一輛重型的開篷軍車，在街面上，砸過寂寥的瀝青路，發出的巨響，使遠近的居民，禁不住震悸的，後心腔裡湧起一重懼意。黃昏最绚烂的一絲光芒消匿後，全條街上，已陷在沉暗不已的夜色裡。天上一輪淡月浮出來，雲氣浮來晃去。風吹來也使人砭骨之痛。街上已沒有了路燈。全市的發電機房，過半已被暴動時的人衆毀壞了。家家戶戶都在燃起煤油燈或臘燭，只有幾家商號，亮起奢侈的煤氣燈。但商號內也罕見人影，只有不歇傳來的收音機廣播聲，讓人感覺到，這個幾乎癱瘓了的城市，仍有一絲活氣。街外捲成一團涼風，把滿地的紙屑垃圾，吹動得簌簌響。那橫跨在路空上的條幅，書寫着政黨的鮮明口號：「我黨和全民，一起邁向繁榮和富足！」這整行的字，在夜色迷濛之下，讓風吹晃着，越發讓人有不真實的感覺。字型在虛黯中飄舞，大約驚嚇了一群棲息在電桿線上的雀鳥，牠們在依偎和跳躍間，不住的啾叫不已。街上因警車和鎮暴車馳過時，橫射過來的幾條光柱，可以照見，在街內外的屋牆後，畏縮地蜷縮着一群人。他們有中國人馬來人印度人，甚至錫蘭人也有。他們靠着簡單的遮蔽物，把自己身藏在虛黯無邊的天地間。而月華第一道光芒投下後，偏偏照亮了這一群人的背脊。在他們背貼的所在，正好又懸着一幅政黨領袖的肖像。他在黑暗的空間，逐漸升起夜的寒氣的街頭，很親煦而和藹的微笑者。

夜把樓房的四處，緊緊地覆罩着。夜的顏色，在每戶人家的煤油燈下，在衆人燃亮的臘燭光下，照成半晦半黯的色采。不知是誰，在樓房內的某個角落，開動了嘹亮的收音機。廣播聲在一陣音樂之後，就是播音員的緊急報告。報告的大意，是說本城已陷在暴動的恐怖中。每一個市民，爲了確保國家社會，和自己家人親友的安全和福祉等等，務必要和政府當局合作，把所有涉嫌參與煽動和暴動的反社會份子，據情向當局具報。具報人身份，將受

到當局嚴加保密。所有反社會份子被剔除後，國家社會才會恢復安寧和秩序！同樣的說詞，用了四種語文反複重述。重述過後，就是宵禁措施。凡市民人等，除非獲得軍警准可，在宵禁時間內，務必要留在戶內。在戶外遊蕩人士，一旦被巡察軍警拘逮，必將面對法律制裁云云。——這通告早在黃昏前，通過廣播重述了幾次。市民們在議論紛紛中，分別四處張羅煤油燈和臘燭。在本市發電廠讓一群身份不明的騷亂者搗毀後，全市陷入電流斷絕供應的消息，就不脛而走，在市上到處傳揚着。少數人能夠收聽到收音機廣播，那是他們擁有較爲奢侈的晶體收音機。在宵禁的廣播後，又是殖民地軍警人員的談話。大多數人都認爲，騷亂的局面已受到控制，目前唯一的憂慮是，發電廠受到嚴重的破壞。一群饒有建築經驗的騷亂者，把整片發電廠的地面和地下，各隱藏着的電栓和電纜砸破。各發電廠的建築物，先後經過了火焚。目前在殘破的建築物內，仍可發現幾具守衛人員的焦屍。現場四處，可見到粗糙和塗鴉的標語，標語內容是對英殖民地合法政府諸多誣贓。另在現場發現各式傳單，內容對某政黨及其黨要，進行各式謾罵和詆毀。軍警人員在憤慨的發言中指出，所有暴亂和反政府行爲，都由一小撮極其激越的反社會份子所操縱。目前軍警當局，已掌握了若干激越份子的名單，紛紛地自樓房某處，或街隣某處的建築物內傳送出來。街外因查無燈火，遠遠近近，看去都是灰黯一片。偶然幾個身穿制服的軍警人員，踢響着腳底下的警靴，把瀝青路和磚石路，敲得亂無節奏的迴響。軍警們沿街打亮着手裡的電筒。火光到處，可見到一群無家可歸的社會遺棄者，相偕地，匍匐在陰暗的牆角和簷影下。一條大溝渠的排水處，因爲空間稍爲寬敞和空廓，在那裡竟相偕着一群女難民。男人們則勇敢地，在溝渠外支起幾塊破蓆和破傘，在黑暗的夜空下，準備渡過這漫漫而恐怖的長夜。軍警們用扎眼的電筒光，向這一群遊魂似的流浪者，稍爲晃照一下，其中一個軍警人員，是中國人。他噴聲嘆了一氣，然後用哀憐的口氣，自語了一句：「真的是一群可憐的人！——」他身畔是幾個印度軍警。他們好像感染了中國人的同情心。各人把嘴角抿扭着，互相眺望一眼，而不語地，敲動着鏗鏘有聲的警靴，走向茫茫不清的，夜黑越來越濃的街頭。

樓房內外，四處溢滿着煤油燈和臘燭的騷鼻氣息。二樓的黑暗空間，傳來如泣如訴的二胡樂音。那個文藝青年陳其祥，又在把他內心的悲懷，借藉着二胡的弦音，而傳遞給樓房上下的知音。而樓房下的雜院裡，因爲無電燈晃照，只剩得一絲幽淡的明月光輝，使人依稀可辨，在雜院周沿，仍有一批人罔顧宵禁指令，在自家門前的雜院內，迎着寂寞



而沁涼的晚風，在雜院四隅蹲着坐着偃着的，在對望着彼此，又對望着黑鴉鴉，寂寥得使人不免心悸的街外靜路。一重旋捲式的夜風，不知兀自何來的，把街面上的一只廢棄的鉄罐，奇蹟似地吹起。鉄罐在凹凸不平的街面上翻騰，一直往更黑的街頭滾去。沿着路面，發出鏗鏘不休的聲響，使這更其岑寂的街頭，在黑墨墨中更然的顯得神秘和詭異。

偉良在夜飯之後，在樓房前的雜院內，和衆人一起，大家都在虛黯的半幽明月色下，在吞吐着煙氣，也在不歇的，發出低微到宛如蚊蚋似的嘆息。夜風逐漸帶着涼意，有人輕聲的打着咳嗽，也有人用手擤着鼻子。不知是誰，把坐着的木椅，壓砸得吱嘎作響。這聲音使寂靜的空間，帶來一種異樣的寂寥感。那人在壓砸得坐椅吱嘎響時，並用慨然的口氣說：「今天早上這一場暴動，真的把我嚇壞了。幾乎把我們這批損夫，困在碼頭內不得回來，那裡，真的鬧得天翻地覆嘍！——」說話的人，坐在偉良的右側。他一邊說，一邊爲後者遞送了一枝煙。偉良說了句謝謝，並自行的燃亮着。這說話的，是樓房下的一個單身住戶。他是在碼頭上賣氣力，當損夫的阿貴。他近年一直奔跑於政府部門，忙着申請髮妻南來團聚的事，一直都是大家悉知而關心着的。在他的身畔，坐着搖着蒲扇的秦先生，和不住揮手驅逐着蚊蚋的小柯。秦先生碩胖的身軀，仍然斜臥在他的帆布椅上。他手上搖着蒲扇，一派怡然自得的情態。小柯則精力過剩似的，在頻頻拍擊着自己的腿脛，其聲噼啪地，把兩手掌，拍擊得沾滿着蚊血。他不住暢意地自語：「真該死，真該死的蚊蚋！——」其他的人，都把臉影埋在幽幽淡淡的雜院內。各人搬出自家的短凳坐着，雜院那棵青楓樹下，葉影中掩蔽着幾個隣里。他們一邊在抽着咕嚕的水煙聲，一邊低抑的嘆着氣，並交換着當天早上暴動的情報。有人聽來了聳人聽聞的消息說，在市郊外的軍營左近，有一批人在那裡，和軍警發生了嚴重的衝突。當時，有人目擊到，一群軍警除了施放催淚彈和揮動警棒，和人衆發生糾鬥外，一群突由軍營外，趕來增援的英國軍警，竟然罔顧法例的，在人衆雜沓的現場，公然朝着人群開鎗。有人在惶悚奔跑中，看到幾個中國人，在叫着口號的同時，手裡搖晃着一面旗幟，上書着血紅的字：「誓死推翻殖民地主義者的黑暗統治！」在旗幟搖晃中，夾雜着人群激昂的高喊口號，也夾雜着軍警們的吆喝聲。一批又一批的警犬四處奔竄。而犬吠頻仍中，却兀地響起震耳欲襲的機鎗聲。一排無情的子彈，把騷亂的現場，射擊得煙屑四起。而一群堅持擎着旗幟的人，則在血泊中，漸漸不支地翻眼睛，而翻臥在滿地彈片的路面上。

騷動人群在血泊縱橫中，發出的慘厲呼喊，宛

似穿過時光的流遞，而傳送到雜院內，每一個在場者的耳鼓裡。人人都煞青着臉，跳聳着臉頰上的顫骨，好像那悽慘的屠殺，就在眼前上演着。每個人都讓殘忍和恐怖震懾住了。每個人都像停止了呼吸似的，彼此都在噤聲中，聽到清脆的，遠遠傳來屠殺者和被殺者，在叫喊和痛吟中，把天地間的風雲，一下子渲染成可怖的顏色。而月光遊入烏雲裡，雜院內已被黑暗覆罩着。螢火虫飛舞得更其熱烈。牆角的蟋蟀叫鳴得更其聲響。

坐在偉良身畔的損夫阿貴，他抬起眼睛，用香煙屑燻得眉眼成絲的眼神，望向偉良。後者呆楞的，很久才把吸吮在口腔內的煙息吐露出來。他用平淡但却鼓勵的語調，對阿貴說：「告訴我，阿貴。你們在碼頭上，是不是又遇到類似的慘禍，呃？——」他把最後的煙梢，極力的吮吸一口，然後把它擲向磚地上，彈跳了幾下發着耀眼的火花。樓房上的窗扉，突地扳了開來。這時候，大家在煤油燈的側照下，可見到補鞋爲生的中年人，正在向着黑暗的虛空嘆氣。他沉痛的自語說：「真是可憐的小碧！——」經他這麼一說，大家才側耳細聽了一下。在夜風吹拂中，除了各式自然界的聲籟外，隱約自樓房二樓的中座裡，傳來一迭又一迭的嗚咽聲。那哭聲如游絲一般，似有還無的，在衆人耳朵外飄蕩。最終在一聲尖亢的收梢後，有人終於認出了，那是小碧低迴的啜泣聲。在她繼續的哭喊中，伴着她養母的時高時低的絮叨聲。好像有誰看到養母在虐待小碧似的，在雜院一角的陰冷所在，發出磨牙後的憤怒聲，在說：「這狗娘養的養母，一整天就盡曉得虐待小碧！」這說話的人，讓大家好不容易，才辨認出，是那個坐在青楓樹畔，石墩上的男人。那是個樓房下過道上，雙層床上的一個住客。他是一個退休的郵差，自己孑然一身寄居在這大城市裡。人們都呼他「阿牛叔」的，大約是說他脾氣暴躁的意思。阿牛叔說完了這幾句話，還是一個人抽着煙，哼唧噴噴的，在發着悶氣。樓房上小碧的哭聲稍斂，却在這時候，響起了使人聽着氣悶的養母詈罵聲。她在連珠炮似的，發出一連串的喝罵，還聽到她跺腳的聲響，破空而來。而小碧的哭叫聲又在揚起，間中還可聽到小碧求饒似的聲氣，說：「阿媽，妳饒了我吧！——」可是，小碧的求饒尚未聲斂，養母已連連揮掌的，打得小碧哭叫得更其慘厲。

( 4 —— 待續 )

## • 風訊 •

\*本期的「蕉風人物」王潤華博士是新馬兩地知名的寫作者。他本是吡叻江沙人，現在新加坡國家大學執教。從他的訪談中，我們可以清楚的感受到他對寫作所堅持的虔誠與熱誠態度。

\*而我們必須承認的是，虔誠與熱誠，正是目下許多寫作者所欠缺的。有很多所謂寫作者，他們常毫無慚色的向人宣稱，他們是為錢而寫作。本來為錢而寫作並沒有錯，因為寫作本身是一份勞心又勞力的工作，作者在辛勤一番之後，得到應有的酬勞，是天經地義的事，跟任何的從業者工作完畢後得到報酬一樣的應該。只是，他們却千不該萬不該，擺明「我寫的是賺錢稿」的姿勢，因此便放心的把寫作的水準降低。為甚麼寫「賺錢稿」便可以以不顧水準，這便是令旁人感到最莫名其妙的一點。也許，這些所謂「賺錢稿」，大都是刊登在一些八卦雜誌軟性雜誌上吧。與「賺錢稿」相對的，大概是所謂的「非賺錢稿」了。而吸收這些「非賺錢稿」的，據說是一些比較「高眉」而稿費又不那麼吸引人的刊物，據知本刊也有幸名列其中。

\*寫作是一種良心工作，不論作者是否要以寫稿賺錢為目標，都應該盡自己的所能，把最好的作品拿出來。他們須知道，不管所看的是賺錢稿抑或是非賺錢稿的刊物，讀者都一樣要花錢買回來看的。造成目前這種「兩極化」的現象，那些一隻手寫賺錢稿另一隻手則寫非賺錢稿的寫作者，委實應該做一些自我檢討。

\*馬華文壇不乏新的寫作者，而這些新人，他們在開始起總是很熱情的。即使稿酬是普遍的低，刊登的園地也不太多，他們總是只問耕耘不問收穫的寫寫寫，然後到處投去「碰運氣」。這些年輕人的熱誠確實可嘉，如果能持之有恆，努力不懈，誰能否定他們在日後是否有成就呢。只是，令人感到傷心的是，不消幾年，在未「成家」之前，這些熱情的寫作者便逐漸的消失了，然後又輪到另一批青嫩的幼苗來接上棒子。這種現象，正可以說明馬華文壇為何幾十年來都像「長不大」。

我們的選稿原則是：

- 只要好的作品
- 不拘內容形式
- 不分派別主義
- 不限字數多少
- 不看作者名氣
- 紮實的創作
- 公平的評介
- 最新的翻譯
- 獨到的理論



稿約



- 作品、文責由作者自負
- 版權我們與作者共有
- 譯稿必須附原文並註明出處
- 來稿請附中英文姓名地址以便我們寄發稿費
- 除非附來回郵信封，來稿刊用與否皆不退回
- 我們對來稿有修剪權力。
- 稿酬每千字馬幣十元。
- 詩作稿費視長短而定。

我們也希望作者注意點：

## 蕉風月刊訂閱辦法

- 蕉風月刊每本售價一元五角。
-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六月八元，全年十二月十五元，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 訂閱者請將訂費換成銀行匯票或郵政匯票，連同下列表格掛號寄交：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風訂閱單

姓名 (中英文)			
地址 (英文)			
訂閱期數	期起至	期止	
訂費	\$		
註備			

# 謝有錫的畫路

● 一明



畫家謝有錫

## 引子

在本地畫壇常引起爭論性的問題，畫家應該走的是什麼「畫路」。看來這問題不是畫家個人的問題，而是整個畫壇運動的問題。在歐美、亞洲和其他區域，甚至我國，長久以來，由於受到人文生活、經濟活動和政治因素的影響，以致藝術有時候在傳統和現代的夾縫中徘徊。

從西方美術運動發展史里，約略可以窺視到它的狀況。藝術的紮根也經過好幾千年的延續和昇華。通常社會的變動，直接或間接，多少都會影響到藝術的發展。十八世紀西方科技的勃興，促使現代化的躍進；工業的發達，也刺激經濟的成長。在此時理性主義的藝術也跟着抬頭，接着箝制了西方藝術活動好一段時期。廿世紀初葉極度文明的氾濫，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摧毀了整個西方社會的人文生活，再回歸到探尋藝術的根，這局面也維持了不久，又再來一次全面性的整肅，這一改革風暴，橫掃西方畫壇，觸發了現代藝術的面面觀。畫家內在思維活

動的敏銳觸感，在主觀理念下，形成現代五花八門的派別潮流，也激發現代繪畫的混淆與不安。畫家可以說不再是奉行某種教條式的規格，而是自由抒發各自的思路。什麼鄉土觀念，世界觀，宇宙觀……；什麼照相術模擬，誇張、變形、抽象形態各種法門製作；什麼自困藝術、構成、概念、雷射、景觀……變成了繪畫大雜院。不論是標新立異、恪守清規或樹立形像，都為繪畫「大放異彩」。

繪畫經歷那麼長久的動盪起伏，見到它們的興起，也看到它們的衰落，繪畫已不是一種附庸風雅的工具，而是人文生活活動和社會變更的一種寫照。

## 畫路

謝有錫所走的畫路是多方面的，也是崎嶇、曲折的。他是一位美術教育工作者，六八年創辦了吉隆坡美專；是一位畫家，他畫畫，作版畫；他喜歡雕塑，走進三立體空間里去摸索；他又治陶，往泥堆里去鑽。

五八年他走出學識之門，自願掉進藝術的深坑，領受美的播種，開始了近卅年漫長的畫路旅程。美專三年的繪畫學習，奠下了他的美術根基。

六〇年期間，從東西海岸遊繞了一圈，各州漁村和農村的不同特色，深印腦際，在他往後繪畫的生涯里，投下一枚重型炸彈，炸開他創作的心智畫路。那時他運用水墨、宣紙和水彩為素材，濃厚的鄉土味，道出畫者兒時長於農村的情懷。人性、知性的交織，在綫條、淡墨和色彩中表現無遺。

六三年杪，再渡重洋往英倫探求西方藝術的「真」與「美」，啃啖藝術精髓。從繪畫，版畫，雕塑和壁畫，逐一品嚐。他看到西方傳統藝術的苗蒂，也看到近代藝術的輪

廓綫，西方強烈理性的薰陶，還是不能掩蓋根植於東方人的理想主義的感情和思想，在創作的意圖上，難免採用東西合一的精神概念，這是在西方繪畫里所缺乏的內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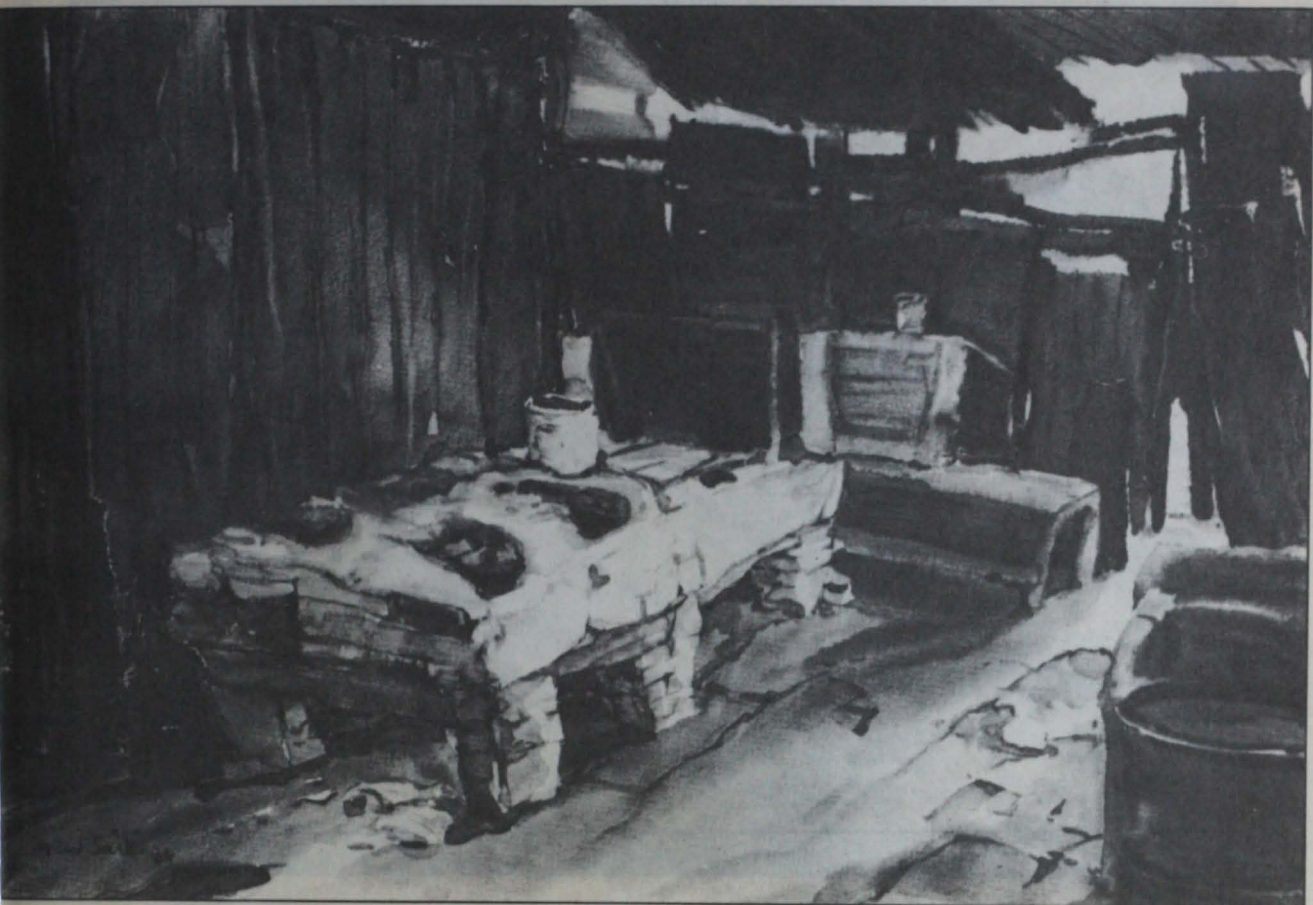
在六六年中踏回本土之前，歐洲的繪畫運動潮流，差不多把抽象主義推向死亡的邊緣，結構主義開始盛行，來勢兇猛，人人都說前衛，曾幾何時，也被打得體無完膚。回來後見着久別的熱帶情調，熾熱的陽光，充滿着活力的色彩，好像生命的開放。漁村、農村的鄉土味，也再度湧現。經過維修的作畫技術，顯然成熟了許多，而那一份久儲的感情，思想，更增添久別重逢的歡欣。六七年開始至七二年期間，致力埋首於版畫及雕塑，版畫的製作也受到結構主義餘威的沾染，摺紙、網綫、布紋上色反覆重疊印製所產生的機理，經過刻意的拼湊、剪貼和安排，配合了單純、規律化和幾何結構所產生力動的韻律，形成另一種獨特的格調。但這種格調維持了不久，便隨着結構主義的失勢而消散。每一個時期的繪畫潮流運動，畫派的興起，通常都會帶動很多跟隨者，蔚成風氣，也形成畫壇流向，這是一種正常的現象。不過間接奴役了畫人跟風的劣習，有時分不清風向的吹勢。

七三年七六年是苦悶休憩期，教學的忙碌，剝奪了作畫的時間，這是件痛苦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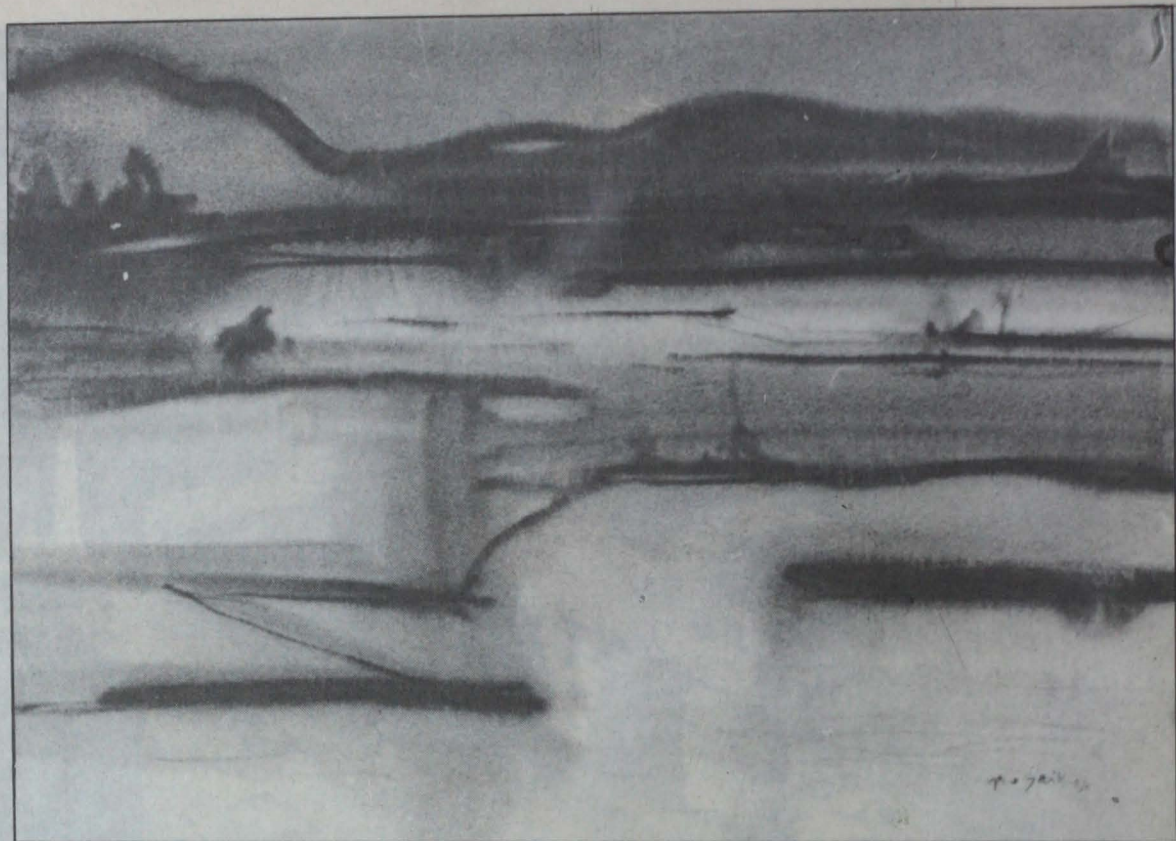
七七年是畫季轉換期，他再度愛上陶藝，重喚起十年前擱置的慾望，着魔似的投進泥濘里去，想從平凡爛泥堆中捏出藝術再造的生命，以陶藝作為藝術創作媒介體。一沉浸就是十年。在那孤寂艱苦的歲月裏，却燒出泥和釉的感情，也燒掉了數不清的銀鈔，淚和汗的凝結，開出陶藝的花香。有含蘊的光澤，有透體的亮晶；有斑斕橙紅、如楓葉的驕羞、有深藍流瀉的紫瀑痕、有味暗褐底的鉄銹斑……，別出心裁，變化多端的各種坯體造形，綴飾各種動物形態，從傳統中創出新機，求其變化，同時帶入現代雕塑概念，引發新意。作陶的同時，他又從火的邊緣潑進水彩的創作，在水火不相容情境下產生和諧的局面。生活經驗、人生歷鍊

、修養、思想，是豐富畫家創作的源泉。這時候他看到的已不是漁村或農村的景物，是畫者借著童年生活的回憶，透過畫具，勾劃出畫者內在世界的內涵，反映畫者人生哲理的抑郁，那一股不可遏止的創作衝動，形諸於色和空間，捨棄嚴緊的構圖和熾烈的色調，代以舒雅飄逸，平淡無塵，在渲染中顯出靜謐的空靈。畫家的創作素材和內容，多與廣當然是好，但有時候採用固定的素材和內容，也不會糟蹋畫家的創作精神，只要畫家善於運用，一樣可以發揮他們的才華。

「畫路」人人會走，有的自己開墾，有的走人家的舊路。藝術創作應該有拓荒的精神，展現自己的面目。現時代的精神當然有現時代的面目，現時代的人也有現時代的內心感受，那種感受是屬於個人的，也是屬於現時代的。藝術的流痕自有它的軌迹，但要在這軌迹上築起時代的面觀，這需畫人長期執着的恆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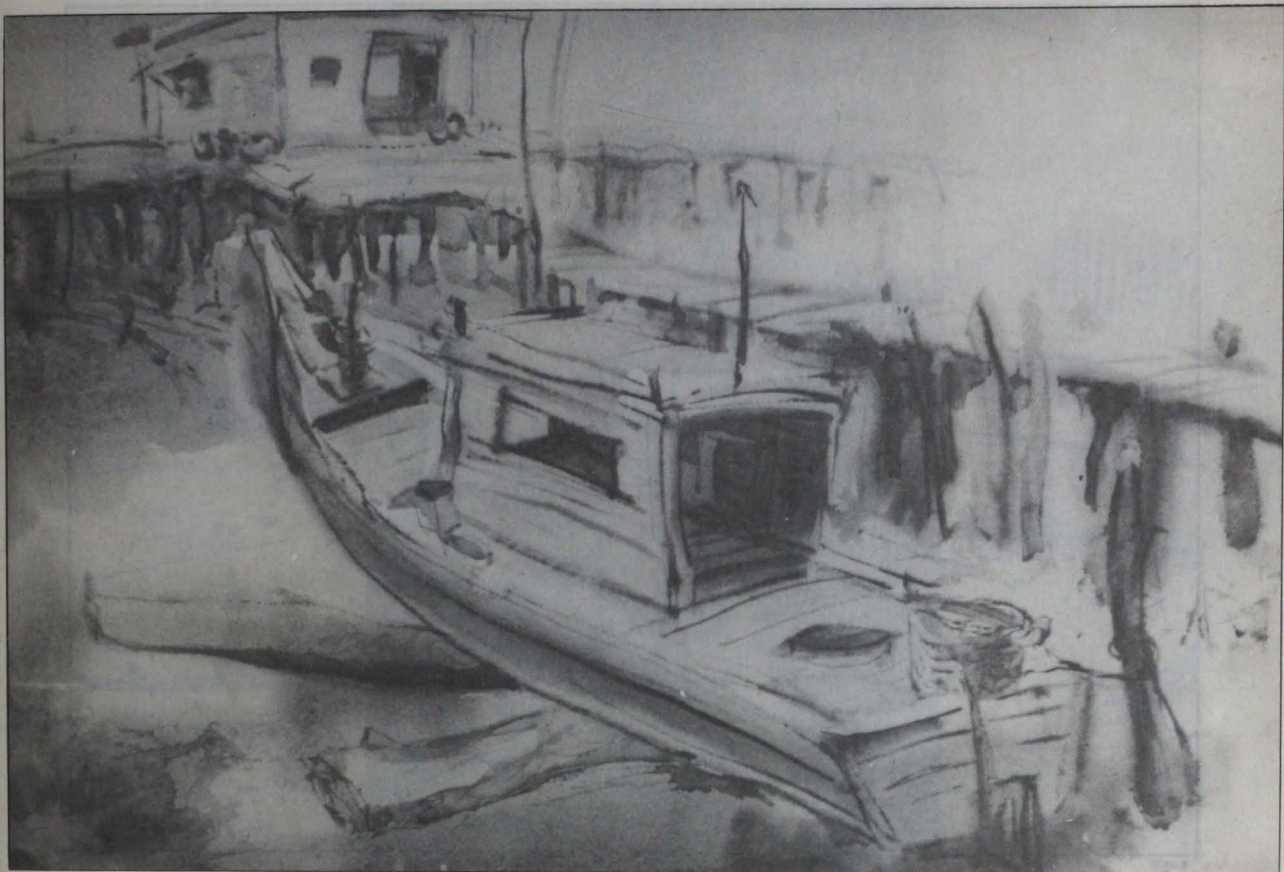
廢屋（水彩1984）



稻田（水彩1984）



榕樹下（水彩1984）



晨 (水彩1984)



雲頂 (水彩1982)



稻田 (速寫1973)



彩虹下 (油彩1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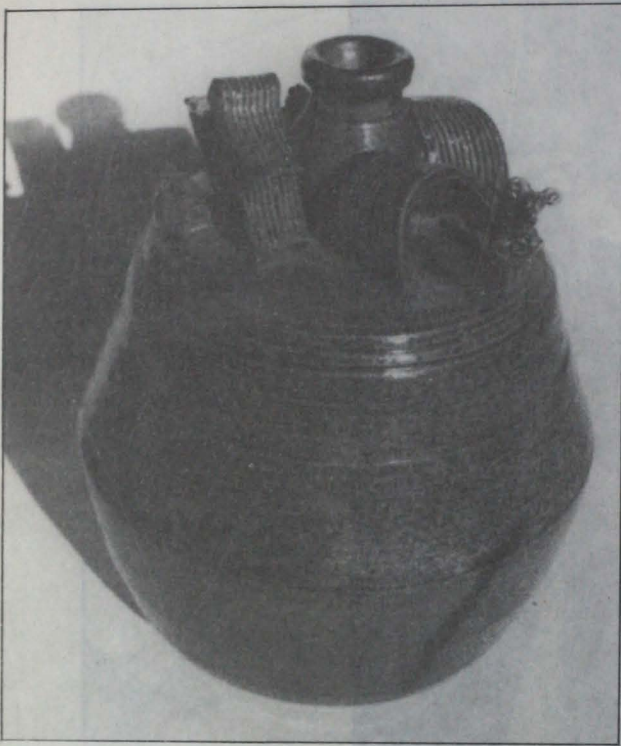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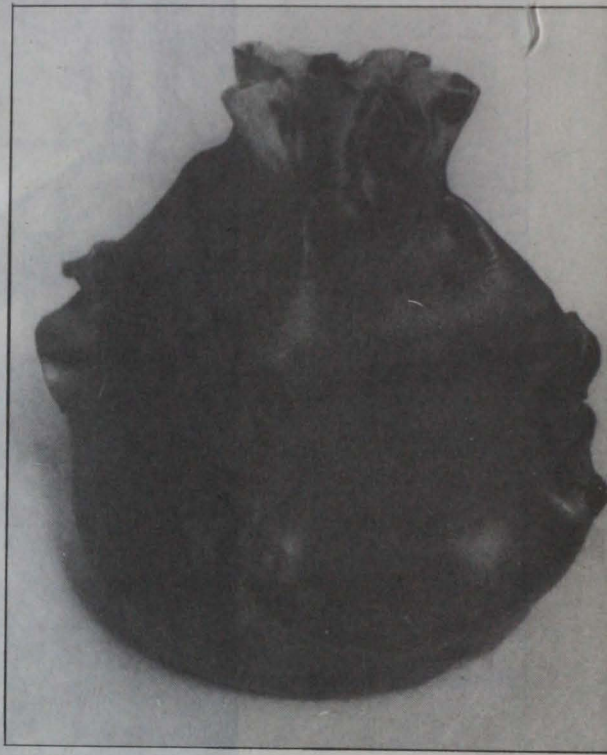
人體（油彩速寫19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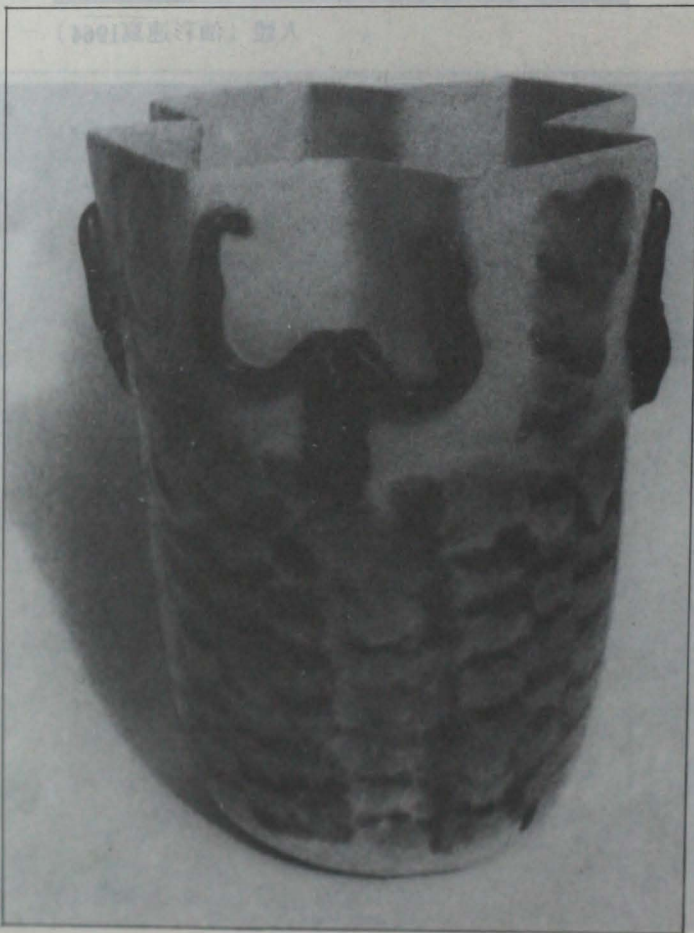
人體（油彩1965）



棲息 (陶藝1982)



緊 (陶藝1983)



十字瓶 (陶藝1985)



花罐 (陶藝1985)



困 (陶藝1983)



花瓣罐 (陶藝19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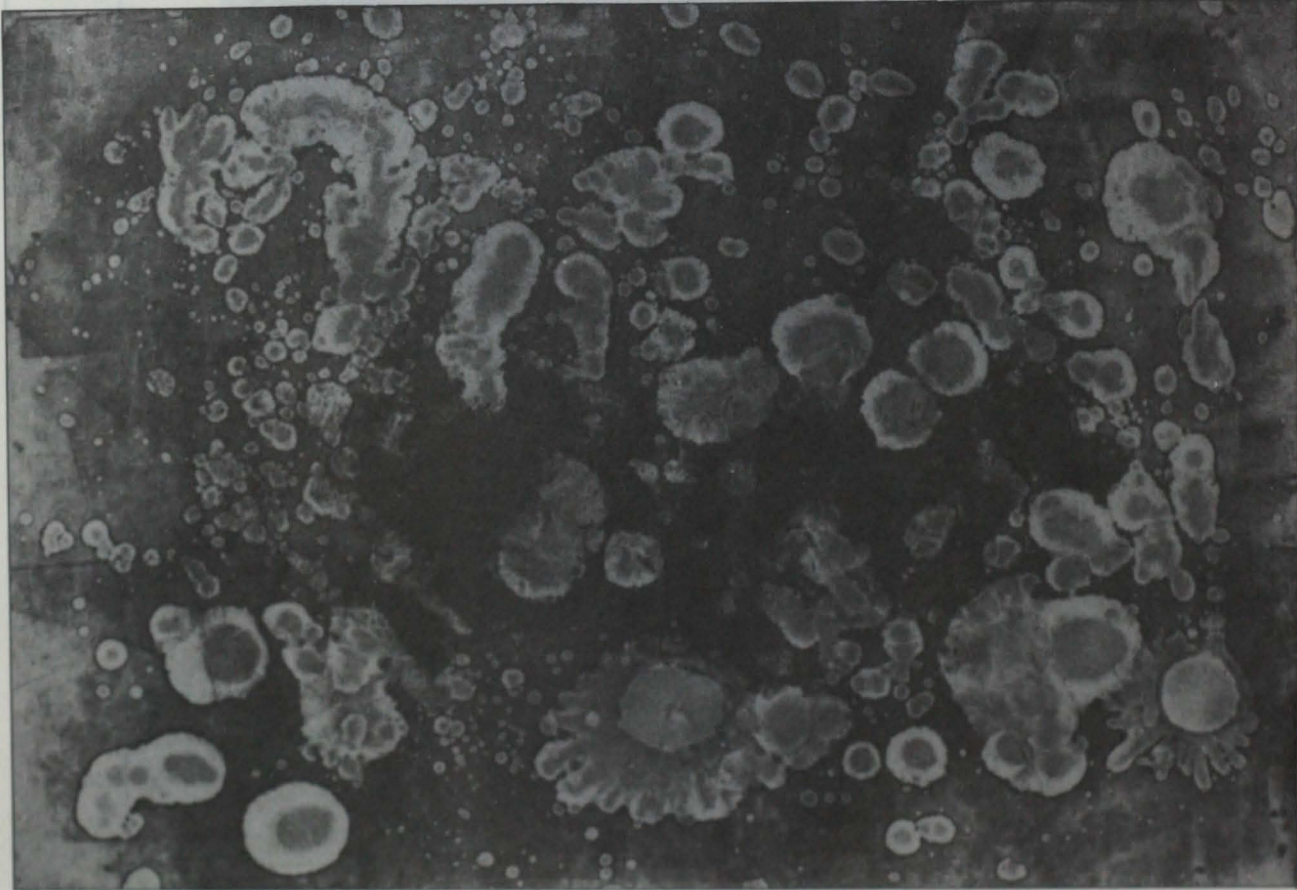
相親 (陶塑1982)



牛頭瓶 (陶藝19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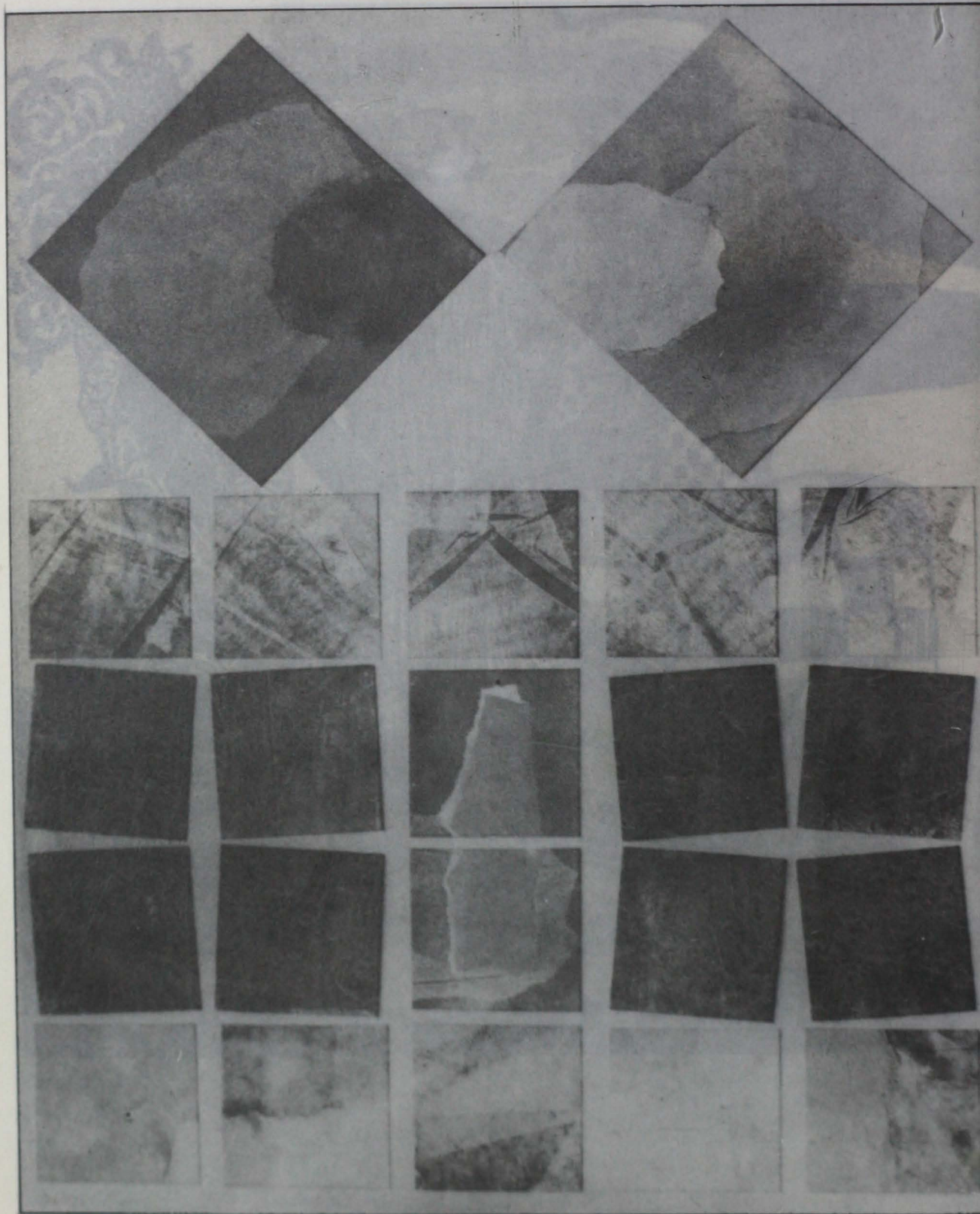
月昇（版畫1969）



閃耀（版印1964）



間（木刻1967）



結構 (版印1972)



1975/10/20



早上、中午、傍晚（油彩1975）

(2010.10.10)

1975  
10/20

1975 (10/20)

1975 (10/20)

1975

050/JFY



動 (陶藝1983)

馬來西亞柔佛州  
南方學院  
馬華文學館



茶壺 (陶藝1982) 謝有錫



守望 (陶藝1982) 謝有錫



茶壺 (陶藝1982) 謝有錫



△門士 (陶藝1982) 謝有錫

▽大盤 (陶藝1982) 謝有錫



蕉風月刊

封面說明：雲頂 (水彩) 謝有錫

BULANAN CHAO FOON ■ CHAO FOON MONTHLY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 agen penjual malaya book co., 22-24,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 union book co ltd.,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 syarikat edcoms,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